

歷史綱鑑

二十六卷



伊
744
14



伊8
744
14



鼎鑠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網鑑補卷之

○文宗皇帝

名涵穆宗第二子初封江王為宦者所立其在位十三
前壽三十三○優游不勤受制家臣雖有奸賢之心文
推之美情不足稱也

綱丁未太和元年夏四月韋處厚請避位不許○自上雖虛懷聽納而不
能堅決處厚於延英殿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

胡致堂曰

文宗恭儉寬勤其實甚美裴常二公宜敷求名儒真之左右
使得以二帝三王正心脩身之學輔導故沃然後勉以有為

尹遂昌曰

柔而不斷此文宗之大弊也韋處厚極
論其失因請避位可謂得大臣之職矣

綱以高瑀為忠武節度使○自自大曆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大將皆以
倍稱之息貸錢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至鎮則重歛以償所負至
是裴處韋處厚始奏用瑀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按唐書瑀居
然譽所至利
治士人懷之

然譽所至利
治士人懷之

自債帥
鮮矣

治士人懷之

劉蕡對策
極言

考官歎服
物論貴賢
稱臣
厚顏
漢魏以來
無與爲比

綱戊申二年春三月親策制舉人。○鑑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

在其掌握，威權出人生之右，人莫敢言。三月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昌

平順縣名屬順天府，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

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

刀鋸之賤，刑餘之人，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

柰何以藝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蕭牆也，臣見於君至發生惟

懼，臣恐曹節、侯覽二人皆漢桓帝宦者，並專橫貪恣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

閣寺恃廢立之權，階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

不塞陰邪之路，屏賢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唐初太宗

內侍省不置三品不任以事，惟門閣守衛，廷內掃除黃衣廩食而已。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若官燹宿等

見劉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皆稱屈李，曰：劉蕡下

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爲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乞回

臣所授以旌首，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宦人深疾蕡

書親策制舉人而不言所得之人，當時中選如裴休、李紳、杜牧、崔

而取是以餘人付之，以不足錄耳。嗚呼！制舉以待非常之才，而非

之才，及由是而擯黜，親策若是，果何取哉？

范華陽曰：天之生斯人，苟有聰明正直之資，必將有用於時，不使之汨

朝使之施，其所以爲國之用，則賢者無不得其所以爲世用，豈不違天

逆人乎。

胡致堂曰：裴度常處厚抑，諫官御史不令伸，蕡何也？蕡策有三事焉：一

之而不取，當重者也。雖然，則常之見耳。三公累朝，舊德蓋以棟國取賢

召公，卿并責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之失，咨訪厥中，公議既

合，此五六人者，必有自善之謀，納兵之請，因而處之，以禮則不出中，曷

大計定矣。乃避遠小嫌，失於事會，豈直言之士增比司之氣，其失豈小

也哉？蕡所陳異乎宋申錫、李訓、鄭注者，但欲復之于門戶，掃除耳，非有

草薶禽獮之意，事必可行情惜夫。

冬十二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常處厚卒。

聖人順天
理以感人
心

劉蕡策有三事
蕡策所以
不敢當
裴章常
之見
二公累朝
舊德
棟國匡君
爲重
裴章由之
不精

悉恒謀以維州未降

牛李維州

之謀

問牛李維

州之謀何

御或守信

為上

問論維州

之取舍議

者眾矣而

是非安在

靈州之棄

守議者多

無而得失

何居

史斷兩詞

曲直之辨

壓郡邑之治本惠養焉可類乎

政之寬猛隨地而異者如此

九月吐蕃將悉恒謀以維州來降維州今改威州屬四川成都府○鑑西川節度

使李德裕奏吐蕃維州副使悉恒謀請降已遣兵入據其城具奏其狀且

陳出師之利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比來修好

約罷戍兵中國御戎守信為上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恒

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

孺益深

胡致堂曰一維州之降不能決中李之是非司馬公光既是僧孺而胡

藩之將以地歸唐既不書叛至他時贈以右衛將軍則又特書于策然

則綱目之意固予之矣此快斷兩詞曲直之辨也夫維州唐之故壤吐

蕃盜而有之唐人失祖宗之境也固非其地從事絕域拾降納叛之此

德裕展布方畧悉恒謀帥眾來歸固非其地從事絕域拾降納叛之此

胡乃拒而不納萬一河隍故土盡復版圖亦將却而絕之乎故書曰

來降者順詞也曰不受者逆詞也此固綱目書法之意而牛李是非之

分也

丁南湖曰

魯人以許易於春秋譏之曰鄭伯使宛來歸柩我入柩蓋以

一子謂眾言淆亂折諸聖局不以春秋為準乎維州亦唐之祖宗故

則李是而非非也的矣

壬子六年正月群臣上尊號不受韋溫言今水旱為災恐非崇

癸明文宗簡淡無他嗜好故能從韋溫之言却

十月立魯王承為太子

十二月牛僧孺罷為淮南節度使○鑑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

為上言縛送悉恒謀以快虜心絕後來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僧孺失

策附李德裕者因言僧孺與德裕有隙害其功上益疎之僧孺內不自安

會上帝延英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

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

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謂同列曰主上青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

乎因累表請罷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文宗能從

韋溫之言

天下何時

當太平

太平無象

牛李是非

之分

此太平之

德裕為書

李德裕以

公輔自許

為此語以

陋文饒

從諫以忠

義自任

温公曰

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禮俗樂舉刑清政
人是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時聞寺專權脅君於內弗能遠也藩鎮阻
兵陵慢於外弗能制也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弗能詰也軍旅歲興
賦斂日急骨肉縱橫于原野村軸空竭于里閭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
誣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任居承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
君誣世以盜
名罪莫大焉

綱以李德裕為兵部尚書。目李宗閔與德裕有隙。杜宗勸宗閔用為御
史大夫。以解怨。宗請德裕告之。德裕驚喜泣下。

胡致堂曰

德裕志氣豪邁蓋以公輔自許人亦以是期之豈有是哉杜
宗閔之黨也故為此語以陋文饒而史家取之司馬氏亦
不削去陋矣。

綱癸丑七年正月加劉從諫同平章事遣歸鎮。目初從諫以忠義自任
入朝欲請他鎮既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心輕朝廷故歸而益驕。

胡致堂曰

從諫豈真知忠義者哉使其真知豈視朝廷之理亂而作輟
其操乎故凡為善者貴於真知不然則異於從諫者幾希矣

綱二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目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德裕因得
以排其所不悅者他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楊虞卿
臣皆不與美官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

綱以鄭覃為御史大夫。目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待講
上從容謂宰相曰殷侗經術頗以鄭覃宗閔對曰覃侗經術誠可尚然議
論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侗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幸甚後旬日
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皆宣出安用中書潭峻
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

綱八月停進士試詩賦。目上患近來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
議罷詩賦於是下詔停之

綱加盧龍節度使楊志誠右僕射。目初以志誠為吏部尚書志誠怒不
得僕射留官誥使朝廷不得已加志誠僕射別遣使慰諭之

杜牧罷言
道殺之
流嶺南
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罪言

三

殷侗經術
似鄭覃

給舍非美
官而何

楊綰議

德裕請依

杜牧罷言

綱

綱

五

謂不當位而曰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

言乃有罪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原推曰自觀中內以十六

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

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五散田畝力解勢

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帥蚩尤黃帝時作亂者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居外也緣

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猝豈暇異圖雖有蚩尤為

帥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

大聖人所以柄統輕重制節表裏聖美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請罷府

兵武夫請搏四夷於是府兵內產剗削也邊兵外作尾大中乾成燕偏重

而天下掀然根萌熾燃矣蓋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其

置府立衛乎又作戰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肢

也河北氣俗渾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

上策莫如自治原十六衛

謂不當位而

言乃有罪也

又傷府兵廢壞

作原十六衛

原推

曰自觀中內

以十六

衛蓄養戎臣

外開折衝果毅

府五百七十四

以儲兵伍

有事則戎臣

提兵

居外無事則

放兵居內

三時耕稼

一時治武

籍藏將府

五散田畝

力解勢

破人人自愛

雖有蚩尤為

帥亦無能為

叛也

自貞觀至于

開元百三十年

間戎臣兵伍

未始逆篡此

大聖人所以

柄統輕重

杜牧論戰

河北視天下

猶珠璣也

天下視河北

猶四肢也

河北氣俗渾

厚果於戰耕

加以土息健

馬便於馳敵

是以出則勝

處則

饒不踰境

天下之產自

可封殖亦猶

大農之家不

待珠璣然後

以為富也國

家無河北則

精甲銳卒良

弓健馬無有

也誠能治其

五敗則一戰

可定四

肢可生戰士

離落甲兵鈍

弊是不蒐練

之過一也

百夫荷戈千

夫仰食是

不責實之過

二也

小勝則張皇

邀賞貴極富

溢則不肯搜

奇出死此厚

賞

之過三也

喪兵不罪此

輕罰之過

四也

大將之柄不

得自專此不

專任之

過五也

今誠欲調持

干戈灑掃垢

汗以為萬世

安而乃踵前

非是不可為

也

又註孫子

名武著兵法

為之序曰兵

者刑也刑者

政事也為夫

子之徒

實仲由冉有

之事不知自

何代分為二

道縉紳之士

不敢言兵不

知自古

主兵者必聖

賢才能多聞

博識之士乃

能有功議於

廟廊之上兵

形已成

然後付之於

將耳彼為相

者曰兵非吾

事謂之叨居

其位可也

考

按唐

剛直有奇節

不為齷齪小

謹敢論列大

事指陳病利

尤切至於詩

情致豪

邁人號為小

杜以別杜南

云

胡致堂曰

治天下而先

自治者堯舜

三王不越是

矣而杜牧之

以伐魏

問杜牧罪

言陳自治

堯舜三王

不越是

矣而杜牧之

以伐魏

問杜牧罪

言陳自治

胡致堂曰

治天下而先自治者堯舜三王不越是矣而杜牧之以伐魏

問杜牧罪言陳自治

堯舜三王

不越是矣而杜牧之以伐魏

問杜牧罪

言陳自治

堯舜三王

不越是矣而杜牧之以伐魏

問杜牧罪

言陳自治

堯舜三王

不越是矣而杜牧之以伐魏

問杜牧罪

言陳自治

堯舜三王

不越是矣而杜牧之以伐魏

問杜牧罪

言陳自治

之策何如

杜牧文近
以而實不

文宗可以
為後世法

德裕用
仲言

去朝中朋

百七十四府為自治之道是非聖王所先務貞觀之治亦不專恃此也

故文士之言有言近似而實不至者此類是已

丁南湖曰胡致堂譏杜牧言近似而實不至蓋以文士少之也愚謂牧

是時為侍御供奉可謂克舉諫職史稱其剛直有奇節不為齷齪小謹

論列大事指陳利病尤切然則文士其可貴哉

冬十二月群臣上尊號不受按朝氏曰人君而不當自聖則不受

甲寅八年冬十月以李宗閔同平章事李德裕罷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以李仲言為翰林侍讀學士○蓋上欲以仲言名訓為諫官實之翰林德

裕曰不可上曰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為宰相乃薦奸邪

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涯對曰可

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色殊不懌而罷內敕出德裕同平章事文

山南西道節度使德裕見上自陳請留京師乃以德裕為兵部尚書李宗閔

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於是復以德裕為鎮海節度使鎮海今

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

難愚按文宗歎去朋黨難卒自不化於黨始以李逢吉之言欲用李仲言

實為翰林德裕難之是也而帝乃堅欲用之罷德裕以仲言志又以賈餗

善宗閔怨德裕遂相餗以擯之是不謂之立黨乎彼其心深以朋黨為惡

竟自蹈於朋黨其所黨者又皆小人此所以卒受誤於訓注而鬱鬱以終

其身也

溫公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然君子進

謂之朋黨若人主有以辨之則朋黨何自而生哉惟其明不能燭強不

能斷和正並進威福轉移是以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夫木腐而

蟲生醯酸而蚋集故朋黨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外而不當以各群臣也

文宗不能察群臣之賢不肖而進退之乃恣群臣之難治是猶不種不

芸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况河北賊乎

己卯九年正月浚曲江及昆明池鄭注言秦地有災

胡致堂曰天地神明之理不諄諄以言示人則人孰喻其所為者故聖

有災良非虛語鄭注徒知其變而不知其所以變天子震驚于門流血秦地

文宗又聽而從之震驚之及其能免耶

以鄭渚守大僕卿兼御史大夫○**渚舉李欽自代曰**加臣之罪雖於

理而無辜在欽之誠乃事君而盡節人皆哂之

五月以仇士良為神策中尉○**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上外雖包

完

水炭不可

同器

君子心公

事實

浚曲江及

昆明池

聖人修德

正事

以仇士良

為神策中

容內不能堪。李訓鄭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上。上見

其才辨。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少之疑。遂

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己任。二人言無不從。聲勢烜赫。人但知

訓注倚宦官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仇士良有功。王守

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為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李訓雖因注得

策。以為當先除宦官。以復河湟。次清河北。開陳方略。如指諸掌。上以為信

寵任日隆。連逐三相。威震天下。於是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所惡朝士

皆指目為二李之黨。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

綱殺王守澄。李訓鄭注密言於上。請除王守澄。冬十月。遣中使李好古

就第賜酖殺之。訓注本因守澄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誅。而疾

加裴度裴度受之義

取天下重

裴度難免

春秋之書

裴度昧碎

受之義

石橋夜有

車

綱加裴度裴度中書令。○目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

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在散地。訓皆引居崇秩

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發明書加裴度中書令而不聞有

於春秋之責矣。李訓假爵祿以寵賢士。可以無受者也。裴度在外。當遜辭而

綱十一月。李訓舒元興鄭注等謀誅宦官不克。以鄭覃李石同平章事。仇

士良殺訓注元興及王涯賈餗等。○監時王守澄壅於澧水。澧水在陝西

鄭注奏請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隸澧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

遺類。訓與其黨謀曰。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先期誅宦者。已而并注

去之。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稱左金吾廳事後石榴夜有其

露。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唐置殿下兵衛曰仗。有左右兩班。方

殿而金吾殿中立仗自東西。謂之喚仗。即此也。訓等奏非真。上顧左右中尉仇士良帥諸宦

牛...

者往視之良等至左仗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眾又聞兵仗聲驚詣上告
變訓遽呼金吾衛士上殿臣者曰事急矣即迎上扶升輿決殿後果魚
尤反惡新慈反網戶者以木為門扉而刻為方疾趨北出金吾兵登殿縱
日使如羅網狀即所謂累惡即今之亮爾是也
擊宦官死傷者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脫走士良等命禁兵出閣門討賊殺
金吾吏卒千餘人諸司吏卒及民酷販在中者皆死王涇賈餗舒元輿皆
收斂斬之李訓為人所殺傳其首

胡致堂曰

涇餗與訓注此有又奉承之斷以春秋當從兇惡之例制官
遠竄可也仇士良以謀反誣之而未敢專殺文宗顧問曹楚
豈不望其一言為二人計者明目張膽以死力爭其濟則天子未失威
柄諸人免於屠戮不濟則受貶而去亦無歎矣乃依阿取容使肆慘毒
而單猶以經學見稱無亦知柔而不知剛乎

仇士良等使人齎家敕授鳳翔監軍張仲清使斬鄭注威其家自是天
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道脇天子下視宰相陵
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

鄭注因何人得進

誠為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縉紳賴之

范華陽曰

文宗憤宦官之弒逆而欲除之當擇賢相而任之朝廷既清
綱紀既正賞罰之柄出于王執其元惡付之有司正典刑
而已矣乃與訓注為詭計欲用甲兵於陞城之間不以有罪無罪皆夷
滅之召外寇以攻內寇是以一敗塗地幾亡社稷非徒無益而愈重禍
蓋用小人以去小人未有不害及國家者也○城七則反階蓋也

丁南湖曰

是時宦官大熾鄭覃李石皆能稍屈其威可謂中流砥柱矣
然覃不辨玉溫賈餗之冤以遂仇士良之計石因士良盜殺
而懇求去位則二子待宦官優劣亦有辨也載考覃清正退約疾惡太
過石為宗室以身殉國不歸近侍二子誠皆賢相云

召六道巡邊使還京師

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

注因遣分詣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召還京師全操追忿訓注之謀

揚言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時鄭覃李石在中書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

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

矣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至晡乃定

綱以薛元賞為京兆尹○自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以元賞

望重宰相位尊望重

生相文案

自若

為京兆尹

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辨甚喧元賞使覘之曰
 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
 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土良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
 至美乃杖殺之而白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
 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為國
 惜法元賞已白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
 飲而罷元賞白服見士良元賞不畏強禦
 丙辰開成元年二月加劉從諫檢校司徒禁軍暴橫一京兆尹固無如之何然薛元賞不畏強禦故特書其為京兆以著其稱職之美也
 表言王涯等荷國榮寵安肯構逆李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誣以反
 逆臣欲面陳臧否恐并陷擊戮謹當修飭封疆訓練士卒如姦臣難制誓
 以死責君則士良等懼乃加從諫檢校司徒從諫復表讓曰臣之所陳繫
 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湔洗不可聽則賞與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申

中尉為國惜法元賞白服見士良元賞不畏強禦加劉從諫檢校司徒所陳繫國大體

而生者荷祿因暴揚士良等罪惡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
 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彊

綱四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固言薦崔球為起居舍人鄭覃以為不
 可上曰公事莫相違覃曰若宰相盡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上與宰相
 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字事上與
 宰相論詩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
 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為詩也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
 下何取焉覃篤於經術上甚重之上嘗欲置詩學士李珣曰詩人浮薄無
 益於理乃止上謂宰相曰薦人勿問親疎朕聞竇易直為相未嘗用親故
 若親故果亦避嫌而棄之是亦不為至公也○綱閏月以李聽為河中節
 度使○自上嘗歎曰付之兵不疑置之散地不怨惟聽為可以然
 綱秋七月以魏謩為補闕謩北直隸順德府鉅鹿夏陽縣人○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

鄭覃以為不可公事莫相違古人因事為文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

魏晉可謂
愛我
魏晉可謂
愛我

世孫也。後為起居舍人。上就取記法觀之。墓不可曰記注。兼書善惡。所以
故收養宮中。墓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墓徵之五
為補闕。謂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孤露。孤者幼而無父也。
市猶未已。李孝本女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上即出之。擢署

命墓獻其祖文貞公。魏徵卒謚文貞。勞節。單曰。在人不在。勞亦其堂之比。命墓獻其祖文貞公。魏徵卒謚文貞。勞節。單曰。在人不在。勞亦其堂之比。

茲事朕久知其誤。當時為姦人所逼。兄弟幾不能保。申錫僅全腰領耳。此
命墓獻其祖文貞公。魏徵卒謚文貞。勞節。單曰。在人不在。勞亦其堂之比。

恨乃復其官爵。申錫忠直被誣。未蒙昭雪。上流涕曰。此

皆朕之不明。曷使遇漢昭帝。必無此冤矣。勳單李固言亦以為言。上深歎
恨乃復其官爵。申錫忠直被誣。未蒙昭雪。上流涕曰。此

網冬十月貶韓益為梧州司戶。○自李石用韓益判度支。而益坐賊繫獄。
石按之曰。臣始以益曉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貪。乃如是。上曰。卿所用人不
掩其惡。可謂至公。乃貶益官。李石愛人而知其惡。特書予之。

網十二月以盧鈞為嶺南節度使。○自李石言於上曰。盧鈞除嶺南朝士
皆相賀。以為嶺南富饒。近歲皆厚賂北司而得之。今北司不撓朝權。陛下
宜有以褒之。庶幾內外奉法。此致理之本也。上從之。鈞至鎮。以清惠著名。
網丁巳二年彗星出。○自上詔徹樂減膳。嚴恭寅畏。所以與商。夙夜畏威。所以隆周。文宗祗懼天

網四月以柳公權為諫議大夫。○鑑上對公權等於便殿。上舉衫袖示之
曰。此衣已三澣矣。眾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

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

文宗無愧
古人
此衣已三
澣
公權獨無
言

遇漢昭帝必無此冤矣
無此冤矣

卿有諍臣

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蕩濯

知幾

之衣乃末節耳上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為諫議以卿

知著

七月太子侍讀韋溫罷溫故清士於是可謂知幾矣其後太

凡生

鷄鳴而起問安視膳不宜專事宴安太子不能用其言溫乃辭侍讀

讀書耻為

書法溫故清士於是可謂知幾矣其後太

以速成

胡氏曰辭位可謂行己有恥見微知著矣

退飲醒酒

袁了凡曰嚴挺之負正不肯見李林甫因下除刺史其子嚴武與元載

求醉

主然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李石對曰為理者不可以速成今內外

何常

小人尚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上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

雲物變色

有執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自甘露變後人情危懼臣者恣行石

杜棕不奏

忘身殉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焉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辭位上深

白鬼

知其故從之

方正學曰

文宗之操行唐諸宗皆不能過然而無益於危亂內困於刑

唐文宗二十六卷

臣外削於藩鎮者何耶有圖治之心而無為治之畧有獨善

唐文宗二十六卷

不能革厲民之政不可以為仁可會之幾陳於前而不知應之之術不

瑞物非國之慶
杜崇直先
瑞書有益

度支河中奏駟虞見百官稱賀上謂宗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在鳳翔不奏白鬼真先覺也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叙九疇皆有益於人故是尚也至於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為國慶自餘不足取也上善之遂詔諸道勿以祥瑞聞

綱冬十月太子承卒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楊賢妃日夜毀之欲廢之不果至是暴卒

綱己未四年春三月司徒中書令晉文忠公裴度卒按唐書度字中立歷四朝以全德始終及

歿天下莫不思其風烈○上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黨以諸嗣未定為憂言不

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

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按史斷云以功崇論之則裴度固不如子儀之顯榮以心術論

之則度實同子儀之竭忠勲業若於社稷威望達於四夷二人不可以優劣論也
唐書贊曰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姦臣刺宰相用事者沮駭朝謀惟天子赫然排群議任度政事倚以討賊身督戰遂平在

韓愈知言

地官朝廷
草溫志在
登清流品

何知周報
漢獻

西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為難也韓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其知言哉穆宗不君愼人腐夫乘譽鑄詆故度遂無顯功非前智後愚用不用勢當然矣前史稱度晚節頗沉浮為自安計是不然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度何此云

綱以姚勗檢校禮部郎中○自上以鹽鐵推官姚勗能鞫疑獄命權知職

方負外郎右丞溫奏郎官朝廷清選不宜以賞能吏上乃以勗檢校禮

部郎中仍充舊職楊嗣復曰溫志在澄清流品若有吏能者皆不得清流

則天下之事孰為陛下理之恐似袁晉之風然上素重溫終不奪其所守

綱冬十月立陳王成美為皇太子○自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為嗣上謀

於宰相李珣非之乃立敬宗少子成美為皇太子○十一月上有疾少

間坐思正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

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

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疆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

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丁南湖曰文宗太和初政戒富者衣羅縠而累年規畫欲除宦官此其忠賢而卒敗於訓法之奸佞乃致報獻為比涕泣與悲不亦可憫也哉周坤頗有直譽而以堯舜諛君鄙矣

綱庚申五年春正月立賴王灑為皇弟廢太子成美為陳王。○**目**仇士良與弘志以其立不由已故矯詔廢之而立灑。

綱帝崩太子殺陳王成美遂即位是為武宗。

胡致堂曰昔成王有疾不以疾病困始而正本冠就公卿出經世保遠此固周召作聖之功而成王敬德之效也文宗有美質而無聖學故於終始大節情憤焉不然當疾病之時自力御殿引召宰執命命太子臨見群臣仇士良輩雖欲移易亦安得而移易哉故孔子作春秋公薨必書其所垂教之意深矣遠矣

經世保遠之格言成王敬德之效

賀善替曰文宗恭寬勤儉多可紀者然深惡朋黨而不知所辨欲去定至於太子以暴薨而不書矯詔目尤不滿焉

綱九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目**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珣相繼罷去召德裕而相之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群臣之邪

致理之要在於辨群臣之邪

正人如松

正人心

君臣之際無疑問

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為天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為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曰累月積以至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為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事苟無實得以辯明若其有實辭理自窮小過則容其後改大罪則加之誅謹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之

袁了凡曰武宗初立以非宰相楊嗣復李珣意聽仇士良言欲誅之杜

德裕陳夷行等流涕極諫竟釋之懿宗時鄆王監國奏也且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崇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面示聖旨况主上新踐祚固當以仁愛為先豈可遂贊成殺宰相事及延英開上色

以李中敏為婺州刺史

十一月以李中敏為婺州刺史。○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李德裕亦以中敏為楊嗣復之黨惡之出為刺史。

判語深得事實。留中敏為南牙之助。

○武宗皇帝諱炎穆宗第五子文宗崩無嗣宦者仇士良等立之在位六年崩壽三十三。○帝英敏特達委任能臣克上黨如拾芥取太原如反掌享國不永功業未究惜哉。

人主當推誠任人

辛酉會昌元年夏六月詔群臣言事毋得乞留中以杜諛邪其後上復謂宰相曰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墨德裕曰臣項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

朝廷四方之極

范華陽曰朝廷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周而心愈勞蓋以詐勝詐未有能一者也夫惟正不可得而欺欺則不容於誅矣豈不約而易守哉

窮鳥入懷

九月詔河東振武備回鶻。○天德軍使田牟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將嗚沒斯等侵逼塞下請自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之議者以為擊之便李德裕曰窮鳥入懷猶當活之回鶻屢見大功未嘗犯塞奈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賜以糧食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又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仍詔田牟毋得邀功生事從之。

以白敏中為翰林學士。敏中辭學不敏居易不感居易。

壬戌二年八月以白敏中為翰林學士。○上聞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李德裕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議其從弟敏中辭學不感居易且有器識故有是命。

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癸亥三年春三月贈悉怛謀右衛將軍。○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發明愚居易而薦敏中此乃李林甫元載盧杞之故智也德裕所為如此其相業不終豈不宜哉

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德裕追論
維州事
無妄成

從古以來
未有此事

牛李之異
非端可見

蒲人所以
要孔子
德裕以大
義謀國事

問牛李維
州之議司
馬胡氏之
論何如

李德裕請
討澤路
問德裕請
討澤路
河并諸鎮
最繁為難
制者今反
所命果朝
廷處置得
宜以服其
心否乎
李德裕請

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州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自為吐蕃所陷。號曰無憂城。在四川威州。從此得憑陵近甸。好食累朝。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南蠻震懼。山西八國皆願內屬。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坦謀等。命彼自裁。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故有是命。

温公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舍。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為是時唐新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坦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狗利而忘義。人猶耻之。况天子乎。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胡致堂曰維州本唐地。為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可謂之信也。取我故地。乃義。而當為司馬氏。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為言。過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坦謀。附之。僧孺以小人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耻。追獎悉坦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按孔子居陳。去過

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謂孔子曰。苟無衛。吾出子與之。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取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也。
丘文莊曰維州事。司馬氏是僧孺。胡氏是德裕。其所論者。牛李之異。然則維州之是非。請就其未然而為之。處置焉。夫德裕初得悉坦謀。不可則姑息之。以其事聞之朝廷。且置書宰執。俟報下。而行焉。報可。則行。不可。則姑息之。以待機會之來。如此。則不失歸附之心。而貽之禍患。且亦不起。邊釁矣。不然。若其人既歸。其地已為吾所據。業已如此。不待其請。即明言告諭之。歸其地。而不予其人。則虜感于思。信而歸附之人。亦不遭慘毒矣。由是觀之。二人者。皆有失也。德裕之失。在於於急功名。僧孺之失。在於報私怨。就二人之中而言。則急功名者。猶為彼善於此也。嗚呼。假國家之事。以行其私。其於私計。得矣。如公義何。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薨。其子楨。逼監軍奏請命。楨為留後。上謀於宰相李德裕。曰。澤路事體。與河朔二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澤路二鎮。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對曰。楨所持者。河朔二鎮得鎮。魏二軍名鎮。謂成德節。不與之同。則稍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傳襲。已成故事。與澤路不同。今將加兵澤路。不欲更出

討劉稹

禁軍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賊平之日將士並厚加官賞苟
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遂決意討稹命德裕草
詔以元逵為澤潞北面招討使弘敬為南面招討使

丁南湖曰武宗之能任德裕猶憲宗之能任裴度德裕之能薦李回猶
裴度之能容李勣此澤潞之功所以克齊乎淮蔡之功也然
澤潞之功易不若淮蔡之功難者何哉元和之時藩鎮之積禍方酷會

築望仙觀於禁中

綱築望仙觀於禁中書法望仙觀於禁中亦非地矣是故晉孝武書立
精舍於內殿唐肅宗書置道場於三殿此書築

仇士良固權寵之極

綱六月內侍監仇士良致仕望仙觀於禁中皆深譏之**綱**上外尊寵士良內實忌
之士良頗覺家以老病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
子不可令常閑且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
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
踈斥矣其黨拜謝而去後詔制仇士良

胡致堂曰士良狡黠思所以蠱君者密矣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者也
已無踈斥之道以忠信謹厚服其心職亦何用蠱君然後得安

李回言慰河北

綱秋七月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苟欲自安而蠱君至於危亡之地則豈有君亡而我存之理其禍豈止
於踈斥而已哉故士良之術自以為智實則愚也**綱**今幽州早平回言鎮魏
早平澤潞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饗饗郊迎立於道左不
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中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辨有膽氣三鎮無
不奉詔

中興以來未有
三鎮無不奉詔

攻心伐謀之術

范華陽曰武宗不惟使三鎮不敢助逆又因以為臂指之用由德裕所
以吉之者能服其心也人主威制天下豈有不由一相哉
綱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密表弘敬懷兩
端李德裕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略可稱請詔弘
敬以河陽河東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經
魏博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弘敬倉黃出師拔
肥鄉平恩二縣上曰弘敬已拔兩縣可釋持兩端之疑

以趙歸真為道門教授先生

綱甲子四年三月以趙歸真為道門教授先生綱上好神仙歸真得幸

綱 盜甫

綱 盜甫

百歸真不
誅或

天下共由
而得名

老神極言
其真

杜按行大
臣休

知卿有致
君之

相卿如得
一魏徵

高迪密陳
二事

李德裕諫曰。歸直敬宗朝罪人。不宜親近。上曰。朕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於政事。朕必問卿等。與次對官。雖曰歸真。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所在。則奔趨之。旬日以來。歸真之門。車馬輻輳。願陛下深戒之。

胡氏曰。三教之名。自其徒失本真。而云然。其謬之尤甚者。道家是也。儒雲之徒。是也。若失道。則以天下共由。而得名。猶道路然。得道而盡。惟堯舜文王孔子耳。若老聃之言。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共由也。而名之曰道。自漢已來。失之矣。其後有飛山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技。禱祠醮祭之法。沉淪鬼獄之論。雜然並興。皆歸於道家者流。豈不遠哉。

綱。秋七月。以杜棕同平章事。自上聞楊州倡女善為酒。令勅監軍。選而獻之。節度使杜棕不從。監軍表其狀。上曰。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為。杜棕得大臣體。朕甚愧之。遽勅勿選。召宗人相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知鎮州奏事官高迪密陳二事。一言劉稹好為偷兵。戒官軍自非來攻。慎勿與戰。二言進營。據其要害。以漸逼之。李德裕皆請以基。諭諸將。

綱。八月。邢洛磁三州降。郭誼斬劉稹以降。繼宰相入賀。李德裕曰。昭毅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稹謀主也。必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未幾。誼果斬稹宗族。盡殺之。誼稹首降。宰相人賀。上曰。郭誼。宜何如。虜之。德裕對曰。劉稹。驍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為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誦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為然。郭誼等至京。師皆斬之。

溫公曰。重。重。重。之。在。淮。西。郭。誼。之。在。昭。義。吳。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臣。愚。以。為。皆。失。之。何。則。賞。奸。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為。國。如。誼。等。免。死。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矣。殺。之。非。也。

綱。加李德裕太尉。賜爵衛國公。自德裕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初。德裕。以比年。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二。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

擬唐以李
德裕為太
尉賜爵衛
國公誥

小馬公論
如報誼何

李德裕幸
三弊

二樞密皆
以為然

將帥得以
設其謀畧

此所以能
成功

李德裕面
諭三鎮

比三人禍
福是現

宦官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視事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鈞、義劉行深、議約勅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上行之。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設其謀畧。故所向有功。

范華陽曰

治天下之繁者必以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以至靜。天用兵於千里之外。而君相擾於內。則本先搖矣。何以制其未乎。是則事變不撓。此所以成功也。

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勅。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乎。且李載義為國家平滄景。及為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楊志誠遣大將遮勅使馬求官。及為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發明

劉楨之誅。王元遠何。敬之徒。皆為之用。而楊弁之亂。取之如反。諸掌則亦以德裕處置有方故也。

范華陽曰

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而告勅之。甫三不可。然後或姑息之。不聞有文告之命。成勅之辭也。是以兵加而不服。恩厚而愈驕。李德裕以一相而制御三鎮。如運之掌。使武宗享國長久。天下豈有不平者乎。

乙丑五年十二月。貶韋弘質為某官。為某二字羨。綱目無此例。○李德裕秉政日

久好狗愛憎。人多怨之。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二司

錢穀。德裕奏曰。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

執權之非所宜言。貶弘質官。由是眾怒愈甚。

書法

弘質言宰相權重。德裕以賤人圖柄。臣貶之。專莫甚焉。他日宣宗灑浙之疑。而不免崖州之貶。宜矣。

丙寅六年三月。立光王恂為皇太叔。帝崩。太叔即位。○監初。憲宗納李

錡妾。生光王怡。幼時。宮中皆以為不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及上疾篤。

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立怡為皇太叔。更名恂。太叔見百官。哀戚滿容。裁

一制御

九綱

唐武宗

宣宗有恩
每頭毛髮
灑所

君相皆英
特人

范祖禹已
論其失

得錢盈船
不敢取

願者孤學
問有成

景讓不肯
屬主司

夫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德德焉上崩以李德裕攝冢宰宣宗即位德裕奉冊既罷上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所

胡致堂曰武宗身病子幼宜念終始之必正召見宰相出願命焉而曾問起居面稟嗣事碌碌拱手一聽宦官君相皆英特人也尚且如此其餘固無責矣

○**綱**李德裕罷為荆南節度使○**綱**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眾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綱**六月定太廟為九代十一室○**目**復祀代宗以敬

文武宗自為一代為九代十一室○**發明**玄宗增太廟為九室范公祖禹已德其廟不毀則無世數深以玄宗過制為非今宣宗又增為九代十一室則其失又過玄宗遠矣

○**綱**九月以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使○**目**初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墻墮得錢盈船毋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

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景讓宦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撻楚弟景莊下第景讓終不肯

取士自有公道

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可效人求關節乎

○**宣宗皇帝**名恠憲宗第十三子武宗崩子幼恠以皇太叔嗣位歷十三年而崩壽五十○帝精於聽斷以察為明無復仁恩自是而唐衰矣

敏中力排德裕

○**綱**丁卯大中元年二月以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司○**綱**初德裕引白敏中入翰林及德裕失執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敏中秉政凡德裕所薄皆不次用之德裕尋貶潮州司馬

居易清修忠諫元和以來為名用

胡致堂曰白居易清修忠諫自元和以來為名臣而敏中無聞焉李德裕惡居易好敏中豈非以其附已不附已之辨乎居易實不衰病而言其衰病沮上欲用之意敏中實無器識而譽其器識神已欲援之之心此非取信人主帥表百僚之道也他日見擯有器識者出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綱**戊辰二年正月貶李德裕為南陽尉○**目**初李德裕執政有薦柔立清直可任諫官者德裕不能用至是為右補闕上疏訟德裕寃坐阿附貶

書法柔立德裕所棄也於此獨能為德裕訟寃可謂至公矣敏中以私害公從而貶之非也

問宣宗克成先志何如

裴李為唐賢相

裴度才略

德器何如

德裕以燕

伐燕

我輩須自

點檢

孔吏部不

肯居朝廷

魏謩請建

儲副

時人重魏

謩

謚以昭功烈

裴度李德裕皆有功烈為唐賢相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

黨禍不鮮德裕與有責焉

不書何削之也

范垂陽曰

裴度李德裕皆有功烈為唐賢相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

黨禍不鮮德裕與有責焉

以功名終

德裕一失勢而斥死海上也夫德裕自為朋黨而欲破朋黨

此以燕伐燕也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矣又曰君子矜而不

爭群而不黨

德裕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矣又曰君子矜而不

爭群而不黨

行焉矜而不黨

德裕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矣又曰君子矜而不

爭群而不黨

丁南湖曰

德裕者柘筠之孫吉甫之子也其功烈顯赫過於祖父遠矣

黨則近配裴軻而遠追姚

宋粹乎唐室之真才也

其節操此之乃祖則不足比之乃父則有餘使其不溺於朋

黨則近配裴軻而遠追姚

庚午四年九月貶孔溫裕為柳州司馬

黨項為邊患發兵討之連

年無功補闕孔溫裕上疏切諫上怒貶之溫裕歿之子也既而歿弟子吏

部侍郎溫榮亦求補外白敏中謂同列曰我輩須自點檢孔吏部不肯居

朝廷矣

冬十月以令狐綯同平章事

辛未五年冬十月魏謩同平章事

自劾入謝因言今海內無事惟

未建儲副使正人輔道臣竊以為憂自泣時人重之

壬申六年夏六月以畢誠為邠寧節度使

自党項復擾邊上欲擇帥

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畢誠論邊事誠援古據今具陳方略上悅曰不意

頗牧近在禁庭卿其為朕行乎誠欣然奉命後冬十月誠招諭党項降之

甲戌八年正月朔日食罷元會

自初左補闕趙璘請罷元會止御宣

政宰相曰天下無事元會大禮不可罷也上曰近華州有賊關中少雪皆

朕之憂何謂無事雖宣政亦不可御也

中書門下奏諫官闕員請補上曰諫官要在舉職舉稱不必人多如張

道符牛叢輩數人使朕日聞所未聞足矣久之叢出為刺史入謝上賜之

紫叢曰臣所服緋刺史所惜也上遽曰且賜緋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

紫衣數襲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為榮

上召翰林學士韓渙

音託以論詩屏左右

與之語曰近日外間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積弊在禁庭

宣政亦不可御

諫官要在舉職

舉稱不必人多

如張道符

牛叢輩數人

使朕日聞所未聞

足矣久之叢出為刺史

入謝上賜之紫衣

數襲以備賞賜

或半歲不用其一

故當時以緋紫為榮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

章復公孤
綸制宦官
之策何如

南北司如
水火

意澳之謀
非末策

樵夫言淫
陽之政

利使賜金
紫

李君龜有
異政

祈佛贊
所願

李君龜有
異政

祈佛贊
所願

李君龜有
異政

祈佛贊
所願

李君龜有
異政

祈佛贊
所願

李君龜有
異政

祈佛贊
所願

李君龜有
異政

祈佛贊
所願

李君龜有
異政

祈佛贊
所願

尚畏之在。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上又嘗與公孤綸謀，盡誅宦官，綸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官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北司宦官如水火矣。其相尅而不相生也。

胡致堂曰

常澳之謀，非末策也。昔李德裕與樞密議約勅監軍，於是師必不善於外廷所為也。今狐綸之意亦善，而不面陳之，乃露諸奏牘，易所以有不出戶庭之戒與。

十月以李行言為海州刺史。先是上獵於苑，北遇樵夫，問其縣曰：涇陽人也。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政何如。曰：性執，有強盜數人匿軍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是月行言除海州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問曰：卿知所以衣紫乎。對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

乙亥九年二月以李君龜為懷州刺史。初上校獵渭上有父老十

數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龜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贊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龜宰相，莫之測。君龜入謝，上以此獎勵衆始知之。

李君龜曰嘗考唐史循吏傳而李行言李君龜皆所不錄。則二人之政，令東外滿天下焉。得人人而察之也。議者謂帝吝惜爵賞而人多僥倖，然則彼二人者亦僥倖之徒耳。

上聰察疆記嘗密令章澳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其善號曰處分語，置分度也。他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上處分州事，譙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

范華陽曰宣宗少，摘細微以驚服其臣下，小過必罰，而大綱不舉。欲以之吏，謹治簿書，期會而不知為政。持一縣令才耳，豈人君之德哉。

十一月以柳仲郢為鹽鐵轉運使。自有醫工劉集，交通禁中，上救鹽鐵補場官，仲郢上言：醫工術精，宜補醫官。若委務銅鹽，何以課其殿最。且

處分語中事

處分語中事

處分語中事

處分語中事

處分語中事

處分語中事

處分語中事

處分語中事

處分語中事

處分語中事

處分語中事

處分語中事

處分語中事

處分語中事

論劉集事甚佳

場官賤品。非特救所宜親。上遽賜絹遣之。他日見仲鄧勞之曰。卿論劉集事甚佳。上嘗有疾。醫工梁新治之。良已。自陳求官。但一月給錢三百緡。而

以韋澳為京兆尹

丙子十年五月。以韋澳為京兆尹。自澳為人公直。既視事。豪貴斂手。

六月。裴休罷為宣武節度使。自初上命。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為閑人。休不敢復言。以疾辭位。從之。

宣宗無人君偉然之度

胡致堂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也。宣宗以大利為心。至乃斬於其子。然裴休既發其端。當卒其說。使以帝所目擊。文宗武宗之事。為戒。則宣宗亦必惕然而省矣。

韋澳辟戶部

丁丑十一年春正月。以韋澳為河陽節度使。自上欲以澳判戶部。以心力衰耗。難屬繁劇。為辭。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玘之子。鄧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遂出鎮河陽。按胡氏曰。韋澳可謂見得思義者矣。

焚香盥手讀章疏有親慕道者祖風

二月。魏龔龔為西川節度使。繼上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駁者執意不回。如色之間。雜唐制。門下省給事中。主封駁詔勅。有不可者。即論駁封還之。苟合於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嘗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上為之止。嘗為相。每議事。正言無所避。上每歎曰。龔綽有祖風。我心重之。然竟以剛直為令狐綯所忌。而出之。

遣使迎道士軒轅集。軒轅道士。復於羅浮山。書子集也。羅浮山在惠州。姓集名也。

目上好神仙。迎軒轅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月。求還山。乃遣之。

世上好尚可見

書法。綱目。取道士二人。司馬承禎。軒轅集是也。然自漢以前。所迎者。賢士。由唐而後。所迎者。道士。世主之好尚。可見矣。

戊寅十二年正月。以劉瑒同平章事。瑒曰。昔王夷甫。表字祖尚。浮華妄分。前瑒由曰。惟當甄別品流。上酬萬一。瑒曰。昔王夷甫。表字祖尚。浮華妄分。流品致中原丘墟。今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遽以品流為先。臣

夷甫妄分流品

流品致中原丘墟。今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遽以品流為先。臣

未知致理之曰慎由無以對

二月復由罷。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疑忌方深。崔慎由勸之建儲上聞之悅首不復言。旬日慎由罷相。

范華陽曰：天下無異道，未有衆人皆死而欲一已獨不死者也。由秦漢藥至以儲嗣為諱，惡豈不蔽甚也哉！

袁了凡曰：唐宣宗曰：若一立太子，則朕便為閑人。宋太宗曰：人心遂屬嘗以中國多亂，身是胡人，儻於宮中，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其言甚達。庶幾哉！有堯舜官天下之心，末年貪戀大位，當壁無主，卒蹈子禍，固知亢龍貽悔，進退存亡難矣。

綱冬十月以于延陵為建州刺史。○目延陵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棋，安能理人。綯曰：詩人托此為高興耳。詞曰：興未必實然。上曰：

詩人托此為高興

面察刺史

且令往試觀之。詔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則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為鄰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其謝上表，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一一見之。訪問其所施設，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從之詔令也。直廢格不用，廢止也。格音閣。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

宰相可謂有權

汗透重裘

奏事未嘗不汗霑衣

上臨朝接對群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朕常恐卿輩負朕。背恩忘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名奏事，未嘗不汗霑衣也。

范華陽曰：古者臣進戒於君，君申教其臣。上下交脩，所以勤於德也。宣宗利祿，輔相之臣，體貌甚恭，而心實防之。如遇胥吏，惟恐其欺也。白敏中、令狐綯之徒，崇極將相，恃寵保位，二十餘年，其相如此，則其

若之功烈可知也

君之功烈亦可知也

丁南湖曰宣宗以令狐綯從一刺史而欲抑宰相之權殊不知綯之擅客射取四方貨利則其責官驚焉豈但徒一刺史乎愚於是惜帝之信任匪人濁亂朝政而釀成十唐之禍也

宣宗稱嘆再三異日不復得獨對卿

綱十二月以將伸同平章事。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微倖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微倖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曰：異日不復得獨對卿矣。伸不論尋拜相。

何不一見聖人而出

綱已卯十三年秋八月帝崩，鄆王淮即位。淮音崔。上餌李玄伯等藥，疽發於背，宰相不得見。上密以夔王屬王歸長等三人使立之，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為淮南監軍，宗實已受勅將出，乃入至寢殿上已崩，東首環泣矣。宗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迎鄆王立為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更名漣，取歸長等殺之。太子即位，是為懿宗。

是為懿宗

孤狐必求忠賢

范華陽曰古者受遺托孤，必求天下之忠賢。齊桓公定嗣於易求其國臣，宦官為心腹，安在其為明哉。宣宗不能早立太子，而以非次屬宦者，蓋以宰相為外

胡致堂曰立嗣天下至重事也，必賢必長，必嫡必豫，必公。然後禍亂不為上所厚，事勢所激，乃似義舉矣。使王歸長等意屬鄆王安，知宗實不為上厚，事勢所激，乃似義舉矣。使王歸長等意屬鄆王安，知宗實不

宣宗性明察沉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

問大中之政何如

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

范華陽曰宣宗之治，以察為明，雖聽納規諫，而性實猜忌，雖吝惜爵賞，兵柄制國命自如也。然百吏奉法，政治不擾，海內安靜，幾十五年，繼以懿僖不君，唐室壞亂，是以人思大中之政為不可及。書曰：成湯至于帝

人思大中之政不可及

宗者，豈不足為賢君哉。

綱李玄伯等伏誅。玄伯方士也。懿宗皇帝，名漣，宣宗太子，在位十四年，崩，壽三十一。於茲决矣。

庚辰咸通元年浙東賊裘甫裘巨鳩反姓也本攻陷象山縣名在浙東屬寧波府

浙東騷動安南都護王式討平之式擒裘甫諸將請曰其等生長上軍

中欠更行陣今幸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諭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

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

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庫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

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為候

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聞鬪死則賊至

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先是上每以越盜為憂夏候孜曰王式

有聲迹功效竄逐以來血屬將盡宜賜哀憫贈以一官從之

冬十月追復李德裕官爵贈左僕射拾遺劉鄴言德裕父子為相

發明德裕輔相武宗有振起威令之功因非他相比也然胤逐海表辛巳二年正月白敏中罷以杜宗同平章事是時士夫深疾宦官

王武論兵何如

追復李德裕官爵

德裕有振起威令之功

功起威令之功

事有小相涉則眾率共棄之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

既而及第遇之於塗馬上相揖因謗議誼然遂沈痼終身其不相悅如此

癸未四年八月以吳德應為館驛使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不

應忽以內臣代之上諭以救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自古明

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救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

為不可弗聽書法武宣以來關賢少戢犬中之世尤痛抑之

十月以令狐滈為詹事司直初以滈為左拾遺劉蛻上言滈專家

命也無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權起居即張雲言滈父絢用李琢為安

南致南蠻至今為梗由滈納賄陷父於惡絢執政時人號滈白衣宰相滈

亦引避故有是命

乙酉六年正月以杜宣猷為宣歙觀察使宦官多閩人宣猷為福

建觀察使每寒食遣吏人分祭其先壟宦官德之故有是命時人謂之救

明君從諫如流

書法

武宣以來關賢少戢犬中之世尤痛抑之

初以滈為左拾遺劉蛻上言滈專家

命也無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權起居即張雲言滈父絢用李琢為安

南致南蠻至今為梗由滈納賄陷父於惡絢執政時人號滈白衣宰相滈

亦引避故有是命

乙酉六年正月以杜宣猷為宣歙觀察使宦官多閩人宣猷為福

建觀察使每寒食遣吏人分祭其先壟宦官德之故有是命時人謂之救

白衣宰相

救使墓戶

使墓戶

綱丙戌七年十月以高駘為靜海軍節度使。○自李琢侵擾群蠻為安南患。始將十年。至是始平。乃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駘為節度使。

聖主不重外而輕內

范華陽曰：我狄自古為中國患。由秦以來。未有得志於南蠻者。也。唐室國也。而中國之仁。蠻夷嘗為之資。是以聖王不重外。而輕內。不勤遠而志。邇恐征伐。不怠。變生於內。而擇其本也。

聖主不勤而忘遠

綱戊子九年桂州戍卒作亂。判官龐勛將之。眾至十萬。康承訓與朱邪赤心討平之。赤心賜姓名李國昌。克用以為大同軍節度使。

五瓊山曰：唐末之亂。始此。宋祁曰：易云：喪牛于易。有國者知戒。西北之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易之意深矣。

綱庚寅十一年九月。貶劉瞻為驩州司戶。溫璋為振州司馬。○劉瞻罷

為荆南節度使。溫璋貶振州司馬。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仰藥卒。保衡又與路巖共譖瞻。云與醫官通謀。投毒藥。貶康州刺史。翰林學士承

鄭收草制

侍郎表薦劉相

旨鄭收草制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已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謂收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巖素與瞻論議不協。既貶。猶不快。閱十道圖。以驩州去長安萬里。再貶之。後巖亦

隱除不應見問

綱壬辰十三年秋七月。以李璋為宣歙觀察使。○自南保衡欲以其黨裴條為郎官。憚左丞李璋方嚴。恐其不授。乃先遣人達意。璋曰：朝廷遷除。不應見問。保衡怒出之。

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乃膜拜流涕。

綱癸巳十四年春正月。遣使迎佛骨。夏四月。至京師。○群臣有言：憲宗迎佛骨。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乃膜拜流涕。書法：此憲宗貽謀之效也。綱曰：善迎佛骨。二皆未幾而禍及。則凶穢之應耳。

袁孝九曰：佛骨至禁中。七月。而帝崩。或言：憲宗嘗為此。俄晏駕。帝不納。四月。能與知人生死。人生死。死天也。或言：迎佛骨。而無救。於必死。可也。此枯腐安。佛骨而死。則非也。使憲懿無迎佛骨。亦死。蓋論事於人。主者。惟明義理。以為之。斷而無以禍福之說。恐而搖焉。斯可耳。敬宗將游驪山。或叩頭。諫。以天寶事者。敬宗曰：驪山若是險耶。朕宜一往。以驗卿之言。及往。而返。謂侍者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耶。吁。此皆唐事也。

綱秋七月帝崩。普王儼即位。○目上疾大漸。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上少子普王儼為皇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帝崩太子即位時年十二。是為僖宗。

南北司交有所類

胡致堂曰：帝保衡劉勣趙隱雖不能大正人主之終始。蓋出次策與兩社之福實亦南北司交有所類。必欲積私立少。若涉淵水求濟。難矣。宦官中豈無中智之人。聞此語亦必悚然。更慮而晏安。寵祿了不預知。至使僖宗踰越四兄。蠢然尸位。遂以士唐古人所謂焉。用彼相者其鄴隱保衡之謂歟。

○僖宗皇帝名儼。懿宗太子也。以幼年為諸宦者所立。在位一十五年。支蓋亦天人之會與。

綱甲午乾符元年春正月。關東旱饑。

兩市催戲。逆劫賭。

綱以劉瞻同平章事。秋八月。魏。目贈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還長安。兩市人率錢僖百戲。迎之。瞻聞之。改期由他道而入。初瞻南遷。劉勣附於韋路。共短之。至是劉懼。延瞻置酒。瞻歸而斃。人以爲勣鳩之也。

劉瞻不得同朝尚少。

胡致堂曰：劉瞻之死。世猶費禱待郭備之失。不得同朝。尚父見魚朝恩能然。又飲其酒。以留不測。與立乎巖墻之下。楚乎桎梏之間。相去幾何。難以言盡其道而死矣。○蜀費禱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禱歡飲。沉醉遂為循手刃所害。

南北互相。

綱十一月濮州人王仙芝作亂。○諱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官互相矛楯。楯謂不相合也。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歛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被表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是歲濮州屬山東。人王仙芝始聚眾數千。起於長垣。屬直隸。

以甲令政。為中尉。

綱乙未二年春正月。以田令孜為中尉。○諱上之為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除官不復關白。書法。獻有張父趙母。僖有呵。

明王必慎。所與。

胡致堂曰：唐自明皇以來。尊寵宦者。德宗始委以禁兵。文宗以後。天子恐開禍亂之源也。

五月王仙芝陷濮曹州宛句人黃巢聚眾應之。○蓋巢少與仙芝皆以賊私塩為事。巢善騎射。善任俠。相與言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郡力挾輔人也。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與仙芝剽掠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眾至數萬。

蝗抱荆棘而死

○秋七月大蝗。○目飛蝗蔽天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奏蝗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宰相賀書法。宰相賀稱蝗不食稼其甚矣

英雄立功名之秋

○戊戌五年大同軍。○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用為留後。○目初李盡忠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行。此乃英雄立功名取富貴之秋也。李振武。國昌為振武節度使子勇冠三軍。若輔以舉事。代其不足平也。眾以為然。乃殺文楚而推克用表求勅命。朝廷不許。其父國昌上言。請速除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乃以虜簡方為防禦使。詔國昌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愜後。以國昌

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

為大同節度使。國昌不奉詔。為大同節度使。國昌不奉詔。○招討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苗梅。殺五萬餘人。追斬仙芝傳首。○蓋黃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餘眾歸之。推巢為王。號衝天大將軍。○綱以豆盧瑑崔沆同平章事。○目時宰相有好施者。嘗以囊貯錢。自隨行。施旬者。每出。襪履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盜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捐不急之費。杜私謁之門。使萬物各得其所。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

使万物各得其所

○綱已亥六年春正月。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謹遣使徐雲慶如南詔。○目驃信夷狄天之子之號使人謂雲慶曰。貴府牒欲使驃信稱臣奉貢。驃信已遣人與唐約為兄弟。否則甥舅。何表貢之。有雲慶曰。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為一。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欲脩好。豈可違祖考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四者皆令德也。

四者皆令德

○綱已亥六年春正月。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謹遣使徐雲慶如南詔。○目驃信夷狄天之子之號使人謂雲慶曰。貴府牒欲使驃信稱臣奉貢。驃信已遣人與唐約為兄弟。否則甥舅。何表貢之。有雲慶曰。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為一。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欲脩好。豈可違祖考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四者皆令德也。

可不勉乎。驃信待雲，屢其厚，授以木夾。用二黑漆板夾繫文書，刻字於上，謂之木夾。遣還，然猶

未肯奉表稱貢。**綱**秋七月，黃巢陷廣州。**目**黃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

朝廷不許。巢急攻廣州，陷之。高駢奏請遣張璠將兵五千於柳州守險。王

重任將兵八千於循潮二州，邀遮自將萬人趣廣州，擊黃巢，巢必逃遁。乞

勅王鐸以兵三萬守梧州，桂永四州之險，不許。

高駢奏請廣州之節

胡致堂曰

高駢所建良策也，而朝廷不從，則亦

袁了凡曰

黃巢陷廣州，騰書求天平節度使，群臣咸議，巢眾以飢聚，如

難而盧攜薦高駢，才略無雙，淮南天下勁兵，又諸道兵方至，奈何捨賊

令四方解體，耶帝是擢議及巢破江淮，人皆咎攜，攜仰藥死，巢入京師，

斷棺，傑屍史曰：唐將亡，攜為之鴟梟，且天之假手於賊，而藥其枯，滋

予曰：不然，巢逆勢既盛，豈一節度能厭其欲，而其下轉戰既多，獲利滋

久而賊首未授，憎口滋多，致使懼震主之威，納驍將之策，以保境為解

蓋失於朝廷，駢之無其道，非攜尚之失其人也。且高駢奏遣將攻府處

分已定，而廷議不從，遂失事會，是朝廷實未嘗一用駢，何得以用駢拒

巢之請為攜罪乎。

綱庚子，廣明元年二月，殺左拾遺侯昌綦。**目**昌綦以盜賊蒲關東而上

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

綦至內侍省，賜死。善騎射，劍製法美。至於音律，痛博無不精妙。好蹴鞠，

聞雞尤善擊球。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球，進士舉須為狀元。對曰：

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駢不取也。上笑而可。

書法舊宗昏庸，殺諫臣，臣至矣，以昏主亂朝，而拾遺

綱以高駢為諸道行營都統。

目七月，黃巢自采石渡江，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高

駢曰：朝廷倚公為安危。今賊乘勝長驅，若不據險擊之，必為大患。駢以諸

道兵已散，張璠已死，自度力不能制，不敢出兵。

綱十二月，以王徽、裴徽同平章事。盧攜自殺。**目**田令孜聞巢已入關，恐

天子責也，乃歸罪於攜，貶為賓客分司，而薦徽、徽為相，攜仰藥死。

禮部侍郎

朝拜倚公

唐羅之事
可監

胡致堂曰元鎮盧構初年奏疏其意氣豈不壯哉終自免於此司義理
傾則雅以利合者利窮則散盧構之事亦可監矣

綱黃巢入長安上走興元鳳翔節度使謁於道次請車駕留鳳翔上

曰朕不欲密爾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卿可糾合鄰道勉建大勳

綱曰道路梗澁奏報難通請得便宜行事許之

綱黃巢僭號自稱大齊皇帝改元金統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

巢將礪山朱温少孤貧與兄存昱依蕭縣劉崇家崇數笞辱之崇母獨憐

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汝曹善遇之

綱鄭畋還鳳翔合鄰道兵討賊會與使者以詔書至監軍與之宴樂

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靳儲曰以相公風痺不能未故悲耳民

間聞者莫不泣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

鄭畋刺血
為未

鄭畋合鄰
道立討賊

朱三非常

鄭畋首倡
大義

以張濬為
兵部侍郎

綱重駕至興元詔諸道出兵收復京師綱以張濬為兵部侍郎自上

幸興元道中無供頓漢陰令李康以驟負糗糧數百馱獻之從行軍士始

得食上問康何能如是對曰臣不及此乃濬教臣上召濬拜是官

綱義成節度使王處存舉兵入援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

詔命舉軍入援遣千人間道詣興元衛車駕按唐書處存臨事通便

恩折節下士歲時講兵與諸宜有大將風內無民有

綱辛丑中和元年春正月幸成都陳敬瑄遣兵奉迎請幸成

綱以樂朋龜為翰林學士都田令孜亦勸上上從之

綱裴徹自賊中奔詣行在時百官未集之人

草制右拾遺樂朋龜謁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擢為翰林學士張濬先亦拜

令孜至是令孜召朝貴飲酒濬耻於眾中拜之乃先謁令孜謝酒及賓客

張濬先謁
令孜謝酒

王處存舉
兵入援

畫法黃巢之亂首義者鄭畋也成功
者李克用也罪之魁其高駟與

丑遂昌曰賊陷西京天子奔走此正臣子奮不顧身之日鄭畋首

倡大義舉兵討賊雖未翹成功然志亦可嘉特書予之

綱以張濬為兵部侍郎自上

幸興元道中無供頓漢陰令李康以驟負糗糧數百馱獻之從行軍士始

得食上問康何能如是對曰臣不及此乃濬教臣上召濬拜是官

綱義成節度使王處存舉兵入援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

詔命舉軍入援遣千人間道詣興元衛車駕按唐書處存臨事通便

恩折節下士歲時講兵與諸宜有大將風內無民有

綱辛丑中和元年春正月幸成都陳敬瑄遣兵奉迎請幸成

綱以樂朋龜為翰林學士都田令孜亦勸上上從之

綱裴徹自賊中奔詣行在時百官未集之人

草制右拾遺樂朋龜謁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擢為翰林學士張濬先亦拜

令孜至是令孜召朝貴飲酒濬耻於眾中拜之乃先謁令孜謝酒及賓客

九國盜自
唐書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清濁異流
即中隱處
謝酒
張濟才氣
過人

畢集令致言曰。今我與張郎中清濁異流。嘗蒙不外。既慮玷辱。何俾改更。今日於隱處謝酒。則又不可。瀟灑懼無所容。

胡致堂曰。張濟才氣亦有過人者。觀其教李康奉。揆於行在。責王敬。售行事。友覆故也。使其制欲心。充。忍私情。豈不以才氣表見於唐哉。

父子勇略
過人
司徒父子
為眾所服
鄧改傳
天下有
討賊

三月赦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先是李可舉討李克用。大破之。李瑒討李國昌。敗之。國昌聞瑒亡。走鞏。鞏嘗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必為中隱。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精邪。至是沙陀友金入援。乃說監軍陳景思曰。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為眾所服。請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為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豈不足平也。景思遣使言之。詔如所請。鄧改傳檄天下。合兵討賊。先是黃巢遣其將尚讓。寇鳳翔。改使唐弘夫伏兵擊之。賊大敗於龍尾城。至此傳檄天下。藩鎮合兵討之。時天子

人心復回
之孤實存
此

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改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發明。人心復回之機。實在此。故綱目大書而亟言之。

天之所感
者其善

忠武監軍楊復光克復鄧州。時黃巢陷長安。周定降之。嘗夜急召監軍楊復光。酒酣。友言及本朝。復光泣下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為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刻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戰。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為此耳。因瀝酒為誓。募軍八千人。遂克鄧州。發明。善有可錄。雖盜賊不棄。唐亡於宦者。而楊復光乃有討賊之功。綱目樂予人為善。亦不以宦者之故而。不錄持書之。

復先有討
賊之功

秋七月。殺左拾遺孟昭圖。自上曰。名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薄。昭圖上疏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九州四海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天子與宰相了無干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疏入。令

田公致
孟昭圖

屏絕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墓。隨津聞者氣塞。

天下未嘗
無賢
昭圖忠義
憤激

書選 矯詔殺之者令改也不書令改何諫臣
天子耳目宦者得以殺之不君甚矣
范華陽曰 無賢惟其君不能用也昭圖豈不知言發而禍應哉特出於
忠義憤激而不能已耳

高駘罷兵
還府

高駘懷維
集之異

王鐸以諸
道區長史

綱九月高駘罷兵還府。目上屢趨駘討賊駘不行有雙雉集府舍。目者
以為城邑將空之兆駘惡之乃移檄四方討黃巢出屯東塘諸將數請行
駘託風濤為沮竟不發。在東塘百餘日屢詔趨之不行復罷兵還府無赴
難心但懷雉集之異耳。後駘為都將畢師鐸所幽秦彥後之
綱十月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作亂。目帥赴行在。不書逐何為賢者諱也
綱壬寅二年二月以鄭畋為司空同平章事。目軍事以客之。
綱四月王鐸行營都統以諸道兵逼長安。目官軍四集巢誓曰感號令
所行不出同華。後用令夜罷鐸兵柝卒用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
綱朱溫以華州降。目以溫為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後為梁太祖

李僕射有
狗國之志

一曰三載
皆捷
克用功第

克用始得
為全人

忠武素著
義勇
近處此州
存亡

綱十一月李克用將沙陀兵趣河中。目時黃巢兵勢尚強河中留後王
重榮患之謂行營都監楊復光曰鴈門李僕射。指克驍勇有強兵彼亦有
狗國之志誠以朝旨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王鐸相在河中乃墨勅
召克用克用遂將沙陀萬七千人趣河中。書法之也
綱癸卯三年五月李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目克用與黃巢軍戰于渭
南一日三戰皆捷。諸軍繼之賊眾大奔巢焚宮室遁去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
少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勢最強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
謂之獨眼龍詔以克用為河東節度使時以黃巢未平加全忠東北面都
招討使。書法克用前此有叛國之罪朝廷乃赦而用之遂能破賊成功故
目黃巢將孟楷移兵擊陳陳州刺史趙雙擒楷斬之巢怒與秦宗權合兵
攻之陳人大恐雙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陝州號為勁兵况吾家父食陳
祿誓與此州存亡且狗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後求救於克用救之巢懼解圍而去

復光忠於王室

綱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於河中。目復光慷慨喜忠義善撫士卒及

卒軍中慟哭累日發明尹氏言復光一宦者而卒書其爵善予其忠於王室也

綱甲辰四年五月黃巢趣汴州李克用等追擊大破之尚讓帥衆降巢奔

瑕丘其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以降。綱李克用至汴州朱全忠龍之

克用走還。鑑時克用至晉陽大治兵甲遣使奉表詣行在自陳有破黃

巢大功為全忠所圖僅能自免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時朝廷以大寇初

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賜優詔和解之

丁南湖曰子觀克用功臣也全忠降賊也謀害功臣則克用之訟大有

此唐祚之所以日促也

范單陽曰克用有復唐室之大功而全忠讎欲殺之克用不敢專兵復

予奪何以敵全忠而服克用耶

綱進李克用爵為隴西郡王。綱甲令殺殺內常侍曹知懿。綱令殺益

驕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上患其專時語左右而流涕

綱乙巳光啓元年春二月車駕至京師時荆棘滿城狐兔縱橫上棲然不樂

綱王緒前鋒將擒緒奉王潮為將軍。目緒以漳州道險糧少令軍中無

得以老弱自隨唯潮兄弟扶其母以從緒責之潮等曰人皆有母未有無

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乎緒怒命斬其母潮等曰潮等事母如事

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為之請乃捨之

綱李克用表請誅令孜詔和鮮之克用不聽十二月克用進逼京城令孜

夜奉天子自開遠門出幸鳳翔初黃巢焚長安宮室而去諸道兵入城縱

掠焚府寺民居什六七京兆尹王徽累年補苴僅完一二至是復為亂兵

焚掠無孑遺矣

綱丙午二年春正月李克用還軍河中表請大駕還宮因罪狀田令孜請

誅之令孜劫上如寶雞名。綱三月車駕至興元朱玫逼鳳翔百官奉襄

將軍如事

七國並有

王焜權監軍國事致部將王行瑜斬致執襄王焜殺之詔以行瑜為靜難節度使唐乾元初置靜難軍節度使於靜州今屬西安府

綱丁未三年二月削田令致官爵長流端州○三月車駕至鳳翔

綱以李罕之為河陽節度使張全義為河南尹○**目**初東都存經寇亂居

民不滿百戶全義選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

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惟殺人

者死餘但答杖而已由是民歸之者如市數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

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為政寬

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

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絲衣物有田荒穢者集眾杖之或詐

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使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豐實凶年不

饑遂成富庶焉

綱戊申文德元年二月以楊行密高駟為淮南留後後為吳王

綱上疾大斬觀軍容使楊復恭立壽王傑為皇太弟癸卯上崩昭宗即位

體貌明粹有英氣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

臣夢想賢傑踐祚之始中外欣欣焉

贊曰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六君然則唐之衰亡豈止方鎮之患哉蓋朝廷天下之本也人君朝廷之本也始即位不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

綱四月以郭禹為荆南留後○**目**禹勵精為治撫集彫殘通商務農時藩

鎮莫以養民為事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數年之間民富

軍贍時人謂之北韓南郭

○昭宗皇帝名晔懿宗第七子初封壽王及僖宗崩宦者楊復恭立之在位十六年為朱全忠所弒壽三十八○天祿已去

綱己酉龍紀元年朱全忠大破秦宗權僖宗時宗權稱帝於蔡州斬之全忠既克蔡州

兵勢益盛。進全忠爵東平郡王。綱十一月。上祀園立。上在藩邸。素嫉宦官。及即位。楊復恭侍援立功。所為多不法。上意不。政事多謀於宰相。

綱庚戌。未。順元元年正月。王建攻印州。陳敬瑄遣其大將楊儒將兵三千助刺史毛相守之。儒登城見建兵盛。歎曰。唐祚盡矣。王公治眾嚴而不殘。殆可以庇民乎。遂帥所部出降。建養以為子。

綱夏四月。詔削李克用官爵。屬籍。以張濬為招討制置使。會諸道兵討之。○物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復恭再用事。深恨之。後復恭致上知濬與復恭有隙。濬亦以功名為已任。毋自比謝安。裴度克用薄其為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

街之。○朱全忠請討克用上。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以為不可。者什六七。濬欲倚外勢。以擠復恭。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指克用所為也。臣嘗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也。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孔緯曰。濬言是也。復恭曰。先朝播遷。雖藩鎮跋扈。亦由君中之臣措置未得其宜。今宗廟甫安。不宜更造兵端。上曰。克用有與復大。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之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上以二相言協。勉從之。曰。茲事付卿二人。無貽朕羞。

綱冬十月。李克用遣兵拒官軍於趙城。官軍潰。官軍出陰地。不戰而走。○張濬奔華州。依韓建。與孔緯密求援於朱全忠。全忠表訟其竟。朝廷不得已。並聽自便。先克用遣韓歸範歸附表。訟克用至濬已敗。朝廷震恐。

范華陽曰。李克用有復唐社稷之功。朱全忠欲殺之。而朝廷不詰。全忠宗所以失政。而海內愈亂者。由張濬為此役也。唐之將亡。譬如人有必死之疾。使和而救之。未必能起也。而庸醫妄藥。以攻之。所攻非疾。所疾

之。宗所以失政。而海內愈亂者。由張濬為此役也。唐之將亡。譬如人有必死之疾。使和而救之。未必能起也。而庸醫妄藥。以攻之。所攻非疾。所疾

死之疾。使和而救之。未必能起也。而庸醫妄藥。以攻之。所攻非疾。所疾

臣

千載一時

李克用有與復大功

世之利也

克用附表
訟克用有復唐社稷之功

非攻豈不速其死乎

李之用使

辛亥二年正月貶孔緯張濬遠州刺史復李克用官爵使歸晉陽

師範

二月以王師範為平盧節度使師範和謹好學每本縣令到官必

往謁之

自稱百姓拜之於庭僚佐或諫師範曰吾敬桑梓所以致子孫不

忘本也

綱七月王建自稱西川留後後為蜀王

楊行密

壬子景福元年六月楊行密擊孫儒斬之遂歸揚州綱行密屢敗孫

儒兵擒儒斬之

儒眾多降於行密先是揚州富甲天下時人稱楊一益

二及經秦畢孫楊兵火之餘

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

王建圍彭州

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士王先成者

說王宗侃曰

彭州本西川巡屬也楊晟據之州民皆知西川天府而司徒

其主也

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以俟招安今軍士掠之而司徒

不恤彼將更思楊氏矣

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問之先成請條列為

條列為

狀以白王建凡七條一乞招安山中百姓二乞禁諸寨淘虜

招安寨

選部將巡衛四乞招安之事願給宗侃專堂五乞悉索所虜百姓

使父子兄弟夫婦

自相認者即使相從送招安寨敢匿者斬六乞置行縣

於招安寨中

撫理百姓給帖招其親戚七彭土宜麻民未入山多漚藏者

宜令縣曉諭各歸田里

出而鬻之以為資糧建從之民皆復業

胡致堂曰

古人所以廣取士之路者為賢才難知恐其遺也取之廣然

起矣王先成走卒也王建得之

遂不用兵而下一州然則賢才之隱伏

於塵土草莽可勝計哉

綱秋八月以楊行密為淮南節度使

綱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

民布帛

掌書記高勗曰若此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而隣道所無者相

與貿易

選守令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田頴蘭之曰賢者

之言其利遠哉

綱癸丑二年正月以柳玘仲鄧之子為瀘州刺史綱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

孝弟禮法為士大夫所宗此為御史大夫上欲以為相宦者惡之故久謫於外此嘗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也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少有疵類類王病也眾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爾

其所所以

宣公不責

出虎斬蛇

先加恐失

於發中

人主制世

御俗之柄

夏四月王建殺陳敬瑄田令孜○王建屢請殺敬瑄令孜朝廷不許建使人告敬瑄作亂令孜通鳳翔書督殺之使判官馮涇草表奏之曰開柙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已專殺不行於閩外先機恐失於發中

胡致堂曰

賞罰者人主制世御俗之柄不可以失焉者也令孜敗亂國專殺而不請殺猶且不許倒授之柄昭宗宜斷而不斷之過也

人子至痛

綱七月楊行密克廬州○先是廬州刺史蔡儔發行密父相墓遣使求救於朱全忠全忠惡其反覆牒報行密行密遣李神福將兵討儔至是克而斬之左右請發儔父母冢行密曰此儔之罪也吾何為效之

胡致堂曰

父母冢見發人子至痛之情也改儔斬之恐可釋矣儔猶其宜其能駕馭群材而霸有一方也

鑑李茂貞恃功驕橫上怒欲討之命杜讓能專掌其事

後取讓能雷州司戶賜死

丁南湖曰

杜公讓能如晦之七世孫也公始從僖宗方關中兵起書詔鳳翔公隨帝間險道不暫去側恒以世蒙國恩為責臨難苟免為此迨昭宗時李茂貞犯關之兵來矣崔昭緯賣國之讒出矣而帝之討議乃獨於公乎屬焉及官軍逃潰茂貞請誅公公曰請以臣為鮮上涕下不自禁曰與知訣之是日賊公刺史再取司戶茂貞勅兵不解復請誅公公遂死嗚呼有唐三百年間養育英才而臨亡之際忠節惟此一人其有光於如晦者不已多乎

鑑九月以覃王嗣周為招討使帥兵二萬于興平○茂貞約王行瑜合兵六萬以拒之禁軍皆望風奔潰茂貞等乘勝進至三橋示師大

震○綱以王潮為福建觀察使此閩王

以鄭察同平章事

諷後詩○綱甲寅乾寧元年春正月以鄭察同平章事○鑑察好拆諧多為歇後詩

譏嘲時事上以為有所蘊手注班簿命以為相聞者大驚堂吏往告之察

笑曰諸君失誤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察吏曰特出聖意察曰果如是奈

人笑何既而賀客至察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

獲乃視事後為相僅半年遂致仕

鄭察進退甚明

黃氏震曰大臣之事君未有進退之迹不明而可以成事業殆也唐末

其退甚明也使世之仕者人人如察豈有欺君誤國貪權固寵之患哉

袁了凡曰鄭察武無他技業可樂見然始為州能傳檄斂黃巢兵使無

何敢犯其威重如此斯豈碌碌無材具者遭王政廢紕抱奇弗戾故託

詩以諷苟以混世免患一相豈其心哉搔首之言匪曰自量蓋審時洞

化知不可矣固讓而後始就位三月而乞骸骨子以是服其見幾之豫

而遠善之蚤也不然白馬驛之禍且旦暮及之而作史者徒善其自知

不亮其知時之哲也亦淺乎涯涘蘊武矣且謂察不次而用押勝騰拒

軀牙為促亡夫以孔明之賢不能支漢於既衰而欲以興唐責之察不

亦難○綱八月楊復恭等伏誅○目內宦楊復恭專橫上出為鳳翔監軍復恭

對不肯行稱疾求致仕從之未幾走興元與楊守亮及李茂貞討誅之獻

復恭與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禁大任但積粟訓兵勿

貢獻吾於荆榛中立壽王總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三帥舉兵犯關○綱乙卯二年五月王行瑜李茂貞韓建各舉兵犯關殺韋昭度李

克用表請討三鎮表請舉兵討三鎮十一月克用克邠州行瑜伏誅詔進克用爵晉王○目

克用請乘勝勢遂取茂貞上謀於貴近或曰茂貞復威則沙陀太盛調李

朝廷危矣上乃賜克用詔褒其忠款且言不臣之罪行瑜為甚茂貞韓建

自知其罪職貢相繼且當休兵息民克用奉詔而止又詔克用入朝將

佐或言今掃清闕庭豈可不入見天子克用猶豫未決蓋當曰天子還未

安席人心尚危大王若引兵渡渭恐復驚駭都邑人臣盡忠在於勤王不

人臣盡忠在於勤王

在勤王

在入覲願熟圖之克用笑曰蓋萬尚不欲吾入朝况天下之人亦乃表還
鎮表至京師上下始安

胡致堂曰

克用於三鎮非有父兄之怨特為王室雪耻故仗義而來其
所與謀者蓋寓而已而寓於此有失策焉當此時也止當勸
克用入覲力陳茂貞不誅必為後患之意而掃除之釋此不為遂使全
忠先奉移唐祚晉陽及爰幾不自保此豈非初謀不遠故歟

**丙辰三年五月荆南將許存降于王建懼其勇略欲殺之使成蜀州
陰使知蜀州王宗綰殺之宗綰密言許存忠勇護厚有良將材建乃捨之**

七月李克用發兵犯關上如華州八月李克用發兵入援是時克
奏請猶未出兵綱目已書其發兵入援者予其有勤王之心也向
使昭宗早從克用之言克用早伸正國之義又安有復出之禍哉

以朱朴同平章事何迎薦國子博士朱朴才如謝安上召對朴有
口辯上悅曰朕雖非太宗得卿如魏徵美上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
不次用之朴自言得相月餘可致太平上以為相朴庸鄙迂僻中外大譏

丁巳四年春正月立德王裕為皇太子

克用於義
而未
克用初謀
許存忠勇
護厚
李克用發
兵入援
克用有勤
王之心
克用早伸
正國之義
朱朴才如
謝安
月餘可致
太平

四月遣使和鮮兩川書法漢獻之篇書遣馬日磾趙岐和鮮
東矣於是再見哀世之政一轍矣

秋八月韓建劉季述殺通王茲等十一人建與季述矯制發兵圍十
六宅盡殺之以謀反聞

胡致堂曰御得其道則昆蟲草木無札瘥天闕之患不然一身無所容
於天地之間况妻子哉古之明君所以不敢不敬德不敢不
敬子不敢用小人不敢失大柄為易世之後未流之若此也唐室至此
豈非祖宗貽謀有未善與

九月李克用攻幽州劉仁恭與戰敗之仁恭遣使謝克用克用復
書略曰公仗鉞控兵理民立法擢士則欲其報德選將則望彼酬恩已尚
不然人何足信僕料猜防出於骨肉嫌忌生於屏帷持干將劍而不敢授
人捧盟盤而何辭著誓

王審口王朝之弟潮捨
自稱福建留後

按唐書衆諸潮為主潮讓不克乃除地劍劔祝曰拜而劍三動者
我以為主至審知劍躍於地衆以為神皆拜之審知遂潮自為副

戊午光化元年茂貞與朱全忠皆欲發兵迎天子八月車駕還京師

錢鏐斬董昌為鎮海節
度使後封吳王**使顧全武攻蘄州淮南署刺史棄城走獨秦裴**

守昆山不下全武帥萬人攻之城壞乃降鏐責之對曰裴義不負楊公

遣使和鮮
兩川
明君不敢
不敬德
李克用復
書劉仁恭
捧盟盤而
何辭著誓
裴義不負
楊公

山一

全武長者

密

今力屈而降爾鏐善其言全武亦勸宥之時人稱全武長者

綱庚申三年六月以崔胤同平章事殺司空同平章事王搏○國上素疾

樞密使宋道弼等專橫崔胤日與上謀去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疾各結

體無所偏私臣官擅權之弊其勢未可猝除宜待多難漸平以道消息循

潛搏賜自盡

河東勅敵

綱朱全忠取瀛景莫州○國成德判官張澤言於王鎔曰河東勅敵也今

雖有朱氏之援譬如火發於家安能俟遠水乎彼幽滄易定猶附河東不

若說朱公果勝兼取之使河北合而為一則可以制河東矣

胡致堂曰張澤為王鎔謀若智而愚舍近附遠一愚也舍忠功附奸賊

利焉四愚也澤之意特以朱強李弱為

綱十一月中尉劉季述幽上於少陽院而立太子裕○鑑時崔胤與上謀

銀扣書地

誅宦官宦官權劉季述王仲先等陰謀廢立乃引兵突入宣化門季述乃

扶上適少陽院以銀扣書地數上罪數十乃鎖其門鎔鐵錮之錮晉河鑄

穴墻以通飲食矯詔令太子裕即皇帝位以上為

五代史曰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

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夫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

食左右前後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

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

蓋其積漸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

一悟粹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

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綱崔胤密致書朱全忠使與兵圖返正進士李愚客遊華州上韓建書曰

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一朝

山東侯伯唱義連衡鼓行而西明公欲求自安其可得乎不如馳檄四方

諭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浹旬之間二豎之首傳於天下計無便

李愚上韓建書

於此者建雖不能用厚待之愚堅辭而去

李愚遂見忠謀李愚宜為世用

胡致堂曰

李愚自為進士時已有遠見忠謀且終為世用也惜其所告非所當告爾韓建前日肆其凶悖今日豈能率義乎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愚於是為不智矣

綱辛酉天復元年春正月朔神策指揮使孫德昭等討劉季述等皆伏誅

忠義流千古

上復位黜太子裕為德王○初崔胤密遣人說德昭曰今反者獨季述

三使相

仲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苟狐

人主所重莫大於信

疑不決則功落他人之手矣德昭遂擒述等斬之賜德昭姓名李繼昭承

此小以

誨姓名李繼誨彥弼亦賜姓皆以使相留宿衛賞賜傾府庫時人謂之三

使相

使相○崔胤欲盡除宦官上獨召韓偓問之對曰陛下詔書云四家之

帝王之道當重公道

外餘無所問夫人主所重莫大於信既下此詔則守之且堅若復戮一人

則人人俱死矣夫帝王之道當以厚重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

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况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

排則事無不可為者上深以為然曰此事終以屬卿

綱鳳翔節度使李茂貞入朝進爵岐王

鑑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為肘腋之患諷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免宿衛時

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胤知謀泄事急遣全忠書稱被

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全忠得書十月大舉兵發大梁

發明全忠是時已有移國之勢然崔胤召之欲誅宦官故綱目亦止書其舉兵發大梁而不書其向闕之罪也

鑑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師大駭十一月中尉韓全誨等陳

兵殿前劫上如鳳翔上不許拔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上下樓上不得已

乃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全誨等遂火宮城車駕

幸鳳翔上屢詔全忠還鎮全忠引兵至鳳翔城東而還

范滎陽曰宦官宰相以制朝廷故亂召全忠而全誨劫帝而幸唐室之其禍豈不足為將來之永鑒哉

朱全忠舉兵發大梁

此小以

後劉崇

其禍豈不足為將來之永鑒哉

李魏全歸
伯國無貧
主

李氏代襲
忠貞

李氏代襲
忠貞

李氏代襲
忠貞

自壬戌二年三月汴兵圍晉陽汴兵全忠兵也取慈隰汾三州自李克用

以貯糧繕兵脩城利害問於幕府李襲吉對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強不由

眾寡伯國無貧主強將無弱兵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

兵務農定亂首選武臣制禮者選文吏錢穀有司刑法有律誅賞由我則

下無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則人無譖謗之憂如此則國不求富而自富不

求安而自安矣克用見封疆日蹙憂形于色存勗克用寵姬曹氏所生幼警敏有勇略進言

曰朱氏窮凶極暴人怨神怒今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代襲忠貞大人當

遵養時晦以待其衰奈何輕為沮喪使群下失望乎克用悅

自崔胤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請以時迎奉全忠與之宴胤親執板歌以

侑酒侑助也所以助歡教之意也全忠乃將兵五萬發河中也

綱起復韋貽範同平章事○自貽範為相多受人賂許以官既而以喪罷

日為債家所譟故汲汲於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上

學士所陳
高理明白

全忠遣使
奉表迎車

命韋德用制倭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之明日班定無白麻

可官宦官謹言韓侍郎不肯草麻茂貞入見曰陛下命相而學士不肯草

麻與反何異上曰學士所陳事理明白若之何不從茂貞不悅而出至是

竟起復貽範使姚洎草制貽範即視事

鑑壬戌二年朱全忠進攻鳳翔李茂貞出戰累敗儲峙已竭上帶御衣及小皇子衣於

市以充用上乃召茂貞等議與全忠和全忠遣使奉表迎車駕

發明汴兵圍鳳翔已四閱月鳳翔已困全忠知其可取故假是以欺當時耳

綱癸亥三年正月平虜節度使王師範發兵討朱全忠克交州○自師範

頗好學以忠義自許為治有聲迹全忠圍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入

援師範見之泣下沾衿曰吾屬為帝室藩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遂

發兵討全忠後為全忠所破

李茂貞獨見上請誅韓全誨并與全忠和奉車駕還京上喜收全誨斬

崔胤奏

之并誅宦官七十餘人車駕入長安復以崔胤同平章事胤復奏宦官與兵須政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第伍司範已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出使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

司馬公曰

宦者用權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

長與之親狎非如公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稱極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疎其言卑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未有劫脇天子發置在手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蓋其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憲極於昭宗而唐因以亡夫寺人之官所以謹閨闈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眾之辭賞呂彊之直諫曹日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乃不察臧否欲草薙而禽爾之能無亂乎是以素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嚴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惡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明皇晚節令高力士省決章奏至進退將相亦與之議宦官自此職也

唐肅宗

唐肅宗收兵靈武以宦官李輔國參預軍謀寵過而驕不能復制致不能保其父妻代宗踐祚程元振魚朝恩相繼用事視天子如委裘陵宰相如奴僕致將多疑叛吐蕃犯關乘輿播越○德宗以李晟渾瑊為不可信悉奪其兵以竇文場霍仙鳴為中尉使典宿衛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憲宗末年吐突承璀欲廢嫡立庶以成陳弘志之變其後又武宣懿僖昭六帝皆為宦者所立勢益驕橫自稱定策國老日天子為門生而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楊復恭等為魁傑○昭宗為李述幽囚又為韓全誨劫遷○晉獻公于重耳遭麗姬之譖走保蒲獻公命寺人披伐蒲重耳踰垣而走披追之斬其衣祛後重耳立讓之披對曰君命無二也○漢和帝時鄭眾首謀誅竇憲班賞每辭多受少○漢靈帝呂疆諫封賞及選舉法○肅宗時賊圍南陽甚急日升請與十騎冒圍入城宣慰賊不敢逼○敬宗時張韶與十者蘇元明為變存亮誅之○僖宗時楊復光帥八部將敗朱溫○昭宗時嚴遵美歷軍容使嘆曰吾人將即位承業諫求立前唐之後莊宗不聽遂不食卒○雍獮翦除其根之義也

綱貶韓屋為濮州司馬○自上嘗謂屋曰崔胤雖忠然頗用機數對曰凡

為天下者萬國皆屬之耳目安可以機數欺之莫若推誠直致雖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也○上欲用屋為相屋薦趙崇王贊自代○崇惡其分已權使朱全忠白上曰趙崇輕薄王贊不才韓屋何得妄薦上不得已貶屋

為天下者萬國皆屬之耳目

是人非復

上與泣別。偃曰：是人非復，向來之比。臣得貶死為幸，不忍見篡弑之辱。

參考

按唐書僖宗帝涕曰：我左右無一人美，僖宗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

可尚

胡致堂曰

主暗國危，輔僞久於近密而不去，何也？昭宗多與之謀議，君其去雖晚，其志操可尚矣。

楊行密遣兵擊宣潤州。田頌叛，與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同舉兵行

密使李神福等討之。頌與昇州得李神福妻子善遇之，遺使謂神福曰：公

見機與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伍事吳王，行密為上

將，義不以妻子易其志。頌有老母不顧而反。三綱且不知烏足與言乎？斬

使者以進。士卒皆感勵。綱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取荆南表其弟匡

明為留後。○自時天子微弱，諸道多不上供，惟匡凝兄弟委輸不絕。

胡致堂曰：忠孝至行也，有所利而為之外，行雖美，內心則惡。是時海室

無所利而為之者，可不謂之忠乎？

朱全忠表

鑑甲子天祐元年夏四月，朱全忠密表崔胤專權亂國，離間君臣，并其黨

鄭元規、陳班等皆誅之。遣牙將致彥卿奉表稱郟岐兵逼畿甸，請上遷都

洛陽。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張廷範為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

間廬舍，長安自是丘墟。○上至洛陽，左右使令皆全忠之人矣。

綱遣間使以密詔告難于四方。六月，李茂貞王建李繼徽合兵討朱全忠。

全忠拒之河中。發明三鎮合兵不能損全忠之毫毛，然綱目亦予其討全忠

綱秋八月，全忠弑帝於椒殿，太子祝即位。○自全忠遣朱友恭及叔琮弑

昭宗於椒殿，遂立輝王相為皇太子，更名祝於柩前即位。時年十二。宮中

恐懼不敢出聲哭。全忠聞之，陽驚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

於萬代。至東都伏梓宮慟哭。友恭、叔琮、友恭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

下之謗，如鬼神何！全忠遂辭赴鎮。

范華陽曰：唐末藩鎮惟李克用最為有功，雖嘗跋扈而終不失臣節。若

倚為藩扞使太原之勢常重，則諸鎮未敢窺唐也。而唐以其

克用最為有功

有功

有功

有功

有功

戎狄之人疑而不信是以不競於汴而全忠獨疆吞噬諸鎮卒威唐室自古忠者不見信而聽信者不忠豈有不亡者乎

○昭宣皇帝名祝昭宗第九子朱全忠既弑昭宗矯詔立祝為帝在位三年壽一十七謚曰哀帝

乙丑天祐二年即帝祝元年

宋沛國曰自古即位未有不改元者雖唐亡殆盡之國有革命遜位之勢而亂臣賊子未嘗不使嗣君改元以欺天下也惟呂后立常山王朱溫立昭宣帝不復改元蓋示天下之出於已嗣君之擁虛器也而朝士猶與全忠爭九錫禮制次第不亦愚乎

二月朱全忠殺德王裕等九人○自全忠使蔣玄暉邀德王裕九人置酒九曲池悉縊殺之投屍池中皆昭宗之子也

酒九曲池悉縊殺之投屍池中皆昭宗之子也

河東押牙蓋寓卒發明於克用之謀其志不忘本朝故也

蓋寓不忘本朝

五月彗星出西北長竟天彗妖星光芒偏指如彗所以除舊而布新也

六月殺裴樞獨孤損等三十餘人○自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為威福

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怨望腹非且以之塞災異李振因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

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為然六月朔聚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屍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自汴至洛朝臣必有竄逐者時謂之鴟梟

白馬之過何如

清流為濁流

鴟梟

養高鈞名

司空圖進

退不干

唐末推司

空圖一人

司空圖徒

在韓偓之

右

蔡邕伍履

周處之所

復下詔曰養高鈞名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可放還山

書法書前官何美圖也圖自僖宗時棄官歸隱蓋智士也於是陽為衰老失儀可謂繫身亂世者矣

胡致堂曰唐末進退不干者惟司空圖一人其猶在韓偓之右乎迹近想見其人嗚呼其可謂賢矣哉○蔡伍周三人皆漢靈帝時人俱附董卓

十一月吳全忠行密卒子渥代為淮南節度使

以梁王全忠為相國封魏王加九錫全忠不受

綱

綱

綱

綱

為天下者
不顧小怨
一舉而名
實附

太宗高祖
前古
中國之盛
宋之有
睿宗可與
叔
玄宗之周
召方虎何
如

丙寅三年十月李克用遣兵攻潞州。劉仁恭求救於河東李克用。恨其反覆未之許。存勗諫曰：天下之勢歸朱溫者，七八自河以北，能為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不與之併力，非我之利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克用以為然，乃遣周德威等將兵與之共攻潞州。

歷年圖曰

師高祖舉晉陽精兵承亡隋之弊，席捲長驅，奄有閩中，命將出。武之六，高祖出前，好何善謀，樂聞直諫，拯民於水火之中。而借之於任。武之上，突厥之渠，繫頸闕庭，北海之濱，悉為州縣。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宋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慙德多矣。高宗沉溺宴安，仁而不武，使天后斷喪唐室，屠害宗支，毒流縉紳，迹其本源，有自來矣。中宗父，雅憂憂，備嘗險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悛。睿宗鑒前之禍，立嗣以功，所謂可與推矣。明皇能謀有斷，再清內難，開元之初，憂勤庶政，幾於貞觀之風。及天寶以降，志欲晚滿，侈心乃生。忠直寔疎，謗諛並進，以遊娛為良謀，以聲色為急務。以李林甫楊國忠為周召，以安祿山哥舒翰為方虎，靡靡結於心腹，而不悟豺狼避於藩籬。塗炭禍亂，一旦兵起，邊隅腥膻，使數百年之閭閻，干戈橫慢而不息。○肅宗以

宣宗孝宣
之派亞

國之元子，收兵靈武，反旆而東，不失舊物。○代宗分命，雖勇而不足，以與。使大河南北，復為唐臣，其功皆不細矣。然此兩君者，或不足，以與。眾則天下，已非唐有矣。夫以肅宗之孝慈，而制於李輔國，不得養其父。或於張后，不得庇其子，則其武可知矣。以代宗之寬仁，而聽讒臣之言，使先朝不致入朝，慙憤而死，懷恩怡引，外寇幾再亡國，則其明可知矣。而又不思，經遠之謀，專為姑息之政，盜賊揚州，郡者因用為收守。士卒宗憤積，世之弊，閔王之室，唐之紀綱，大壞不可復振。則肅代之為，也。○德親信多非其人，舉借不由其道，賦歛煩重，果於誅殺，故關外之寇，未平。集於黃屋，尚賴陸贄盡心，於內李晟，渾瑊，輸力於外，故能誅夷元亮。奉還宗祀，逮其晚節，偷懦之政，甚於祖考矣。○憲宗聰明果決，得於天性，選任而能委政，冢嗣以安社稷，足為賢矣。○憲宗聰明果決，得於天性，選任忠良，延納善謀，卒能取靈夏，清劍南，誅浙西，澤潞，平淮右，復齊魯。於微變生肘腋，悉夫。○穆宗蒙已成之業，承既平之緒，授任非才，為謀不臧，使押中，之虎，復縱暴於原野，綱中之業，承既平之緒，授任非才，為謀不茲墜矣。實曆之難，易荒縱，自貽傾覆。○文宗優游不絕，受制家奴，雖有好賢之心，文雅之美，皆不足稱也。○武宗英敏特達，委任能臣，克上黨如拾芥，取太原，如反掌，功業不究，惜哉。○宣宗少歷艱難，長年踐位，人之情偽，靡不周知，盡心民事，精勤治道，賞簡而當，罰嚴而必，故方內樂業，殊方順軌，求諸漢世，其孝宣之財，竭於淫樂，民然不知神怒，不恤李氏之亡。刑之任，委於嬖寵，四海之財，竭於淫樂，民然不知神怒，不恤李氏之亡。

貞觀之治
幾於三代

三代修身
齊家以正
天下

太平百有
餘年

永世保民
之道

治效亞於
西漢

於此中央矣。○及僖昭嗣位。天祿已去。民心已離。盜賊徧於寰區。蓬蒿塞

於城闕。漂泊幽辱。寄命諸侯。當是之時。雖欲救之。其將能與。於貞觀之治。幾於三代。然一傳而有武氏。後得之。開元之治。幾於貞觀。而終

享國日淺。朝廷亂。明皇以兵取。而後得之。開元之治。幾於貞觀。而終

與而晚節不終。身且不保。此唐之世。治日如此。其少亂日如彼。其多也

謂之定內難。偏父而奪。其位者。謂之受命。神武所臨。海內有截。繼以太宗

文治。四宗守成。太平百有餘年。內則家道正。而人倫明。其養民也。仁其

奉已也。儉德澤。從厚刑罰。從薄外。則縣之政。聽於令。郡之政。聽於守。守

雖無遠過於前代。其守也。則不愧於三王。較之唐世。天壤不侔。夫唐之

已事如彼。祖宗之成。效如此。然則今當何監。不在唐乎。今當何法。不在

胡致堂曰。唐有天下。歷二十君。為天子所逼。奪者三。為官所乘者三。為

所試者三。為賊所逐者五。為方士所敗者七。為宦官所立者九。為

不為小人所惑者僅得二。三而無全德者。其治效則亦亞於西漢。而

賢君如是。其鮮何也。得之以兵力。守之以智術。知仁義。為美慕。而行之

具淺者。則文皇矣。若夫躬履聖人之道。希跡先王之治。雖文皇亦未足

與議也。故雖至於斗米數錢。外戶不開。四夷賓服。號稱大平。傳祚二百

享年三百。而家國之禍。乃最盛於前代。焉。豈無所自哉。文皇試兄。終第

三者必脩
身以齊家

論肅宗

○唐朝總論下

顧迴瀾曰。安史繼亂。中國雲擾。天下掀然。根萌燼燃。杜牧言。肅宗以國之

元子。因父老之留。返旆而東。收舊物於靈武。謂且嘗膽。卧新痛心疾首。

以掃臺榭之灰。收京野之骨。賦而乃乘危篡國。叛父不顧。寵幸良姊。博

打聲聞。君父在顛沛。而以位為樂。國家將焉賴之。幸而有胡授首。慶緒

諸將協心。自此而太原捷。史思明寇太原。自此而河東平。郭子儀

此而兩京復。復西京。東京。奄有河北。思明等降。河奉迎。上皇興復之勢

蓋在於此。奈何以宦者。恩魚朝。為觀軍容使。而使九節度。步騎六十萬眾

無故自潰。以宮人武士為菩薩金剛。善薩北門。武士為金剛神主。而日

滅其十子。非為天下除害也。一身之計。爾他日宗枝。並罹戕。豈出乎

者反乎。爾天理之必然者。也是故。古之王者。必脩身以齊家。然後治國

敢動其可哉。文皇誠以堯舜文王為師。則其道必始於父子兄弟。夫婦

之間。不至於慙德。愧行之多。而其治必至於教化之行。風俗之美。而無

家法。陵遲為人魚列之患矣。

食月食之變不聞修省又遣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而節度由軍士廢
 立由是楚州殺刺史高幹殺河東殺節度河東軍殺節度使行營殺
 都統王元振殺李國貞李國貞李元振李元振下陵上替而生殺予奪朝廷無與焉甚至寵
 飛龍小兒李輔國本飛龍小兒而下不保其子初上皇不擇而上不保其父初上皇不擇而
 崩中不保其身內不保其妻帝之貽笑者若此唐之不亡豈非幸與代
 宗繼之明不足以燭理武不足以決疑而威權倒置立三帥薛嵩田承嗣李靈
 河北而河北之亡已兆用元振官而蒙蔽之害日深吐蕃入我長安而
 束手無策出幸陝州斯時也將帥叛公卿叛三輔叛四方叛而郭令公
 諸臣率散甲彫兵以抗方張之虜向非忠貫金石義蓋山河則京師汚
 左衽而大河南北奔為盜區矣又不悟而以魚朝恩為觀軍容使判國
 子監俾文武大權宦者握之是以功臣解體損與友側懷恩以六罪自
 訟而引誘異類田悅吐蕃分道入寇其來如飛賴汾陽身為虜餌寸兵

不血而受盟吐蕃通蕃刻危而安畿甸告寧唐之家國蓋令公之再造
 也大羊雖靖而藩將稱雄誠宜宵旰顧邊候不置而置百高座國政不
 講而講王仁經幸章敬寺賜孟蘭盆而不空胡濛國公之爵賜爵甫逐
 殺節度者命知留後李懷王逐侯希逸詔懷王為留後賜名權知留後
 者即為節度李懷王逐侯希逸詔懷王為留後賜名權知留後
 詔以靈曜李懷王逐侯希逸詔懷王為留後賜名權知留後
 為刺史李懷王逐侯希逸詔懷王為留後賜名權知留後
 禮法勵精思治禁祥瑞縱馴象出宮女銳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故淄青
 軍士嘆明主之復出而吐蕃歸俘稱天子之威德吐蕃歸俘稱新天子卓
 然一令主也夫何保養巨奸把持使容容在旁語而殊不覺而政亦緣
 以大散其始也知名器不可假人劉海濱為劉文喜求節上曰名而欲
 平藩鎮李崇義傳首李惟岳誅夷自姚令言變起京師倥忽於奉大
 之幸令言奉朱泚李懷光憤激稱亂狼狽於梁州之奔而姑息之政行

唐紀論二十六

唐紀論二十六

五

吳少誠殺陳仙奇而為留後。宣武軍擁劉士寧而為留後。平盧軍推李師古而為留後。魏博軍推田季安而為留後。宣武軍逐主帥士寧而李萬榮為留後。橫海軍逐主帥程懷而程懷信為留後。主威廢落。太阿墮銳。孰非帝有以致之。其始也。矯代宗之弊。懲宦官之蠹。而禁部光。李希烈李希烈。僕馬及織七百張涉蔡邕以賊敗宦官武贈光超。匹上扶而流之。自南衙文臣。賦至巨萬臣曰南衙文臣賦至巨萬。頰思宿將。不知倚任。而宦官之寵。專白志貞。則觀察矣。孫榮義則中尉矣。曹文場則神策矣。霍舉鳴則護軍矣。相良器則降秩矣。宮市則有使矣。中官執柄。勝氣籠書。韓伯執非帝有以成之。其始也。罷言錦服。玩生日不受獻矣。自朱泚之亂。根櫛櫛不獲此園奉天遣健兒出城覘賊苦。既無善供御。而進奉之路漸繁。雖稅間架。除陌錢。增商稅。括富商。增稅錢。猶不足以填左藏。而推肌剥髓。崇聚私貨。以豐瓊林。大盈之積。李蕙則有月進。韋臯則有日進。仙客因之。而得宰相。嚴綬因之。而遷員外。裴蕭因

之而遷觀察。李竊因之。而錄用。陽復因之。而免罪。口謂發狀職。進奉之已市馬進奉矣上悅。當帝之世。惟錢而已。政以賄成。鬼怨滋厚。多蓄怨滋厚。孰非

帝有以啓之。故范祖禹論德宗弊政有三事。姑息任閹宦。好聚斂者以

此。然猜刻為心。強明自任。裴延齡以欺誕而罷。陸贄以忠誠而貶。逐

陽城以直言。而左遷。張宗茂以尚主而起。復吐蕃以輕信。而劫盟。韓全

義以屢敗而歸功。全義討吳少誠屢敗上曰全。少誠以背叛而復爵。則

秕政之不可掩者。豈但三者而已哉。順宗嬰疾。嗣位。政在叔文。人情噂

樽。啗音而八司馬之黨。劉禹錫程昇陳。交構縱橫。韋臯表請太子監國。

而帝能傳位。以安社稷。可謂賢矣。憲宗元和之初。親賢納諫。與宰相共

談為理之要。且曰。事有違宜。卿當異論。而却毛龜之獻。毀安國之樓。吐

承德。德碑。上命。與到。碑益。滿淮。浙之。賦禁。進奉。之舉。遣賑。恤之。使南。方飢。旱突。

恤亦有志於中興者。是時天下節度十有五。縣官賦入。止於東南八道。

杜黃裳勸帝以法度裁制藩鎮而帝奮然蕩除猾逆擒劉闢於劍南執李錡於浙西縛盧從史於昭義服王承宗於鎮冀其討淮西也逆盜五發而不用五書盜以震大敗而不挫以高震大敗帝曰豈非衣小兒用而天上有口已被驅逐緋衣裴字也但腹度字也天上有口被驅逐其討淄青也平李師道六十年之跋扈而河南北三十餘州盡遵約束群逆夷殄所在懾古殊陽庶乎洗積年退怯之習誠不世奇偉之功矣故史稱剛明果斷良有以也惜其弓矢未瘳土木已興閱未奏諫諍已復寵宦官而中貴橫用盜臣皇甫而聚歛急好進奉而貢獻頻迎佛骨而韓愈譴用方士而裴潏潏諫用明斷者果如是耶張弘志官弒憲宗梁守謙官弒等奉穆宗而立之帝不能推討逆臣甫踰月而遽與群臣釋服因肆赦而盛陳倡戲八月浚池九月大宴十月幸華清而侈樂過淫又聽銷兵之說初不以國事為意故盧龍囚節度成德殺節度雖

以諸道十五萬之師不能討幽鎮萬餘之眾朱克融則與平盧史憲誠則與魏博王庭湊則與成德此河朔而河朔再失不可復取矣敬宗初立擢劉栖楚賜草履厚賜綵錦銀器罷戒壇僧尼李德裕諫罷之止東幸欲幸東都宥李漢瑤裴度諫止墓之諷答德裕冊宸之箴二年之中有善十餘節若忠賢久於輔導庶幾漢昭之比獨怪夫忘哀作樂中和殿其私嗜比昵八關十六子以紊朝政而自取滅燭之禍帝與劉克明擊之亦獨何歟克明官弒帝立悟王守澄等官殺悟立江生文宗二日之間宦者凡三易主而敬宗不得正其終文宗不得正其始曹節侯覽復生今日西頭之勢過於南衙可謂唐室尚有紀綱乎文宗深知兩朝之弊去奢崇儉出宮人放鷹犬省冗食禁獻奇巧及織織虛已群臣兩上焦心對宰相群臣耻為凡主故當時以為太平可冀奈何襲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而又欲仗訓李訓以除肘腋之患卒之甘露之變用兵

甲於殿城階七則反之間天子震驚千門流血致堂曰甘露之變天公

卿大臣詩元與王連頸赴戮而天下事決於北司仇士良寺進階遷官

之手而愁居攝虜策戰國不敢言宦官者終其身蓋恭儉有餘而剛果不

足之故耳帝崩宦官仇士良廢太子而立太弟頴王武宗帝天資英果委任

能臣李德裕擒楊弁之微賤河東楊弁亂德裕奏而取太原如反掌戮劉

積之孺子而克上黨如拾芥驅後三鎮王元逵何弘敬二鎮討澤若督

使指無愧於武也已然毀佛寺歸僧尼是矣而築望仙觀於禁中受法

錄於道士或為教授先生以趙歸真為道或為崇玄學士以道士劉玄靜

是惡所惡之異端而好所好之異端者也帝疾篤宦官馬元以光王為

皇太叔稱太叔而立之宣帝有隱德深自韜晦帝太和以後益自韜匿

及即位明察沉斷用法無私重惜官賞惠愛民物唐書貞觀政

要分屏風焚香盥手以讀大臣章疏威攝閣臣而杖宗景宣宗威攝閣

始有善扶配者克成先志而復河湟對群臣如賓客無惰容故大中之治海內

安靖者幾十五年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特以察為明無復仁恩已非

長年永世之計而受三洞法錄感於長生之說無改於會昌武宗之非

甚者懿安太后郭太后憲宗之元妃穆宗以曖昧而不令終憲宗之崩

謀至是暴崩帝執之也穆宗而下以諛言而詔出主李景讓言穆宗乃陛下兄敬

向可拜姪可乎宜肆行不道何以為君是以日食見於正旦大水溢於

諸路數月之內亂者蝟起而不可弭領南湖南江又謂立太子朕為閒

人至藥發始以少子屬王歸長宣宗等而致宗實之賤得權行國憲以變

王屬王歸長中尉王宗實迎立耶王其昧君人之大體一至是夫懿宗驕奢無度淫樂不

悛韋保衡路巖之徒以貪縱居相位吳德應以宦者主館驛李可及以

新聲為將軍上好音樂遊宴供奉樂工近五於是彗星出彗星出可

百人可及善為新聲以為將軍

天監奏含

王宗實

王宗實

王宗實

星 寇溢震區秦南雁軍逐其帥徐州軍逐民逐其主懷州民逐劉仁

端 迎佛骨李若翁而上無復典章方溺爰一公主而嫁堊踰慶崇奉異

唐室大壞矣帝崩劉行深官寺立僖宗專事嬉遊而委明令致官以政

事王仙芝黃巢之寇播關東方自誇擊毬狀元上謂石野豬曰朕若應

戮殺忠諫侯昌榮孟昏迷不悟當時宰相若王鐸諸人既非公輔之器

而將帥之討賊者又留賊為富貴之資劉巨容破巢於荆門或勸窮追

之資以致巢寇陷東都汜宮闕流血成川而唐之君臣了無一策宰相

不稱疾不出天子里泣大庭令致首倡幸蜀帝出走若狐兔之避鷹犬

不欲密邇巨寇遠幸興元斯時也極目千里斷絕烟火而詔令阻隔置

身於飄搖埋杭之中猶不思去奸責已以鼓動王而重頭耳受制於

十軍阿父朱文曰安能出頭耳受制于關待之手哉○今則是彼

是居補衾僅一木偶人而已噫自大中皇帝宗晏駕天下無復公道

解網絕膠膠擾擾迄無寧日黃巢之首雖梟斬巢而宗權之暴尤甚

雖廣無容足之地而朱玫立李氏一王則十八葉天子何有駕至鳳

非王行瑜王重榮戮斬反者行瑜斬朱玫則十八葉天子何有駕至鳳

翔之曰乎楊復恭官於荆秦中策立壽王謂之昭宗帝憫威權之不振

憤王室之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踐祚之初尊禮大臣夢想賢蒙中外

欣欣望治奈令致甫離中禁復恭又領中軍諸微子皆為節度使又養

自負定策國老而謂門生天子其五大臣若霍胤張濬孔緯之流又

皆要結藩鎮憑依宦官求如歇後鄭五之作相鄭紫曰歇後鄭五作

不可得也已去之天祿已離之民心其孰與救之是以始用張濬謀亦

用而一失於克用繼違讓能議而再失於茂貞三鎮王行瑜李犯關而

駕幸石門矣。茂貞犯闕而駕幸華州矣。劉季述誣專權而幽於少陽院矣。崔胤召朱溫來而韓全誨誣劫駕幸鳳翔矣。一為劫天子賊。茂貞一為奪天子賊。全誨。兵戈騷擾。御膳不充。蓋至全忠劫駕於洛陽。自擬於紇干山頭之雀。上至華州曰。紇干山頭東殺雀何。而大家夫婦竟委身全忠矣。何。曰。自今大家椒駁之弒。溫之受惡名於萬代也。奚辭哀帝之立。寄命諸侯。薛貽矩。楊涉。苟輩。祖於噉噉之祿。國語曰。噉噉之噉。噉小也。急成受禪之意。初薛貽矩言于帝曰。手持天子璽。綬與梁。遣使奉冊寶如梁。楊涉予疑。式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公議不顧焉。噉噉堂臣。宰相持天子璽。綬與人。維保富貴。奈千載何。而公議不顧焉。噉噉堂臣。宰相持天子璽。綬與人。維保富貴。奈千載何。而公議不顧焉。噉噉堂臣。

辛。食祿多年。回面汚行。効忠盜賊。視孫供奉。能不愧死入地哉。幕府燕

百八十九年。女后潘。虐於前。武氏。帝。胡。雖。傾。敗。於。後。山。君。闕。濁。亂。於。中。唐。自。玄。宗。用。高。力。士。宦。官。始。得。專。政。歐。陽。修。替。唐。君。潘。鎮。尊。大。於。外。而。史。謂。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

又以盜賊剪其宗。朱溫黃巢降將既擊棄除張璠結斷自古國家之多劫

未有若此之甚者。豈非作法之不臧。所自來乎。

高祖太宗高宗肅
憲穆敬文武宣懿
宣宗肅代德順繼
僖昭昭宣二十帝

右唐二十一帝二百八十九年

鼎鑊趙田了九章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二十六卷

古書二十一帝二百八十九年

高祖太宗高宗

高宗太宗高宗

朱有昔山之甚昔豈非非志之不始自來也
又盜類其宗 東朝 魏 齊 梁 陳 隋 唐 宋 元 明 清 自 古 國 家 之 盛 衰 皆 有 其 理 矣 夫 治 亂 興 廢 皆 有 其 理 矣 夫 治 亂 興 廢 皆 有 其 理 矣

鼎鑊趙田了九章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二十七

五代紀 按梁唐晉漢周舊各有一代之史宋歐陽文忠公始刪為五代史司馬溫公修資治通鑑雖取歐陽公一二論說而所援引書多是舊史其言詳畧與歐陽公五代史多有同異

○後梁紀

太祖皇帝 名溫始朱氏末州碭山人其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初溫後進封梁王挾天子以號令諸侯竟移唐祚在位七年為子友瑒所弒壽六十一

細丁卯唐天祐四年 復七年○是歲唐亡梁晉岐淮南西川凡五國吳越

得江西驕侈益甚顯溫泣諫不從二人帥牙兵露刃直入庭中執左右亂

政者十餘人殺之謂之兵諫

綱三月唐遣使奉冊寶如梁 遣宰相張文蔚楊涉及薛貽 綱四月梁王 全忠更名昶稱皇帝奉唐帝為濟陰王 濟陰郡名今山東曹州 綱張

張徐中

諸公推戴之力也

文蔚讀寶册已降帥百官舞蹈稱賀梁王與之宴舉酒勞之曰此皆諸公推戴之力也文蔚等慙伏不能對獨辭酌短蘇循稱頌功德宜應天順人梁王復與宗戚飲博宮中其兄全昱謂曰宋三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無滅吾族乎梁主不憚而罷

言了九日朱全忠將受禪有司備禮前殿其兄全昱視之顧全忠曰朱兄如此獨不愧宋五經兒矣余獨怪全昱不能自為及為其二子辭封雖身死備下而二子終見殺知赤族之禍而不能避也史稱全昱無他材能以其明識識勢如是豈司馬孚所望初全昱當唐時嘗為嶺南節度及見全忠無君之萌遂歛身求退使其更能超然遠引於唐梁之際則魯叔階吳季札曹子臧之壽夫何遠焉

淮南西川移檄吳復唐室

○是時惟河東晉鳳翔岐淮南吳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餘皆置梁正朔稱臣奉貢蜀王遺晉王書云請各帝一方俟未温既平乃訪唐宗室立之退居藩服晉王復書不許曰誓於此生

靡敢失節李克用平黃巢有大功唐昭宗封為晉王後

丁南湖曰克用平黃巢功冠當世而賊温忌之然克用堅志為唐純臣方伯即先儒稱其得人臣之體為唐末第一流良有以矣

○岐王李茂貞開府茂貞據鳳翔本姓宋名文通僖宗時以功賜姓名昭宗時封岐王唐莊宗改封秦王至唐明宗時因除

羅隱說錢鏐討梁

○錢鏐為吳越王錢鏐據杭州至宋朝國除○鎮海節度判官羅隱說鏐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為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為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為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其義之

○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為判官震耻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

梁震素不慕季昌

祭宦明公不以為愚必欲使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重之以為謀主呼曰先輩

終身止稱前進士

前進步

徐氏偶見

徐氏偶見曰梁震時唐末一進士耳未有官守祿位若湯涉之為宰臣者也乃終身稱前進士不受高季昌辟署豈不卓然偉人哉惜乎未能脫然遠去而為其所羈也

綱梁王封其兄全昱為廣土。○全昱不樂在京師常居碭山故里。子皆封王。

胡致堂曰未溫竊唐室全昱見其不可而不勝其利既居王爵又封二子於是舉家為賊而慘夷之罪必相及雖居碭山安能免乎

綱梁禮部尚書蘇循等致仕。○循及其子楷自謂有功於梁朝夕望為相梁主薄其為人敬翔李振亦鄙之言於梁主曰蘇循唐之鴟梟賣國求利不可以立於維新之朝詔循等十五人並勒致仕。

蘇循唐之鴟梟

胡致堂曰人莫難於自見蘇循求相與眾之慕國何異宋溫敬翔舍已鴟梟而謂人鴟梟循肯服耶

素了凡曰楊涉教循當唐梁之際備極奸諂以苟富貴雖同入六人傳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涉為之神色不寧者數日父子要為循有人心循子楷上議駁昭宗謚梁主薄之而循亦自負翊運功以為敬翔所惡而罷及後唐同光初求唐舊臣以備百官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解印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枚謂之

畫日筆方藉易運以求富貴不其無耻一至此直象鏡之不若哉

綱梁以安武節度使馬殷為楚王。○馬殷據潭州蓋有湖南之地。後改魏漢至宋朝除

馬殷請以蜀王稱制

綱九月蜀王建稱帝。○蜀號大蜀。○王建建議稱帝將佐皆以為然馬殷蜀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與則未爽也。稱臣賊在則不同為惡不從消杜

門不出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王禮而用之使脩舉故事其

典章文物有唐遺風

綱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蜀契丹始建國元年。○蜀高祖正月晉王克用

卒子存勳立。○晉王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按五代史克

此子必能成吾事

鎮州以十餘騎渡滹沱覘敵遇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鎮人襲之克用匿林

晉王謀伐上黨

綱梁王見弒濟陰王。○哀皇帝唐。○夏五月晉王勳攻梁夾寨破之。○梁懷

貞將兵攻潞州晉李嗣昭閉城拒守懷貞晝夜攻之半月不援乃於潞州

潞州城下更築長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壘而守之

潞州城下更築長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壘而守之

潞州城下更築長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壘而守之

潞州城下更築長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壘而守之

潞州城下更築長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壘而守之

上黨河東藩蔽取威定伯在此一舉

生子當如李亞子存最

胡致堂曰存不二事故春秋於背喪而即戎者皆深訛之惟其門庭之

命語之後也存存勗夾寨之戰君子深取者與是類爾

圍解時梁兵久圍晉諾州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諾州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温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未開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遂帥兵直抵夾寨大敗梁兵梁王聞之驚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存最克用為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

于宗并死

廉者足而不要

梁宋州獻端秀為上端

趙王開明存最

晉寬刑薄賦公私富實境內以安建書有開嶺五州蜀蜀川刺史王宗并罷宗并稱疾罷歸杜門不出蜀王疑其怨望加檢校太保不受謂人曰廉者足而不憂貧者憂而不足吾小人致位至此足矣豈可求進不已乎蜀王嘉其志而許之書法書宗并美知止也綱唐平年岐吳稱唐天祐七年梁開平四月梁宋州獻瑞麥綱節度使朱友諒獻瑞麥一莖三穗梁王曰曹暉為上瑞今宋州大水安用此為詔除本縣令名遣使詰責友諒

深真名一州敢言助趙守禦趙將石公立成深州白趙王裕成德節度王景崇之姪梁初封拒之鎔不從公立出指城而立曰朱氏滅唐社稷三尺童子知其為人而我王猶恃姻好以長者期之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及廷隱等襲深真殺趙成辛鎔始命公立攻之不克乃遣使求援於燕晉共推晉王為盟王晉遣兵救之

五代史卷之二十一

晉救趙次于高邑

德威老將知兵

晉王不美將將

梁人亦吾人晉伸大義於天下

十二月梁進軍逼鎮州晉王救之次于高邑

晉王自將救之欲速戰周德威曰鎮定之兵長于守城短于野戰吾所恃者騎兵今壓賊壘騎無所展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

王不悅退卧帳中承業入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邪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

按五代史莊宗勇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王蹶然而與拔營退保高邑

書法從諫也知難而退君子所許

胡致堂曰晉王雖善將兵而不善將將欲功自己出短於用人高邑之謀遂失良將故君子有言必心不外乃能統大衆智不鑿爲能處大事

晉王自用而心不廣此功名所以不遂歟

辛未蜀永平元年○是歲凡五國五鎮春正月晉王伐梁軍於栢鄉

梁兵驚怖大瀆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父子兄弟餉軍者

勿殺於是戰士乘解甲投兵而棄之器輒動天地

發明晉非純手義者特假之而行然其破

知晉後南平郡名唐僖宗時封劉隱

四月晉王推劉守光爲尚父

守光劉仁恭梁亦以爲采訪使

發明守光因父殺兄乃使他人尊已爲尚父晉王怒而欲伐

八月燕王劉守光稱帝國號大燕晉王聞之大笑曰俟彼十年吾當問

其焉矣

胡致堂曰晉諸將請尊守光以稔其惡張承業請賀其稱帝以驕其心

自詐謀而言其用兵之善計自義而論則不若晉王欲伐之

之爲正也

幽州參軍馮道奔晉

○劉守光謀攻易定道以爲未可繫獄得免亡

奔晉張承業薦之晉王以爲掌書記

書法奔者因危不早也守光囚父殺兄僭稱大號道不聞直諫而區區

於易定之役道所以自全也得免而後奔故書危

壬申晉岐吳稱唐天祐九年梁乾梁王疾增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

三十年不意太原餘孽

李克用封於太原餘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

吾觀其志不小

晉王可謂知義

十年五臺問其

問如守光稱帝晉諸將欲尊之

張承業欲賀之晉王欲伐之執

爲正即張承業年馮道

吾觀其志不小

五忍以鄴國之民為魚鱉食乎蜀王乃止

綱乙亥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二年梁貞元秋七月梁劉鄩引兵襲晉陽不至

還守莘城○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襲取之及替引兵去晉

人怪鄩軍數日不出遣騎覘之時見旗幟循襟往來晉王曰吾聞鄩用

兵一步千計此必詐也遣使覘之乃縛芻為人執旗乘驢在城上晉王

曰鄩長於襲人短於決戰亟發騎兵追之鄩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絕

晉糧道周德威急追至南宮擒其并候者斬腕而從之使言曰周侍中已

處臨清矣○晉王愛元行欽驍健從李嗣源求之賜姓名曰李紹榮王復

欲求高行周重於發言密使人以官祿啗之行周辭曰代州謂高養壯士

亦為大王矣行周事代州亦猶事大王也代州脫行周兄弟於死行周不

忍負之乃止○八月梁劉鄩攻鎮定營晉師擊敗之○鄩劉鄩饋運不給晉數挑戰不

出梁王遣中使慰戰鄩集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

新進董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度今敵尚疆與戰必不利奈何諸

將皆曰勝負一決曠日何待鄩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驕卒

惰吾不知死所矣

鑑梁王疎忌宗室專任趙巖及德妃兄弟張漢鼎漢傑從兄弟漢倫漢融

咸居近職參預謀議巖等依勢弄權離間舊將相敬翔李振雖為執政所

言多不用振每稱疾不預事以避趙張之族政事日紊以至於亡

綱丙子晉岐吳稱天祐十三年梁貞明二年春正月梁以李愚為左拾遺

○梁王聞李愚學行召為左拾遺京崇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貴重李

振等見皆拜之愚獨長揖梁王讓之曰衡王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揖可

乎對曰陛下以家人禮見衡王拜之宜也振等陛下家臣臣於王無素不

敢妄有所屈久之竟以抗直罷○鑑二月梁王屢趣劉鄩與晉王戰鄩兵

劉鄩一步千計

唐侍中已處臨清

事代州仇華大王

大抵臨機制變

劉鄩默然不悅

梁以李愚為拾遺

李愚不拜

五代梁二十一卷

晉陽根本之地 安金全保

安金全功 在周德威之上

張承業賊勳張權

大敗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梁主從之兵至晉陽夜急攻之城幾陷者數四○國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見張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請以庫甲見授為公擊之承業即與之金全帥子弟等數百人夜出擊梁梁兵大驚引卻○昭義節度使遣牙將石君立救之與金全等共擊梁梁死傷者什二三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已出故不行賞梁主聞劉鄩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

胡致堂曰

安金全之保晉陽其功猶在周德威救上黨之右晉王不念宗國幾亡而復存顧以策非已出不復行賞其不克有終也

九月晉王還晉陽○國王性孝雖經營河北而數還晉陽省曹夫人歲再三焉○張承業以張瓚為麟州刺史○張承業治家甚嚴有姪為盜殺敗牛者承業斬之晉王以其姪瓚為麟州刺史承業謂曰汝本為賊憤為不法今若不悛死無日矣由是瓚所至不敢言暴

李靖擒胡利人復何憂德威社稷之臣

此錢所以養戰士也

五月晉岐吳稱唐天祐十四年○梁貞明三年○蜀天漢元年是歲嶺南稱漢元六年○四國四鎮 三月契丹圍幽州四月晉王遣李嗣源將兵救之○李靖時周德威遣使告急晉王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贊寶勸王救之王曰晉太宗得一李靖猶擒頡利今吾有猛將三人復何憂哉存審贊以為虜無難重勢不能久不若俟其還而擊之嗣源曰德威社稷之臣今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何暇待虜之哀臣請身為先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命嗣源將兵先進贊以鎮定之八月綱八月劉巖稱帝於廣州○國號越用楊洞潛計立學校選舉綱冬十月晉王還晉陽○晉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蓄積金穀軍民肅清饋餉不乏王或須錢給賜伶人承業斬之王乃置酒庫中令其子繼及為承業舞指錢欲賜之承業曰此錢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為私禮王不悅語侵之承業怒曰僕非為子孫計

綱鑑易知錄 卷之二十七

庫錢佐上

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為？王怒，索劍，曹

張承業再

王入宮，夫人使人謝曰：「小兒忤特進，已答之矣。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

儀同三司

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終身。盧質數無禮，請為

七哥何言之過

大王殺之。王曰：「吾方招納賢士，以就功業。七哥，業行也。何言之過也？」承業

承業志行

起賀曰：「王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質由是獲免。」

承業志行

胡致堂曰：「張承業之志行，雖縉紳士大夫有遠不能及者，可以為內侍

承業志行

鄭州今鄆城縣屬。○梁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域日蹙，陛下

承業志行

居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先帝之時

承業志行

奄有河北，親御豪傑之將，猶不得志。今敵至鄆州，陛下不能留意，必若乏

承業志行

才乞於邊陲自效。疏奏，趙張之徒言翔怨望，梁主遂不用。○按五代太

承業志行

戰于汴，翔為太祖謀畫多中。太祖喜，以得翔之晚，梁之篡弒，翔謀為多。

承業志行

丁南湖曰：「敬翔此疏，其誠忠於梁者乎？蓋翔與李振素為梁祖所愛，敬

承業志行

亦可誅也哉。夏六月，蜀王建殂，太子宗衍立。吳王晞恭接士大夫以謙，御眾以寬，躬身以儉，求賢才，納規諫，除奸猾，杜

承業志行

請託。於是士民翕然歸心。雖宿將悍夫無不悅服。以宋齊丘為謀主，日夜

承業志行

引齊丘於水亭，屏語常至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獨置火爐，以鐵筋畫

承業志行

灰為字，隨以匙滅去之。故其所謀人莫得而知也。齊丘悉力匡正，由是

承業志行

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園，國以富強。

九綱監甫 五代卷六十一

本朝中興
係於王
天下非百
戰何由得

綱八月晉王大舉伐梁○晉王好自引輕騎迫敵營挑戰危窘者數四
賴李紹宗力戰得免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元之命係於王
本朝中興係於王奈何自輕如此王笑謂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戰何由
得之安可但深居帷房以自肥乎一旦將出李存審叩馬泣諫曰大王當
為天下自重先登陷陳存審之職也王為之攬轡而還他日輕出為謝彥
童所困始以存審之言為忠

天上定于
有德

非晉軍所
宜為
宗島松竹
自娛

綱蜀以諸王領軍使○彭王宗鼎謂其昆弟曰親王典兵禍亂之本今
王小臣疆護間將興繕甲訓士非吾輩所宜為也因固辭但營書李植松
竹自娛而已○綱十二月晉王與梁軍戰于胡柳陂周德威敗死晉王收
兵復戰大破梁軍自時晉王自將萬騎直趣大梁至胡柳陂周德威曰今

周德威死
于王事

問昔人謂
德威有聖
人之所取
存最犯至
人之所不
取此故何
如

孟知祥薦
郭崇諱

數不用筠

晉先出德威不得已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遂與戰父子俱敗死王
將闞寶李從珂等復以騎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死亡者幾二萬
人晉王還營聞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是吾罪也

胡致堂曰仲由問孔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
其不取存勳犯焉聖
人之訓不可違如此

綱己卯年○吳宣王陽隆演武義元年○是歲凡六國四鎮春三月晉以
郭崇諱為中門副使○孟知祥薦教練使鴈門郭崇諱能治劇王以為

中門副使崇諱儻有智略臨事敢決王寵待日隆

綱夏四月吳王隆演建國改元○秋七月吳越王鏐遣錢傳瓘攻吳常
州吳徐溫帥諸將拒破之初吳將曹筠亦奔吳越溫厚遇其妻子遣間使
告之曰使汝不得志而去吾之過也及是役筠復奔吳溫自數昔日不用

五代梁二十一

言者三
小枕大鈴

言者三而不問其罪歸其田宅復其軍職鈞內愧而卒鏐自少在軍中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歌而悟名曰警枕

自乘斷甲
馬為毀

晉王如魏州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右射軍使石敬瑭與梁人戰于河壩綠壩而緣及梁人擊敬瑭斷其馬甲

遠後為
漢高祖

○綱吳團結民兵○自時禁民私蓄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王溥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盜
偃武反招

○綱庚辰晉岐稱唐天祐十七年梁貞明六年○是歲梁晉五月吳宣王隆演卒弟溥立自徐溫自金陵入朝議當為嗣者或曰蜀先王謂武侯嗣子

徐溫正色
拒少人

不才君宜自取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顛之初豈至今日邪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

家世忠孝

○綱辛巳晉岐稱唐天祐十九年梁龍德元年吳睿春正月晉得傳國寶自蜀王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曰昔先王語余云晉天子幸石門吾

慎勿效此
曹所為
此說非所
敢聞

發兵誅賊臣當是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處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為耳他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為心

誅非從來
征伐之意
老奴之志
無他

進不已乃今有司市王造法物得魏州僧獻傳國寶張承業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王室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

唐後而立之
南取吳西取蜀
合為一家

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大恩

五
七
九

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誓然後來

五
七
九

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合為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

五
七
九

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大恩

五
七
九

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誓然後來

為王立方
年之基

欲為王立萬年之基耳承業知不可止勤哭曰誤老奴矣即歸晉陽邑邑
成疾不復起

此書為德
所推

胡致堂曰朱氏未滅偏霸大國周匝三陲存嗣於是遠登尊極則欲速
見小利是以其行不詳而大事不成也張承業直不欲晉王
為此意在復唐社稷立其後裔此曹孟德所難而何望於存嗣雖然承
業其賢矣哉

承業乃心
唐室

綱秋晉以蘇循為節度副使自晉王欲稱帝求唐舊臣宋友謙遣蘇循詣
行臺循至魏州望府即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
獻大筆三十枚謂之書日筆王大喜命循為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深惡
之發明蘇循故唐之賜景晉王悅其缺
而用之獨不念其賣國於盜乎

承業乃心
唐室

綱壬午晉岐稱唐天祐十九年梁龍
德二年是歲凡六國四鎮十一日唐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
卒自曹夫人詣其第為之行服如子侄之禮晉王聞之亦不食者累日

承業乃心
唐室

書法唐亡十六載為冠之以
唐者承業之乃心唐室也
吾遂昌曰書爵書官既足以若其美然承業在晉已非一日而綱口必
繫之唐者表其始終為唐不失臣節也

何時當平
河南

綱十二月晉以張憲權鎮州軍自魏州稅多逋晉王以讓司錄趙季良
季良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何敢預我軍事季良對
曰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况
河南乎王悅謝之自是重之每預謀議

承業乃心
唐室

歷年圖曰太祖始以黃巢降將裴旻宣武遣其詐力吞食諸夏地廣兵
強威權日熾志欲無厭遂遷唐作淫虐不悛禍自內興不得
其死實先均王晉梁之子材不過人棄教翔王彥章而用趙巖張勳
以與莊宗為敵能無亡乎

後梁總論

顧回瀾曰朱温以碭山一民從巢為逆脫金中之微息以歸命國家獨
板蕩之祚而悍然顯唐氏兵權之半怒鬚仇且發鋒中人弑君樹黨而
進退伸縮惟擅指揮視唐猶枕上之肉欲享而食之也久矣秀昇曰
肉惟所乃為相國封魏王加九錫以賞盜焉噫使不加九錫豈不能作
天子耶全忠曰借使我不受九
錫豈不能作天子耶所忌者晉克守岐貞蜀建皆為勅敵

未敢遽受禪者蓋有待也將玄暉曰晉燕岐蜀皆吾夫何文蔚等效推

戴之力以滅唐家三百年之社稷朱昱曰朱三波本碭山一民也奈何

滅吾御座之設野狐升據是固人人得而變之者而當時興復之舉惟

見於淮南揚西川建之檄與復唐室卒無應者而又不克終焉後淮南

翻帝豈天下其叛逆之兇類李少忠勤之節義耶是之篡位未幾而

外多晉王之師夾寨之戰鋒摧氣沮相鄉之戰挫衆隕師晉王敗梁於

眉可以省矣矧淫汚雜操俗兼醜行避暑宗廟幸不中謀繼祚避若張

亂其婦女殆遍而子婦入侍友妻友妻俱入侍竟以釀成內殃事急

計生友妻友妻俱入侍竟以釀成內殃事急友妻友妻俱入侍

操刃腹背受鋒吾無葬地之祠豈知不在世仇之季氏友妻友妻俱入侍

悖逆之友珪乎如此天地豈容女乎嗟夫朱見以臣弑君以致友珪以

子弑父祿山之報昭昭不爽生為天下所咀噉死為海內所懼快豈天

之假手以雪唐恨與友珪既立遽作荒淫均王友妻友妻俱入侍

義兵起郢王友妻友妻俱入侍竟以釀成內殃事急友妻友妻俱入侍

即真故綱目不以朱温之故而廢討逆之法惜其得位之後不克自強

也分天雄之鎮則軍士離心兵未嘗遠出國門一旦骨肉流離生不如

死專趙嚴張漢等之任則政多乖舛柄墮臣掌聽人穿鼻子愚曠

人穿鼻劉鄩敗北存審等所敗走擅無功朱三三十年之經營竟為左右

所竊左右竊傳國而鬪雞小兒王彦章嘗曰李亞奮然擊其國而有之

當時君臣不能揮劍出死力而徒作楚囚之態且至聚族而笑命皇甫

麟自宗廟立毀追廢廢人廢梁王為廢人豚犬非敵之料不誣而他

日滅族之戒畢驗矣異日賊梟面李氏於九原下吾不知其恚心而

貌否也噫嘻謀之不臧詩其辜自速一時醜逆垂罪萬年苟可起奸雄

請未帝

圖

了凡綱鑑

五代梁三

十一

既朽之骨吾當以是問而辱之

右後梁二主共一十七年

○後唐紀

莊宗皇帝

名存勗姓朱邪沙陀人先世唐賜姓李氏父克用平黃巢

三年因中流矢而殂壽三十五

○癸未

晉岐稱唐天祐二十年梁龍德三年蓋十月四月以後唐

晉王存勗稱皇帝于魏州國號唐

按五代史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

狀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子家及長善騎射膽勇過人習

○君遂昌曰

晉王父子忠於唐室初志甚善于時讐賊尚在乃遽自稱尊

後綱目必因其以天祐紀年繼續唐統而不絕之矣故書存勗稱帝國

綱唐遣李嗣源襲梁鄆州取之以嗣源為節度使嗣源自胡柳有度河

之斬常欲立奇功以補過曰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唐主悅遣嗣源將

總綱

精兵五千趣鄆州日暮陰雨道黑渡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

殺守卒啟關納外兵進攻牙城拔之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唐主大喜曰總

管真奇才吾事集矣即以為天平節度使梁主大懼

綱八月梁取唐澤州裴約死之初晉李繼韜以澤州叛降嗣源謂指揮使李紹斌

告急唐王曰吾兄不幸乃生梟獍裴約獨能知逆順顧謂指揮使李紹斌

曰澤州彈丸之地朕無所用卿為我取裴約以來紹斌至城已陷約死唐

主深惜之發明前書李繼韜叛降已正其叛國之罪次書其將裴約不下

守節以為知義守節之勸也

○綱梁以段凝為招討使遣王彥童張漢傑攻鄆州繼梁主遣段凝監太

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

危矣凝乃厚賂趙張求為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為不可趙張王之竟代彥

童為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

裴約獨能知逆順

裴約不屈

之節

裴約審于大義

振翔力爭以為不可

梁將裴延孝奔唐

延孝勸取大梁

郭崇韜料梁何如

帝王應運必有天命 丈夫得則為王

○細梁將康延孝奔唐。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來奔。唐王問以梁事。對曰：梁地不為狹，兵不為少。趙張擅權，段疑智勇俱無。聞欲數道出兵，臣竊觀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俟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偽王。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唐王大悅。

書法

書法：書志梁所以亡也。凡內將必關於成敗之故。而後書是故得李祐而後淮西之破，決得延孝而後朱梁之亡。決網日每謹書之。

唐王救鄆州，梁師敗績。王彥章死之。唐王入大梁，梁主瑱自殺。唐遂滅梁。自時唐王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召諸將會議。郭崇韜對曰：段疑本非將才，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揚、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必望風自潰。偽王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唐王曰：此正合朕意。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唐王以大軍濟河，至鄆州，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汶中縣屬圍其城，城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圍出，擒王瑒。

唐王欲降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為梁將，暮為唐臣，此我所不為也。命斬之。

胡致堂曰

彥章固善鬪，然所當者乃朱守殷，夫人能破之矣。及李周固守，則彥章以十萬衆而不能克，其才亦可見矣。其所以著名者，持以死節不屈，此則五代之臣所難及者也。

丁南湖曰

彥章起自軍卒，事梁祖以血戰輔成大業，事均于多被趙張等讒，問以此致中都之敗。唐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彥章謝曰：臣受梁恩，非死不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意斯言也。斯志也。不以死生易其心，不以利害渝其節，孰意五代而有斯人也。歐陽公作傳時，以為死節之首，其良史也耶。

康延孝請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疑未必知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疑未離河上，友貞已為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唐王從之。令下，諸軍皆踊躍願行。段疑軍臨發，皆亡匿。唐梁王日夜涕泣，不知所為。置傳國寶於卧內，忽失之。已

兵貴神速

彥章死節 何如 彥章死節 不屈

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五

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

敬翔始終

為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讐理難自降吾首不可俟彼刀鋸卿可斷吾首麟泣弑梁主因自殺梁主為人温恭儉讓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檀威福踈棄故老舊臣不用其言以至於亡

綱敬翔李振趙巖張漢傑等伏誅夷其族敬翔始終為梁已先縊死覆唐祚敬翔實為謀主故耳○**綱**唐毀梁宗廟追廢朱温朱友貞為庶人

綱唐以郭崇韜守侍中○**綱**唐主欲發梁太祖墓斲棺焚屍張全義言宋温雖國之深讐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滅其家足以為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唐主從之但鏹其闕室削其封樹而已

胡致堂曰朱全忠并弑二王毀唐宗社凶悖殘暴無與為比莊宗列數人心合天意垂後來亂賊之監全義懷私其辱豈知帝王懲戒之大方莊宗過听其言而畧於討惡之典惜哉

綱吳遣使如唐唐主遣使以滅梁告吳蜀二國皆懼嚴可求曰聞唐主

嚴可求料

詰之三不
對
泰重義不
負國

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吾但當卑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綱**吳貶鍾泰童為饒州刺史自吳人有告壽州團練使鍾泰童侵市官馬者徐知誥遣王稔代之以泰童為饒州刺史徐温召至金陵使陳彦謙詰之三不對或問泰童何以不自辯泰童曰吾在壽州去淮數里步騎五千苟有他志豈王稔單騎能代之乎我義不負國雖黜為縣令亦行况刺史乎何為自辯以彰朝廷之失○**綱**彗星見聖賢在位則日星潤星見而不聞有恐懼脩省之實未幾蜀亡而唐不免矣

聖賢在位
則日星潤

綱十一月唐以李紹欽為泰寧節度使自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於宮掖故有是命唐主幼善音律或時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于庭以悅劉夫人

優名李天

優名謂之李天下嘗自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唐主失色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邪唐主悅厚賜之由是諸伶

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群臣憤嫉莫敢出氣

袁了凡曰唐莊宗好田獵獵中牟踐民田中牟令當馬切諫為民請莊宗

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耶李向縱民稼穡以供賦稅何不飢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驅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倡和之莊宗大笑令得免去與世所傳晏子數養馬主鳥者東方朔諫殺上林鹿郭舍人救乳母者相類夫新磨嘗批莊宗類以侮其君者乃能諫諫以止君之妄殺蓋小人嘗有小善微益以結知於君而不知一借之威福其肆毒滋多矣

綱唐朱友謙溫韜入朝溫韜入朝賄權貴伶官郭崇韜曰溫韜發唐山陵殆徧何得不誅唐王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還鎮

胡致堂曰罪人不可不誅赦令不可不守必於未赦之前揆情法審輕一舉而兩得矣

綱高季興還鎮自初季興將朝梁震鑑張全義請唐王遷都洛陽從之○**綱**高季興還鎮自初季興將朝梁震諫不聽既至唐王惑通言欲留之以郭崇韜諫遣歸鎮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於禽色何能久長吾無愛矣

高季興還鎮

綱甲申後唐同光二年○是歲正月唐王祀南郊大赦

軍錢十萬緡唐王內府之財山積不肯給賜曰吾晉陽自有儲積可令粗庸輩取以相助於是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唐郭崇韜位兼將相權侔人主自附於汾陽王儀之後多甄別流品引拔浮華於是嬖倖嫉之於內勳舊怨之於外○**綱**二月唐立夫人劉氏為后同時宦官朝夕短郭崇韜崇韜扼腕不能制於是所親說崇韜曰公若請立劉夫人為皇后則伶宦輩不能為患矣崇韜從之

萬世人臣處心行事之要

尹遂昌曰人之處心行事莫若以正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當然而則正之一言其真萬世

唐王不手傳之約

綱唐以李存賢為盧龍節度使唐王嘗與存賢手搏存賢不盡其技唐王曰汝能勝我當授藩鎮存賢乃仆唐王至是以存賢鎮幽州曰手搏之約吾不食言矣○**綱**八月唐以孔謙為租庸使孔謙自是重斂急徵以克

唐王作清

暑樓

唐王之欲民不聊生賜豐財贍國功臣天平節度使

○鑑契丹肖阿古只寇唐幽蔚州幽蔚州名唐遣李嗣源鎮成德禦之

○綱乙酉後唐同光三年○晉成康元年○是歲凡四國四鎮二月唐以李嗣源為成德節度

使回唐主以契丹為憂與崇韜謀欲徙李嗣源鎮真定崇韜深以為便時

崇韜領真定唐主欲徙崇韜汴州崇韜辭曰臣富貴極矣何必更領藩方

且群臣或經百戰所得不過一州臣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常不自安今

因委任勳賢使臣得解旌節乃大願也唐主曰卿為朕畫策保固河津直

趨大梁成朕帝業豈百戰之功可比乎崇韜固辭乃許之

○綱三月唐黜李從珂為突騎指揮使繼唐主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

入洛之後信伶官之讒頗疎忌宿將

○綱唐主作清暑樓唐主苦暑命王允平建此樓○綱八月唐主殺其河南令羅貫曰貫性疆直為河南令為政不避權豪

唐主作清暑樓

暑樓

唐主殺河

南令羅貫

后與伶宦共段之唐主含怒未發會往視坤陵道濘橋壞怒下罰欲明日

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法不至死唐主怒曰太后聖駕將發唐太后天子

朝夕往來橋道不脩卿言無罪是黨也崇韜曰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

令使天下謂陛下用法不平臣之罪也唐主不聽貫竟死暴屍府門遠近

冤之

胡致堂曰莊宗五日不食學禮者之所難也然曾子曰斷一脔殺一獸

不食五日才足為小節而殺賢縣令是乃大不孝可謂不能克其類者也

綱十一月唐師滅蜀蜀主王衍降繼唐主與宰相議伐蜀以魏王繼岌克

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克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

之戊申大軍西行入散關倍道而進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

自餘城鎮皆望風歛附遂進兵逼成都蜀主與親衛出降手縛于後不

能執壁大軍入成都崇韜禁軍士侵掠而不敢肆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

故衛之

李札之所

難

莊宗不能克其類

唐遣崇韜

入蜀

綱

五月唐主

綱

五月唐主

善財
功臣

方食失七
善

日 丁南湖曰蜀主王衍任宦官殺諫臣廢嫡后遊宴荒淫唐師既臨方且
書伐蜀次書東遊下書滅蜀
所以著王衍之慢為後戒云

自高季興蜀亡方食失七著曰是老夫之過也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
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其不為吾福綱閣王王審知卒子延翰立

明宗皇帝本胡人初名龜胤烈為晉王李克用養子更名嗣源

魏王繼友
殺崇韜

綱丙戌後唐同光四年四月明宗李嗣源天成元年吳春正月魏王繼
友殺郭崇韜後繼友亦自殺時成都雖下而蜀中盜賊群起遍滿山林崇韜恐
大軍既去更為後患命任暉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唐主遣宦者
何延嗣促之崇韜待之倨延嗣歸言崇韜專權王寄身於虎狼之口唐主
遣馬彥珩詣成都觀崇韜去就皇后自為教與繼友令殺崇韜以孟知
祥為西川節度使至是繼友命召崇韜計事繼友登樓避之崇韜方升階

登樓去梯

繼友從者李環擲碎其首華反并殺其子廷誨李環召書吏數人登樓去
軍中書法崇韜伐蜀有功無過徒以宦官延嗣之譖遽遣彥珩圖之崇韜
粗定之死嗣士之亂於是始矣故崇韜書之病唐主之信伶宦也

張文潛曰郭崇韜於五代亦聰明權智之士也左莊宗之昏為不足煩也乃
為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變之因請立為后而中莊宗之欲以結
劉氏之援此於劉氏為莫大之恩而莊宗日以昏而內聽婦言其為計
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氏也使崇韜計不遇劉氏不能
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好謀之士敗於謀好辯之士窮於辯惟
道德之士為無所窮而禍
福之變豈思慮能究之哉

吾心不負
天地

綱唐殺其睦王存乂及李繼麟同李嗣源入朝為誑言所厲時諸軍飢窘
官采之唐主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令公勲業震主宜自圖歸
藩以遠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可避皆委之於命耳
綱二月唐討鄴兵劫李嗣源入鄴都繼嗣源至鄴都下令軍中詰旦攻城
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帥眾大譟焚營舍嗣源叱而問之對曰將
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棄恩任威云克城之後當畫坑魏

夫事成於果決

五代史得春秋之法

綱目於李嗣源入郭奉待之甚如何如

李嗣源入洛陽

博之軍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欲與城中合勢請王上帝河南之公
 帝河北嗣源涕泣諭之不從乃詭說得出遂引兵向大梁李紹榮奏嗣源
 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皆為紹榮所遺不得通嗣源
 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康義成曰王上無道軍
 民怨怒公從眾則生守節則死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軍勢大盛紹
 榮請唐主幸關中招撫之唐主從之發明書李嗣源非有篡位之心爭帝之
 法今綱目於嗣源之事待之甚恕者何哉以嗣源非有篡位之心爭帝之
 意偶為亂兵所劫又欲束身詣闕復為紹榮隔絕迫於逃死既而衆軍悅
 歸然後入汴入汴夫春秋誅心推見至隱嗣源本心甚明初無他意也

綱夏四月唐伶人郭從謙弒其主存勗監從謙率所部兵攻興教門唐主
 為流矢所中須臾遂歿

綱李嗣源入洛陽繼是日嗣源至壘子谷聞之慟哭謂諸將曰王上表得
 士心止為群小所惑致此今吾將安歸乎乃入洛陽止于私第禁焚掠

莊宗骨於灰燼之餘而殯焉百官三上牋請嗣源監國嗣源乃許之

丁南湖曰莊宗以弱年制服諸將奄有天下可謂壯矣夫何滅梁之後
 致有李天下之號尤為可愧舊史皆謂從馬直指揮郭從謙弒之至綱
 目特改書唐伶人郭從謙弒其主存勗於以見其死於其所乃使後世
 知伶優之禍云

綱唐太原軍亂自初莊宗命張憲守晉陽及莊宗遇弒推官張昭遠勸張

憲奉表勸進憲曰吾自布衣至服金紫皆先帝之恩豈可偷生而不自愧

乎昭遠泣曰此古人所行公能行之忠義不朽矣有李存詔者莊宗之近

屬謀殺憲及巡檢李彥超彥超欲先圖之憲曰僕受先帝厚恩不忍為此

狗義而不免於禍乃天也軍士共殺存詔憲奔忻州

袁了凡曰張昭遠以游士謁張憲授監察御史莊宗及難憲欲死節
 者蓋昭遠知憲當死亦料憲之必能死故也可謂相知心矣然昭遠以
 布衣自幕官奏授憲職縱不思為憲死獨不當為莊宗一死耶既事明
 宗為禮部侍郎又更事晉漢周宋歷封數國君子謂昭遠能成憲之節
 惜不能自成其節也

此古人所行忠義不朽

綱唐監國嗣源殺劉后及諸王

綱唐王嗣源立曰李紹直等請改國號監國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

賜姓於唐為唐復讎故稱唐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唐曰吾年

十三事獻祖謂李昌國獻祖以吾宗屬視吾猶子又事武皇先帝謂李克用垂

五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庇則

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為路人梓

宮安所託乎不惟殿下不忘三世舊君吾曹為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

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極前即位之禮眾從之

胡致堂曰李琪之言似也然國亡君弒子不得立而他人是保人臣心不自安對有大於此者乎

綱唐殺其太原尹張憲曰有司勅憲委城之罪也

胡致堂曰張憲不附伶官以致疎外進不預朝廷之謀退不預鄴都之亂及嗣源入洛又不雷同勸進懷忠狗義蓋賢者也明宗即位考慎相臣無以諭憲者矣乃徇有司迎合之奏而殺之無乃重誨所欲乎

張憲懷忠狗義

安有同家而異國

綱唐初令百官轉對曰命百官五日一赴內殿起居轉對奏事

胡致堂曰轉對清朝今曲六而實始於此豈可以日不知書而忽之哉持

綱唐王日不知書四方奏章悉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頌

傲前朝侍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樞密院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

乃置端明殿學士以翰林學士馮道趙鳳為之

綱冬十月王延翰自稱國王

綱丁史後唐天成二年吳乾貞元年○是歲後春正月唐王更名亶唐初

者詔朕二名不連稱○綱唐以馮道崔協同平章事曰時議置相孔循已

薦鄭珣音角又薦崔協而任置欲用李琪珣素惡琪故循力沮之謂安重誨

曰李琪非無文學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足以儀刑多士矣

他日議於朝唐王曰宰相重任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書記官名多才博

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既退循不揖拂衣去因稱疾不朝者數日重誨謂

宰相足以儀刑多士
馮記書與物無競

轉對清朝
今典

置端明學
士

綱目卷之二十七

蘇合丸

圍曰今方之人協且備員可乎。圍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蘇合之丸取蝮蛇之轉也。言不能考慎其相也。西域有太秦國，國人合會諸香，殺鬼精物，溫瘴毒，爛痲去三，盡蝮蛇，黑甲，蘇合，一名蝮蛇，能以上土包糞轉成丸，後如尸解而去。莊子註以蝮蛇而笑蘇合。孔循與重誨曰：短琪而譽協，以馮道崔協同平章事。

二月唐郭從謙伏誅夷其族。國時以從謙為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誅之。

胡致堂曰：後唐之亡者三，劉后及宦官明宗既誅之矣，獨伶人景進之

人心悅而大義止，撫事責於及時。

五月荆南自附於吳，吳人不受。國楚王殷遣使入貢，唐主賜之駿馬十美女二，過江陵，高季興執而奪之，自附於吳。徐溫曰：為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虛名，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步騎襲之甚易，我以舟師沂流救之，甚難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貢物，辭其稱臣。

辛義半利

胡致堂曰：徐溫辭高氏稱臣，是也，而受其貢物，非也。一事而兩處半義，而半利益見，可欲不能，也。高氏輕君之心，自此生矣。

冬十月宣武節度使朱守殷反，自殺。國安重誨恐失職者為患，奏遣使賜任，圍死。趙鳳哭謂重誨曰：任圍義士，安肯為逆？公濫刑如此，何以贊國使至，圍聚族酣飲，然後死，神情不撓。圍與重誨爭，不合坐貶。

明宗儉德之效

唐免三司通負二百萬緡。發明儉德之效也。

吳丞相徐溫卒。○圍唐以石敬瑭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十二月唐以周玄豹為光祿卿致仕。被五代史術士周玄豹以相法言召相之，玄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國初晉陽相者周玄豹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為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國初晉陽相者周玄豹

玄豹言已

嘗言唐王貴不可言，唐主欲召詣闕，趙鳳曰：玄豹言已驗矣，無所復詢，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輳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

趙鳳善悟

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乃就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帛而已。

明宗能听

書法：趙鳳於是可謂善悟，王矣。明宗於是可謂能聽言矣。書交美之。

戰保民之效

綱有年。曰是歲。爵代遼邊粟。斗不過十錢。

有年之書。未易得也。而明宗兩見于策。孰謂五季而能有此得。非存心仁厚。戰兵保民之效乎。

綱戊二。後唐天成三年。○漢大有。夏四月。唐武義節度使王都反。奚契丹助之。唐遣招討使王晏球等破之。遂克定州。王都伏誅。○時晏球在定州城下。日以私財享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嘗戮一卒。三月入朝。唐王美其功。晏球謝。久煩餽運而已。

晏球深合古人之用兵之意

綱十二月。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卒。○吳立其子從誨代之。

胡致堂曰。王晏球非知兵術者。然取定州之功。不特於五代時為冠。蓋援堅圍以蹙王都之勢。不及一年。都族自焚。而定州下矣。可不謂之善用兵乎。

綱已丑。後唐天成四年。○吳大和。三月。唐以趙鳳同平章事。○唐王問鳳。帝王賜人鐵券。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福祿耳。唐王曰。先朝受此賜者。三人。崇韜繼麟。尋皆族滅。朕得脫如毫釐耳。因嘆息久之。鳳曰。

帝王心存大信。固不必刻之金石也。
綱有年。○唐王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常記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中山漢郡名。今屬直隸。真定府。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地。放轡自逸。俄而顛隕。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唐王深以為然。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糴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

馬道淵諫

凡為天下亦猶是

曲盡田家

情狀

農於四民最為勤苦

人主不可不知

綱庚寅。唐長興元年。○是二月。唐董璋築寨劔門。與孟知祥上表拒命。詔慰諭之。後二人連兵反。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也。豈可

以人而廢言哉

之遺旨

明宗有戢兵恤民之意唐君欲集安靖和平之福三司使之名自此始

發明 唐明宗有戢兵恤民之意故雖藩臣拒命亦且下詔慰諭則其餘連禍結豈是天誅所能赦哉

唐君欲集安靖和平之福三司使之名自此始

自唐以前忠武節度使張延朗行工部尚書充三司使三司使之名自此始

大臣不可輕動

唐安重誨久專大權中外惡之重誨懼表解機務求一鎮以全餘生唐主不許重誨請不已唐主遣使詣中書議重誨事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公宜解其樞務為便趙鳳曰公失言即奏大臣不可輕動乃以延光為樞密使而重誨如故

馮道趙鳳之言皆是姚洪知大義

胡致堂曰 重誨不得於君則當奉身而力退明宗不安其相則當所去而保終既各有所懷而以虛文飾貌相處其能久而無變况存形迹之嫌不若優以外鎮之為全也

姚洪知大義

發明 姚洪以武人而知大義不顧私恩為將子以死節固其宜也

何代無賢

十一月楚武穆王殷卒子希範嗣繼稱道命去建國之制復藩鎮之舊止稱節唐主以希範為武安靜江節度使希範居喪無戚容葬之日頗長

何代無賢

唐長興二年春正月吳以宋齊丘為右僕射致仕

宋齊丘入九華山

宋齊丘入九華山

士君子相時而動

夏四月唐殺其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

士君子相時而動

發明 重誨專復不為無罪然明宗始焉不聽其去而終焉又誣而族之亂世其禍如此士君子不可不相時而動乎

五代史曰

重誨以天下為己任欲內為社稷之計外制諸侯之強然輕之患李嚴一出而知祥武何矩未至而董璋叛四方騷動師旅並加投膏止火此獨見之慮禍所生也

唐初解從
鷹軍
明宗仁及
禽獸

唐王始終
惟一

有天下國
家必以經
術示教化

印鑰受傳
權

綱秋九月唐初解從五方鷹軍曰陛下可謂仁及禽獸矣唐王曰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時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此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為耳

書法唐王初立鷹坊止留二十人禁中外無得獻鷹大於是又敕解縱可謂終始惟一矣特書美之

綱壬辰唐長興二年○是二月唐初刻九經版印賣之

胡致堂曰有天下國家必以經術示教化不意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義去陣訛使人而迷於所習善矣頌之可也驚之非也或曰天下李者甚衆安得人人而頌之曰以監本為正俾郡邑皆傳刊焉何患於不給哉

綱三月吳越武肅王錢鏐卒子元瓘嗣曰瓘寢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皆愚懦誰可為帥者眾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鏐乃悉出印鑰授傳瓘後更名元瓘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卒年八十一

綱秋七月唐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範卒六軍使袁誼潘約等迎稱乾於朗州而立之朗州今改常德府屬湖廣道

綱九月唐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論事唐主優詔答之曰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蠱賊傷稼不足懼賢人匿藏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直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脩而勿失唐主優詔獎之蓋言六可畏者皆天下大節而常情所忽者可謂知本之

綱冬十一月唐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曰秦王從榮喜為詩聚浮華之士高齋等於幕府與相唱和頗自矜伐唐主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士講經義開益人智思吾見莊宗好為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

國梁武帝
唐明宗先
儒辯其愛
劣何如
康澄知本
之言

綱梁武帝
唐明宗先
儒辯其愛
劣何如
康澄知本
之言

綱梁武帝
唐明宗先
儒辯其愛
劣何如
康澄知本
之言

綱梁武帝
唐明宗先
儒辯其愛
劣何如
康澄知本
之言

綱梁武帝
唐明宗先
儒辯其愛
劣何如
康澄知本
之言

綱梁武帝
唐明宗先
儒辯其愛
劣何如
康澄知本
之言

綱梁武帝
唐明宗先
儒辯其愛
劣何如
康澄知本
之言

笑汝勿效也。從榮為人鷹視輕挑，峻急驕縱，不法。石敬瑭妻永安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嫉。敬瑭亦不敢與從榮共事。會契丹入寇，唐王命擇帥。延光等皆推敬瑭，敬瑭亦願行。即命除之。敬瑭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周瓌為都押衙，委以心腹。軍事委知遠，幣藏委瓌。

龍躍宮

綱癸巳唐長興四年閏三月王延鈞稱帝，更名璘。

焚香祝天

綱閩人有言：直封宅龍見者，閩王延鈞更名其宅曰龍躍宮，自以國小地僻，常謹事四鄰。由是境內差安。

早生聖

綱二月唐以孟知祥為蜀王。○綱秋七月唐以錢元瓘為吳王。

五代少康

綱十一月唐王宣祖，諡明宗，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眾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

漢唐之間亦賢主

在位八年，年穀屢豐，兵革罕用，較於五代粗為少康。

胡致堂曰

明宗美善頗多，過卒亦不至其求於漢唐之間，蓋亦賢主也。其猶足稱者，內無嚴色，外無遊政，不任定官，廢內藏庫，四方

天人之感之聖不可

所上物悉備之，有司褒賞，廉吏嚴治，雖遠收維四方，未平而中土已安。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武下恭默，思道愛得，傳說周公納策，金縢武王疾瘳，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也。

明宗不以

賀贊善曰：明宗不以位為樂，網目於其得國無訛辭，即位數年，善多可

位為樂

綱十二月唐王從厚立，改元應順。唐王自終易月之制，即召學士讀貞

觀政要

太宗實錄，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實柔少斷，李愚私謂同列曰：

唐王有致治之志

位高責重，事亦堪憂。孟知祥聞明宗殂，亦謂僚佐曰：宋主幼弱，為政者皆

廢帝

名從珂，本姓王氏，鎮州平山人。明宗養以為子，初封澧王。既而廢帝，廢帝而自立，未幾石敬瑭以兵入洛陽，遂自焚死。在位二年。

壽四

綱甲午唐王從厚應順元年四月以後唐王從珂，清泰元年春正月唐澧

王從珂至長安

唐王以康義誠為招討使，將兵拒之。殺馬軍指揮使朱洪

實

唐王憂駭不知所為，遂出奔澧。王從珂引兵將至馮道，謂中書舍人

勸進書速
且草

事當務矣

舍人之言
是

盧道曰勸進文書宜速具草道曰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務實道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耶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矣後王至將橋馬道等皆上牋勸進

外則難何
由作采

胡致堂曰

事當從實此言是也馬道以之處人主廢興則不可若曰務實則當勸明宗早建儲嗣勸閔帝黜遠朱弘昭馬贊鎮殺中

細夏四月唐潞王從珂入洛陽廢其王從厚為鄂王而自立尋復弒之于衛州磁州刺史宋令詢死之曰方閔帝之在衛州也惟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

胡致堂曰

歐陽公五代史取死節者三人死事者十人而不及宋令詢豈以其官微其事畧故遺之歟夫王非明宗之子也閔帝真其國矣所以不終其身之服肱朝無禎幹非其罪也令詢不以其微而廢若臣之義雖在彛童裴約何以加焉○死節三人王彥章裴約劉仁贍死事十人張源德夏魯奇姚洪玉清等

丁南湖曰

入洛許軍士人賞百緡及至洛府庫枵然乃括民財給之民心怨嗟思亂者衆其始也戕民以賣國其終也民散而國亡况從珂欲弒閔帝罪惡甚重而又促敬瑭之亂欲不焚死得乎

盧名流囑

綱秋七月唐以盧文紀姚顛同平章事唐王欲更命相問所親信以朝臣聞望宜為相者皆以盧文紀崔居儉對唐王不能決乃宣其名於琉璃瓶夜焚香祝天旦以箸挾之首得文紀遂以為相

用法宜存
至公

監唐王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鬪事明宗為左右然心競素不相悅帝即位敬瑭不得已入朝乃復以為河東節度使○初閔帝遣楚匡相殺從珂之子李重吉于宋州至是欲殺匡相韓昭胤曰陛下為天下父天下之人皆陛下子用法宜存至公匡相受詔檢校重吉家財不得不爾今族匡相無益死者恐不厭衆心乃流登州○綱蜀主知祥殂子昶立

綱乙未唐清泰二年○吳天祚元年三月唐詔開言路○太常丞史在德上書歷詆内外文武之士請徧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大怒盧文紀及補闕

劉濤嘗請加罪。唐王謂馬胤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乃下詔曰：昔魏徵諫賞，皇南德參，今濤等請黜，史在德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輸安可責也。○綱：冬十月，荆南梁震退居土洲。自楚王希範好奢，游談者共誇其盛，荆南節度高從誨曰：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元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法，取快一時，不為遠慮，危亡無日，何足慕乎？從誨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斂，境內以安。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築室於土洲，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

魏徵諫賞 皇南德參 今濤等請黜 史在德事 同言異 何其遠哉 在德情在 傾輸安可責也

馬王可謂 大丈夫 孫元憲對曰 天子諸侯禮有等差 彼乳臭子 驕侈僭法 取快一時 不為遠慮 危亡無日 何足慕乎

從誨悟曰 公言是也 他日謂梁震曰 吾自念平生奉養 固已過矣 乃捐去玩好 以經史自娛 省刑薄斂 境內以安 震曰 先王待我如布衣 交以嗣王屬我 今嗣王能自立 不墜其業 吾老矣 不復事人矣 遂固請退居築室於土洲 披鶴氅 自稱荆臺隱士

孫元憲見 微而能課 梁震成功 能退 梁震十一

司空掃除 綱：十二月，唐以馮道為司空。自時久無正拜三公者，朝議疑其職事，屬吏

武皇有大 功唐室

歷年圖

武皇以沙陀微種，奄有河東，黃巢之亂，存七功於唐室，上源流血成川，區尸蔽野，至於晚節，鋒銳益衰，窮居一隅，僅能自保，莊宗以弱齡襲位，麾下諸將皆白首，行陣與武皇並，齊驅之人，乃能以恩信結其心，英果折其氣，莫不竭力致命，願指如意，遂服真定，降山東，取漁陽，兼魏博，策馬渡河，而朱氏失國，當是之時，天下莫不震動，諸侯陸梁，踞肆者皆駭愕，相顧莫敢保其地，王衍恃其險遠，辭禮倨慢，偏師西指，而劍閣不守，觀其行，其可謂能矣，惜其志小，氣近，驕心易生，矜功自喜，御眾無法，便嬖是用，纒及三年，隕身亡，族悲夫！明宗素無取國之心，而為眾所附，資性寬厚，克終天祿，清泰於危難之中，坐受神器，之重，得之非難，失之亦易，負宸未安，家為煨燼，十年之中，易姓者四，禍福相尋，何其速哉！

後唐總論

顧迥瀾曰：李克用以沙陀兵馬之子，起甲鴈門，墨敕應召，蕩滅黃巢，功

明宗無取 國之心

居第一。雖平日不受控馭。如朱温尚憚之。何壯也。斯時也。天子幸石門。宗社無托。而晉王建鉞擁麾。威振天下。使挾天子。據關中。受九錫。作禪文。誰能禁之。而乃能戒子以存忠孝。誓於此生。靡敢失節。雖有憤憤逼京之罪。緣全忠扼之也。而君子當有以原之矣。存嗣宗以童子嗣之。承業老奴克奉先命。李克寧謀亂。太夫人召張承業。指晉王曰。先王把此先君。群策見推。以晉王龍躍虎步。而桓桓然有回山倒海之勢。問鼎於燕。而守光父恭。子泥首聽命。至泥首所命。晉王擒而斬之。策馬渡河。而偽梁君臣破膽。自裁。英雄譽於四方。洒遺恨於三天。克用將終。賜存嗣宗燕王。吾所立契。用背約。歸梁。二者吾遺恨也。與女三天。無忘乃父之志。莊宗繫燕父子。函梁君臣之首。入太廟。還天。朱晃所謂克用不亡。晉王所謂必成。吾事者存。最無負矣。使當此時。能汎掃宇內。爰立唐裔。然後函偽梁之首。宣晉喪之書。徧告天下。曰。吾不忘父志。殲茲大逆。雪國家之耻。復列聖之仇。豈敢有妄念。愈推愈讓。白首不渝。則

是舉也。傑然桓文復作。吾焉得以五代君目之。惜其勿心承業。為唐之意。言悅。蘇循畫日之佞。舉即位於汴。賊未誅之日。而有失從來征伐之意。耳。滅梁之後。不承權輿。詩曰。吁。嗟乎。不承權輿。始也。非荒於色。自專粉墨。與優宮。則賄於貨。山。賈。非般於遊。唐王政於中。年。今。則淫於。伊。于。破。以。股。削。而。失。軍。心。給。軍。士。以。培。斂。而。失。民。心。使。重。斂。急。征。優。伶。僕宦。侮。弄。縉。紳。而。失。士。心。汗。馬。勲。臣。闔。門。屠。膾。何。罪。闔。門。屠。膾。而。失。功。臣之心。衆心平。整。字。朝。野。征。伐。惶。處。也。變。寵。權。奸。推。弄。國。柄。志。驕。於。業。泰。疏。徐。妃。政。怠。於。功。成。無。一。可。人。意。者。故。其。取。西。蜀。降。王。衍。也。梁。震。曰。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所。料。度。其。應。如。響。蓋。有。以。窺。莊。宗。之。隱。而。計。其終也。卒之唐主帝河南。公帝河北。而登高浩歎。石橋涕悲。唐王問。嗣梁。登。高。歎。曰。方。復。四。顧。悽。然。無。歸。昔。之。所。謂。志。氣。遠。大。者。何。前。後。若。兩吾不濟矣。人哉。伶人弄矢。骨燼肌灰。伶人郭從謙。為。亂。唐。主。中。流。矢。而。殞。善。古。人友。斂。樂。器。焚。之。嗣。源。拾。骨。於。灰。燼。之。中。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論閔帝

謂猛虎物不能害及為毛間虫所損食者莊宗之謂矣於乎裂膚干血
 不擲沐不解甲苦戰十五餘年僅能定天下於十指上而波頰瀾倒於
 三年之內是何收於東隅之難而敗於桑榆之易也明宗源即位遠文
 色誅宦寺留三選文學謹天變斥私獻縱鷹隼蠲逋負廢內藏卽其所
 為美善頗多雖軍士兩優給為五代一大獎唐開元十二年書大有年求於漢
 原於而有年二獲應為五代一小康至是二百餘載而一書
 唐之間亦賢王矣惜也年幾七十諱言諸嗣以致從榮稱兵驚亂宮闈
 父子祖孫一日而絕殺從榮及其子其亦不學之故與閔帝厚之立非
 有他過特以四三小人朱弘昭在位而踈王舉兵入闕從河曰宋張昭
 將入朝以綱目不以及書之書舉兵罪以著朱馬等產禍召亂之罪也
 清君側使敏民財以賞軍士有驕色而人曰汝輩為王力戰反而除去菩薩扶立
 踈王掃清君側雖足以大豁衆憤然鞭胸杖背出財為賞民有怨語王唐

論王

生鐵軍有悔心明帝仁厚唐王剛強有悔心也則帝位已不可長
 乃幸石郎之骨立石敬瑭入朝將佐勸留之縱蛟龍於深淵敬瑭曰公
 卒以河東授公此天假公以利器也契丹及敬瑭敗唐兵唐王曰卿新天子
 之引誘契丹言之而心腹墮地契丹勿言石郎使我心墮地
 至后曰新天子而身焦烈焰敬瑭兵至唐王噫嘻悲夫
 至必不露居

後晉紀 附契丹

高祖皇帝名敬瑭姓石氏沙陀人明宗婿也初與踈王有隙借
 鑑丙申唐清泰三年十一月以後晉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春正月唐王
 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唐王醉曰何不且留還歸
 欲與石郎及耶石敬瑭聞之益懼呂琦李崧慮敬瑭有變請與契丹和
 親唐王始許而中變責二人拜謝琦拜少止唐王曰呂琦疆項肯視朕
 為人主知

以爲不可

敬塘舉兵

劉知遠

傳檄帝業

可成

以利器

五月唐以石敬瑭爲天平節度使敬瑭拒命唐發兵討之蓋初唐主欲使敬瑭移鎮鄆州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爲不可薛文遇曰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圖之唐主大喜即命學士草制以敬瑭爲天平節度使

唐元和中於東平郡敬瑭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春節與公主所言乎都押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土馬精彊若稱兵

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自掌書記桑維翰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王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耶然卒以河東相授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也明宗遺愛在人王上以庶孽代之群情不附公

明宗愛婿契丹王素與明宗約爲兄弟蓋公能推誠心屈節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成敬瑭意遂決表唐王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唐王怒裂表表抵地以張敬達討之敬瑭令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且請以父禮事

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以致其兵不必許以土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契丹王大喜許俟中秋傾國赴援

心膽墮地

丁南湖曰父事契丹而獻幽薊十六州陷于腥羶者四百二十二年是翰以此而得相君臣富貴纒喻十年即遭契丹毒吻敬瑭絕嗣而國亡矣維翰身誅而家滅矣嗚呼爲人臣道其若事夷狄者鑒此可寒心哉

九月契丹德光將兵攻石敬瑭唐主大敗契丹圍之唐主自將次懷州時契丹王將五萬騎與唐騎將符彥卿等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唐兵大敗唐主懼下詔親征諸軍驕悍不爲用唐主至河陽但日夕酣飲悲歌群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輩勿言石即使我心膽墮地諸將校皆飛狀迎晉王唐主遂携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死

唐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器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

直中原之

五代晉二十一卷

敬唐到十
六州與契
丹

汝為天子敬唐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冊書命敬唐為
大晉皇帝是日即皇帝位割幽薊十六州十六州謂幽薊涿檀順新雲蔚瀛莫武應朔媯儒懷等州是也
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制長興七年為天福元年

胡三省曰石晉以十六州與契丹人為北方自撤藩鎮之始予謂
焉矣然盧龍之險在營平二州界有劉守光恃燕順德威攻取契丹乘間
遂據營平自同光以來契丹南來直抵朔易其失險也久矣其後天福
八年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趙延壽將之經畧中國
所謂山後即雲應諸州而盧龍即幽州軍號也此乃天福初割與契丹
之土地人民契丹用中國之將將中國之兵以攻中國籍寇兵而齎盜
糧自此中國胥為夷矣

在瓊山曰中國之土地二帝三王之所以自立衣冠禮樂之所在也一
子女草芥我性命魚肉我族類吾自為計則得矣如生靈何遂使山前
山後十六州之地歷宋至元不見天日者四百三十二年敬唐之罪大
矣幸而天生我太祖高皇帝出而復之
太宗文皇帝遂於是乎建都焉載名文物一還于二帝三王之舊嗚呼
歌功大矣

中國帝王
之所自
五

唐將張敬達陷于重圍數月芻糧俱竭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于契
丹敬達曰吾為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况降敵乎光遠斬敬達首降于契
丹契丹主嘉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為人臣
效敬達也○綱晉王入洛陽○綱晉以周燾為三司使不拜周燾辭曰臣
自知才不稱職寧以避事見棄猶勝冒寵獲辜許之

人臣當效
敬達
周燾
三司使

綱丁酉晉天福二年○南唐徐知誥昇元元年○是歲吳亡晉以李穀為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兼樞密使時晉新得天下藩鎮多
未服從或雖服從及側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丹徵求
無厭維翰勸晉推誠棄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脩
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道商賈以豐貨財數年之間中國稍安

系維翰輔
晉何如

綱吳徐知誥更名建齊國于金陵

綱夏四月晉遷都汴州綱晉王謀徙都大梁郡系維翰因說晉以大梁北
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宜用富饒晉王乃下詔東巡

和疑自著其門張誼教書

六月晉以和疑為端明殿學士張誼為左拾遺和疑署其門不通賓客張誼致書於疑以為切近之職為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奈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為便如負國何疑奇之薦於桑維翰除左拾遺誼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且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啟戎心晉王深然之

和疑有過人之度

張誼必有其策

維翰神也自若

晉范延光與張從賓友羽檄縱橫從官洵懼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待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鑑秋七月吳主下詔禪位於齊齊王誥徐知即皇帝位於金陵大赦改元昇元國號唐尊吳主曰讓皇是為南唐誥尋復姓李更名昇歷子景孫煜至宋開寶間太祖擊降之○契丹改號遼二月晉詔求直言國左散常侍張允上

張允上駁

晉王爽

將神諫脩洛陽宮

諫論以為帝王遇天災多肆赦謂之德借有二人坐獄遇赦則幸免直者嗚冤冤氣升聞乃所以致災非所以弭災也詔褒之晉王樂謹言詔百官各上封事置詳定院以考之數月應詔者無十人河南奏脩洛陽宮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宮室鉅經焚燬猶侈於帝堯之茅茨自費雖寡猶多於孝文之露臺請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詔褒納之書法於五季之世而有此舉善書嘉之也

冬十月晉停兵部尚書王權官國晉主因契丹加已尊號至是遣權使契丹稱謝權耻之謂人曰吾老矣安能向窮虜屈膝乎辭以老疾晉王怒

亭權官書法使不行雖請榮矣故特書之○春正月唐倉吏歲終獻羨餘

萬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倍民剋軍安得羨餘刑○三月晉加劉知遠杜重威同平章事國知遠自以有佐命功耻與重威

知遠心也

樞密名廢而實任

宰相無所不統

以馮道守司徒何如

征伐在聖心獨斷

晉以楊光遠為節度使

同職制下數日杜門不受晉王怒欲落知遠軍權令歸私第趙瑩拜請曰
陛下昔在晉陽兵不滿五千為唐兵十萬所攻危於朝露非知遠心如金
石豈能成大業晉王意解○綱夏四月晉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
皆委宰相分判然勳臣近習不知大體習於故事每欲復之

胡致堂曰

樞密之任既隆而宰相夫其職石晉廢院當矣猶存其印而
委宰相分制其事是名廢而實存必也宰相無所不統制院
殿印然後可以責成幸
相如古王者之制矣

綱八月晉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詔中書知印止委上相由是事無巨
細悉委於道晉王嘗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
謹守歷代成規而已晉王以為然

綱庚子晉天福五年○是秋七月晉詔諸州倉吏貸死抵罪同李崧奏諸
州倉糧於計帳之外所餘頗多晉主曰法外稅民罪同枉法倉吏特貸其
死各痛懲之○綱晉以楊光遠為平盧節度使自光遠入朝帝欲徙之他

鎮謂光遠曰圍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尚未之賞今當各除一州以答之
因以將校數人為刺史徙光遠鎮青州

胡致堂曰信者帝王之大寶晉祖既許范延光以不死而光遠擅殺之
兼若恩威並行曾不能效
復寵以大藩晉祖失之矣

信者帝王之大寶

綱晉以閩王曦為閩國王曦驕淫苛虐建州刺史延政數以書諫之於
是兄弟積相猜恨治兵相攻互有勝負福建之間暴骨如莽矣

綱辛丑晉天福六年○是夏四月唐遣使如晉唐主遣通事舍人歐陽
遇知晉求假道以通契丹不許自黃巢犯長安以來天下血戰數十年然
後諸國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唐主即位江淮比年豐稔兵食有餘群臣
爭言陛下中興今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唐主曰晉少長重旅見兵
之為民害深矣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

唐至不忍言兵

綱六月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執契丹使者上表請伐契丹重榮耻臣

綱六月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執契丹使者上表請伐契丹重榮耻臣

綱六月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執契丹使者上表請伐契丹重榮耻臣

契丹表數千言大抵斥晉主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蔡維翰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負之議者以歲致繒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而不休禍結而不解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用兵則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下陵上替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使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動必成矣。晉主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

發明 重榮執虜使者輕舉妄動其事甚悞然其志則是其理則正故綱曰書之無貶辭。**胡致堂**曰重榮非忠其事似正而非正不能釋位而去者無寧訓齊師旅富民保境以待君命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不能小忍卒蹈大難蓋匹夫之勇淺中之見不足尚也。

綱 秋七月晉以劉知遠為北京留守。晉主憂安重榮跋扈以知遠為北京留守。知遠微時為晉陽李氏贅婿嘗殺馬犯僧田僧執而答之知遠至

首召其僧命之坐慰諭贈遺衆心大悅。綱八月晉以杜重威為御營使。自馮道李松屢薦重威以為御營使代劉知遠重威所至贖贖民多逃亡嘗出過市謂左右曰人言我驅盡百姓何市人之多也。

胡致堂曰晉祖為揚州進而出桑維翰為杜重威而出劉知遠此亡國設不久則政不堅他日契州入寇維翰無權而和遠願望蓋晉祖使然也宰相以知人善任使為賢馮道先薦杜重威復引景延廣此二人者實喪晉國繼之者猶用而不置是不可曉也。

綱 壬寅晉天福七年六月晉主重貴立。漢五月唐以宋齊丘為鎮南節度使。齊丘既罷不復朝謁唐主遣壽王景遂勞問許鎮洪州始入朝唐主與之宴酒酣齊丘曰陛下中興臣之力也奈何忘之唐主怒曰公以遊客干朕今為三公亦足矣齊丘曰臣為遊客時陛下乃偏裨耳明日唐主手詔謝之曰朕之褊性子高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乃以齊丘鎮洪州。綱六月晉主敬瑭殂兄子齊王重貴立。晉主有疾一旦馮道獨對晉主

遊客為三公亦足矣齊丘曰臣為遊客時陛下乃偏裨耳明日唐主手詔謝之曰朕之褊性子高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乃以齊丘鎮洪州。綱六月晉主敬瑭殂兄子齊王重貴立。晉主有疾一旦馮道獨對晉主

輸遠法之有餘宰相以知人善任使人善任使為賢馮道先薦杜重威復引景延廣此二人者實喪晉國繼之者猶用而不置是不可曉也。

馮道李松屢薦重威以為御營使代劉知遠重威所至贖贖民多逃亡嘗出過市謂左右曰人言我驅盡百姓何市人之多也。

晉祖為揚州進而出桑維翰為杜重威而出劉知遠此亡國設不久則政不堅他日契州入寇維翰無權而和遠願望蓋晉祖使然也宰相以知人善任使為賢馮道先薦杜重威復引景延廣此二人者實喪晉國繼之者猶用而不置是不可曉也。

命幼子重壽出拜之。又令宦者抱置道懷中。蓋欲道輔立之。及晉王殂。道與景延廣議。以國家多艱。宜立長君。乃令齊王重貴為嗣。重貴帝之子。是曰齊王。即皇帝位。延廣以為己功始用事。

言祖以幼子重貴為道

焉道得苟息何如

胡致堂曰

晉王以幼子委焉道。道不可者。蓋明言之。乃含糊不對。死肉未寒。乃背顧命。其視尚息為何如。石敬瑭為唐朝翁婿。即舅之親。而攘奪其國。不義甚矣。况其父子亂為中國主。臣于契丹。而君臣亂三者皆失。使中國淪胥為夷。故既無親子。而又一傳即滅。何怪乎其然也。

齊王

名重貴。高祖兄敬儒之子。初封齊王。及高祖崩。無嗣。大臣迎而立之。在位四年。為契丹所執。以歸而國亡。

綱

癸卯。晉天福八年。南唐元宗璟保太元年。段王王延政。天春二月。晉王還東京。蓋晉王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于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延廣復以不遜語答。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初為契丹所虜。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擊晉。契丹王頗欲之。

王者治心身乃治家

綱唐王昇殂。自初唐王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國家。今陛下尚未能去飢嗔。飽喜。何論太平。凡所賜予。皆不受。唐王嘗餌方士靈丹。浸成躁急。疽發背。召齊王璟入侍疾。唐王謂璟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是夕殂。元宗即位。

胡致堂曰

生不可益而疾可治。漢高祖曰。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今無疾以求益。生之祥。其惑不待駭也。然坐此致斃者。幾何人。而莫之戒者。貪本不除也。方士教人延年不死。釋氏教人死而得果。惟貪者入之。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異端佛老之教。或割除親愛。或遺棄道事。厥心稿形於寂寞之濱。若無欲者。而望輕舉。冀後果。其欲莫大焉。君子不可不慎也。

綱閩王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大殷。後復改號曰閩。

綱漢晉王允弒其王玠而自立。更名晟。

承祚上書言上表何如

綱殷削其子章。事潘承祐。官爵自承祐上書陳十事。大抵言兄弟相攻。蕩滅天理一也。賦斂繁重。力役無節二也。發民為兵。羈旅愁怨三也。楊思恭奪人衣食。使怨歸於上四也。疆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困民五也。將攻臨

江不憂金陵錢塘乘虛相襲六也。括高貨戶財多者補官。逋逃者被刑七也。征果菜魚米利八也。即位未嘗與鄰通德九也。宮室無度十也。殷王延政大怒。削承祐官爵。

馬全節不括民穀

觀察使職在養民

以此不及景陽樓

蕭儼以諫爭得罪

綱晉旱水蝗。民大飢。時官括民穀。督責嚴急。朝廷以恒定飢甚。獨不括民穀。杜威奏請如例。用判官王緒謀。檢索殆盡。得百萬斛。威止奏三十萬斛。餘皆入其家。又稱貸於民。滿百萬斛。闔境苦之。定州吏欲援例為奏。節度使馬全節不許。曰：吾為觀察使。職在養民。豈忍效彼所為乎？
綱甲辰。晉開運元年。是正日契丹陷貝州。時用兵方略。號令皆出延廣宰相以下。皆無所預。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
綱唐王宮中作高樓。蕭儼曰：恨樓下無井。唐主問其故。對曰：以此不及景陽樓耳。陳後主作景陽樓。樓下有井。後隋兵至。自投井。唐主怒。貶於舒州。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儼曰：儼以諫爭得罪。非有他志。首顧命之際。君幾危社稷。其罪顧不重於

孫晟唐之良臣

儼乎。今日反見防邪。晟還罷之。

綱胡致堂曰：孫晟唐之良臣。其欲令太后臨朝也。特以逼馮延巳之徒。謀為憾。不亦賢乎。

馮道承平良相

綱晉飛鷹

綱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弒閩王曦而自立。後文進為閩人。林仁翰所殺。
綱夏四月。晉太尉侍中馮道罷。以桑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自道罷為首相。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或謂晉主曰：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鷹。乃以為匡國節度使。或謂晉主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乃復置樞密院。以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

時人服其膽略

綱秋八月。晉以劉知遠為行營都統。杜威為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綱時羅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然頗任愛憎。恩怨必報。人亦以是少之。

郭威說知遠河東伯王之資

契丹之入寇也。晉主再命劉知遠會兵山東。皆不至。晉主疑其有異圖。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河險固，風俗尚武，士多戰馬，靜則勤稼，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何憂乎？

楊承勳劫父以降

胡致堂曰：知遠重威，皆為制將，而維翰不能區別才否。既一槩用之，又遠先恨李崧，又恨出帝。君臣有隙，未易平也。曰使維翰力啓上心，解崧之意，加禮河東，又致書知遠，使坦懷釋怨，以濟國為務，而專付統御之權，豈遽亡乎？

楊承勳劫父以降 問楊承勳以子劫父說皆謂其猶知有君臣然歟否

十二月，晉師圍青州。楊光遠之子承勳，勸其父以降。時李守貞圍青州，經時城中食盡。契丹援兵不至，光遠子承勳勸光遠降，冀全其族。光遠不許，承勳斬光遠及者，判官白鴻等送其首於守貞，劫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門納官軍。書法：劫其父降，向友正也。子劫其父，可乎？進父以則不書晉師圍青州矣。上書處下善劫，則承勳亦懼禍而思變矣。承勳能為子者，當諫於誘狄入寇之初也。若畏則承勳為無恥，承勳則塞收過之門矣。○綱閏月，晉李守貞殺楊光遠。自朝廷以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

難以顯誅，命守貞以便宜從事。守貞遣人拉殺光遠，以病死聞。起復承勳，除汝州防禦使。

承勳以義進父承勳變不失正

胡致堂曰：光遠不肯臣事契丹，是也。既而舉兵與契丹合，則其情實反。被殺而已，乃受賞於心，何安無乃被圍之時，自虞及禍，故為劫奪之計歟？

綱乙巳，晉開運二年。是歲凡五。正月，契丹至相州，引還。晉主自將追之。二月，晉主至澶州，諸將引軍北上。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疆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

此固整虜之長策

胡致堂曰：以知遠自守之言思之，晉若用之為統帥，必以保境不戰為務。虜來則禦，去則勿追，以免待勞。其可乘之勢，德光其能得志於中國乎？知遠所以保河東者，正用此術。故深惜出帝疑之，李崧疎之，而桑維翰用之不盡其才也。

係河東正用此術 維翰用之不盡其才

契丹陷晉祁州，刺史沈斌死之。自時趙延壽引契丹兵攻祁州，沈斌在城上，延壽語之曰：使君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庭。謂延壽

沈斌責趙延壽

延壽

曰若得之當立汝為帝由忍帥犬羊以殘父母之邦不自愧耻更有驕色

沈斌明於君臣之義

癸明 沈斌為晉守臣城陷而死固其分也觀其曉諭趙延壽之語可謂明於君臣之大義夷夏之正理矣

綱 六月晉遣使如契丹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疲於奔命邊民塗地桑維翰屢勸晉主復請和於契丹以紓國患 ○**綱** 晉主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奢益甚馮王秉勢弄權四方賂遺輻輳其明由是胡政益壞

晉開運三年

目 丙午 歲凡四國三鎮 十月南唐王崇文魏岑攻福州李弘義求救於吳越吳越主錢弘佐遣兵救之議鑄鐵錢以益軍士祿賜其弟弘億諫曰

鑄鐵錢有八害

一也民有鑄金律犯法必多三也閩人鑄錢而亂亡於他國商賈不行二也民有鑄金律犯法必多三也閩人鑄錢而亂亡不足為法四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賜祿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啓無厭之心六也法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弘佐

乃止

綱 十一月契丹大舉入寇 ○**目** 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言

晉主方在死中調鷹辭不見又請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為然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

讀之者皆有遺恨維翰非自他策

胡致堂 曰史載維翰請見言事而不知其所欲言讀之在皆有遺恨以此可以救目前之危終不足以弭異日之禍蓋與契丹共事勢均力敵猶且見圖况為之下乎

綱 十二月契丹以兵環晉營杜威與李守貞宋彥均謀降契丹契丹主給

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為之威喜遂降命軍士釋甲軍士皆慟哭嚴震原野

綱 契丹遣兵入大梁執晉主重貴以歸殺桑維翰張彥澤以兵囚景延廣 自殺 **目** 初杜威之降也皇甫遇不預謀契丹主欲遣遇先入大梁遇辭

退謂所親曰吾位為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至平棘謂從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

胡致堂曰

五代史稱杜重威召諸將示以降表遇等愕然不能對遂以死歐陽子訊之曰使遇奮然攘袂而起殺杜威于坐中雖不幸而不免猶為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俯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過一人爾如晉史則鄙夫也如通鑑則節士也其相去遠矣尚論取予可不慎哉

丁南湖曰

按史斷齊王罷任景延廣召稠於外馮王弄權於中恃陽城脈如絳方且括民財穀虐政頻仍迫契丹入寇境內皇皇猶調鷹死內抑沮人言遂使哭轂振天橫屍蔽野其君束手受縛其臣計籌伏罪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也

歷年圖曰

高祖以地尊勢重迫於猜嫌親執臣子之禮以事戎狄路之不可以應敵齊王捨桑維翰之深謀信景延廣之狂策內政不脩而外

挑疆鄰使流民塗野草胡騎汗宮關生為降虜死為羈魂非不幸也

後晉總論

顧迴瀾曰

石敬瑭以明宗愛婿洪進責敬瑭曰公明宗愛婿當手握利器於河東千春歸反之疑天平節度之授而敬瑭之興亂自朝廷發之矣敬瑭曰我不與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死于道路乎劉知遠唱謀桑維翰進策而借兵契丹卒

以亡唐呼契丹之德不敢忘也契丹得天下吾不敢忘德獨不思割地

門閼以北十六州我中國失控扼之險乎自石晉以山外十六州割契丹

始又不思向窮盧屈膝為異日中國之患乎縱不得帝猶於帝室為郎敬瑭明

舅敬瑭明至是帝也反為大羊二臣子南面居中國北面拜夷狄而不顧宗婿

手足之倒懸也晉室之邀利忘害至此極哉即位數年善政無聞強藩

外制權臣內顛為楊光遠而出桑維翰為杜重威而踈劉知遠兵權之

失人也職此矣豈深根固蒂之道乎重貴晉王兄以社稷長君馬道等

舍重賸違顧命而立之使其蒙故業脩政教和契丹兩王交權則我翟

雖無獸亦豈能遽以鱗介易我衣裳而憐然是景延廣之狂謀以狡焉

為啟疆之思吁嗟愚哉夫亦思吾中國富矣乎強矣乎又安矣乎而可

以快志夷狄否乎水旱疊仍室如懸磬今日括民穀明日籍民兵後日括民財元元顛顛若燒若焦九子哀我人斯詩痛徹心髓蔡琰胡笳十

綿心徹雖保境息民尚嗟晚矣乃欲先收瀛莫安定閩南次復幽燕蕩
 平塞北下榜伐契丹曰專發大軍性平燕肅先收瀛莫安定閩南
 知陽城一捷先時契丹入寇符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左契丹鼓忿
 胡騎長驅若舉炎火以焚穰蓬覆滄海以沃熯炭袁紹危在旦夕尚自
 釋其閉脩國調鷹苑內而不知備焉噫翁怒而來戰矣萬橫磨劍安在
 哉初景延廣對契丹王曰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止乃中國
 所敗無悔也至是契丹王謂延廣曰致禍至神惑運盡天亡晉主草降
 兩王失權皆汝所為十萬橫磨劍安在契丹王曰
 男臣重貴禱至神惑運盡天亡今奉孫勿憂使有噉飯之所晉王曰
 勿愛必使汝而賴彼成之者自彼傾之仗口舌之虛辭石兵戈之實禍
 有噉飯之所而賴彼成之者自彼傾之仗口舌之虛辭石兵戈之實禍
 生為負義契丹封晉王死作羈魂契丹以晉鬼重前耻人增厚顏賦云
 鬼重前耻契丹封晉王死作羈魂契丹以晉鬼重前耻人增厚顏賦云
 人鮮厚顏晉之君臣於此亦之何哉蓋嘗論之高祖之於夷事之太過
 者也故雖能初晉之社稷而卒以階亂華之禍齊王之於夷絕之已甚

者也故雖能易始之茲輒而竟以石剪祀之羞創業非晉君守成無令
 主十一年而不血食也夫何恠哉吁石氏之亡無恠也使契丹之並有
 漢疆以生窺伺俾後人猶被其禍飲其毒而山前山後之不見天日至
 四百三十二年是誰之作俑愚故表其罪之魁以戒後之邀利而忘害
 者
 右後晉二主共十一年

後漢紀

高祖皇帝

名高字知遠姓劉氏其先沙陀人仕晉以功封北平王及
 重貴被虜高乃即位於晉陽建國號後漢在位二年書壽
 四十五

鑑丁未

漢高祖劉知遠仍稱晉天福十二年○是歲晉亡漢
 與并蜀南漢南唐凡四國○吳越胡南荆南凡三鎮春正月朔契

冊王至大梁

以晉王為首義侯置於黃龍府契丹王縱胡騎四出以牧馬

為名分番剽掠

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

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蓄殆盡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

胡騎四出

知遠在河

東何如

知遠在

河東何如

知遠在

河東何如

知遠在

河東何如

知遠在

河東何如

知遠在

河東何如

知遠在

河東何如

知遠在

河東何如

知遠在

河東何如

知遠在

河東何如

知遠在

河東何如

知遠在

河東何如

知遠在

河東何如

知遠在

河東何如

知遠在

河東何如

知遠在

河東何如

知遠在

河東何如

知遠在

河東何如

知遠在

河東何如

知遠在

逐之矣

二月晉劉知遠稱帝於晉陽。國知遠在河東。富彊冠諸鎮。晉王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避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於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知遠不許。軍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王天下者非我王而誰。且先正位。後出師。國知遠從之。契丹以其將劉愿鎮陝。人苦其暴虐。王晏趙暉等謀曰。劉公威德遠著。吾等若殺愿以應劉公。舉陝城歸之。為天下倡。取富貴如反掌耳。乃斬愿及契丹監軍。以應知遠。二月辛未。知遠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

河東山延
甲國之正
國五代取

胡致堂曰。正氣故綱目書之。無敗辭。是亦予之意也。是亦不得已之意也。胡致堂曰。五代之取國。惟威。威與漢為善。於彼蓋梁篡唐。而後唐代。

桑維翰可
以當國責
李松

之奪。謂王郭威之逐漢。漢帝也。晉受虜擊。知遠不救。固為罪矣。然其時威守守貞。而勳舊重將。如知遠不得聞。故維翰可以當國責李松。而後世不當以幸禍責知遠也。

非新天子
改民之意

晉王知遠還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大悅。綱群盜陷宋毫密州。盡東方群盜大起。契丹王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難制。如此。復召晉百官諭之曰。天時向者。吾難久留。以蕭翰為節度使。契丹建國號遼。遼王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盡載府庫之寶以行。

袁了凡曰
同契丹王德光
入晉北歸
蕭翰守汴
後德光死
翰亦北歸
有虜中七年
亡歸。畧能道其所見。地里風俗。作陷虜記。且云。契丹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王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為夷狄所據。吾國非人境也。按此。必出自吾中國人。久陷虜庭。語歐陽公。五代史備書之。以志戒。

五代史備書

五代史備書

越數十年而宋事之慘有過於石晉多矣

晉王知遠以其弟崇為太原尹後為河東節度使○鑑晉王發大梁自陰地關

出晉絳史弘肇奏克澤州弘肇為人沉毅寡言御眾嚴整所向必克晉王

晉王倚愛弘肇

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晉王由是倚愛之

帝犯

夏四月遼王耶律德光死於殺胡林胡本作狐殺狐林者村民於林中殺射二狐因名焉今名死狐嶺在城縣北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犯犯音巴乾臘肉也

知遠未忍忘晉也

六月晉王知遠入大梁諸鎮多降始改國號曰漢鑑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忘晉也

隱皇帝名承祐高祖太子即位狎昵嬖倖誅戮大臣及郭威舉兵反群下歸附帝為亂兵所殺在位三年壽二十歲而漢亡矣

春正月漢王更名暉

漢王暉姐杜重威伏誅周王承祐立自漢王不豫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托在卿輩又曰善防重威

弘肇自出朝參

三月漢史弘肇以毋喪起復加兼侍中自弘肇遭母喪不數日自出朝

祭故有是命○四月漢以楊邠同平章事自邠素黜綏不喜書生言國

漢以郭威為西面招慰安撫使

家府庫實甲兵強乃為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

郭威問策於馮道

八月漢以郭威為西面招慰安撫使自漢自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

繼遣諸將討之久而無功漢王患之欲遣重臣臨督以郭威為西面軍前招

慰安撫使諸軍皆受節制威問策於馮道道曰守貞時三鎮連衡推李守貞為主自謂

舊將為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

衆心始附於威

胡致堂曰自唐莊宗以不賜士卒賈怨致亡是後皆用賂取國郭馮二

郭馮二公豈不知馮道老於馮道知奇貨可居

巴酉漢乾祐二年是七月漢郭威克河中李守貞自殺國威入城關

七代晉二十一卷

四

魑魅見日
自消
郭威以白
文珂代守
恩

郭威易置
京尹何如

郭威處之
不疑

大臣居中
之力

守貞文書得朝臣藩鎮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秘書郎王濤諫曰魑魅
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仄威從之
綱八月漢郭威以白文珂為西京留守國王守恩性貪鄙專事聚斂威自
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肩輿出迎威怒不見即以頭子命白文珂代守恩守
恩猶坐客次吏白新留守已視事於府矣守恩狼狽而歸見家屬已逐出
府矣朝廷不之問發明郭威易置京尹之事歐陽公論之當矣然綱目但
而王守恩之見逐則不書者蓋守
恩自有貪鄙之罪宜于見逐故也
歐陽公曰自古亂亡之國必三喪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五代之際是已
戊卒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威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
問豈非綱紀壞亂之極而至於此歟
綱九月漢加郭威侍中威請加恩將相藩鎮從之國威至大梁入見勞賜
甚厚辭曰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兵食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
臣安敢獨膺此賜請遍賞諸官及藩鎮從之當時議者以郭威不專有其

馮道不愛
官物

此亦衆人
之所不能為

廷議一何
同具

安用毛錐

無毛錐則
賦何從出

功推以分人信為美矣而國家爵位以一人立功而單及天下不亦濫乎
綱庚戌漢乾祐三年是歲二月漢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汝州吏民
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壠許之州人為立祠
歲時享之馮道曰吾嘗為劉公僚佐觀其為政無以踰人但推公廉慈愛
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之所能為但衆人不為而劉君獨為之故汝人
愛之如此○綱漢以郭威為鄴都留守樞密使如故國時契丹近入寇橫
行河北諸藩鎮各自守無杆禦之者故有是命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
以蘇逢吉異議然之既而朝貴會飲弘肇舉大觴屬威厲聲曰昨日廷議
一何同異逢吉與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
安定國家在長鎗大劍安用毛錐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章聚
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出章聚
賦何從出章聚
急尤不自是將相始有隙如水火矣

綱目卷之二十七

初

將相如水
誠非治道
所貴
虛實存強
督於和弊

胡致堂曰書生記誦而不知理文士浮華而無實用誠非治道所貴以之高閣重則階之黨網甚則投之黃河為此說者未有能免其身而不累其國者也加以厚賞其強為賢於此舉弘肇以長鎗大劍為可定國家納賂專權愚蔽恣橫未幾死於雙侍之手曾不及知其禍又豈書生文士之所為乎

蓋漢以左監門衛將軍郭榮為天雄衙內都指揮使榮本姓柴父守禮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為子威微時刺其項上為雀兒人皆以

袁了凡曰初魏人柴翁女備莊宗掖庭明宗入洛遣出宮女取裝具分

形者極貴人也願事之乃郭威也他日語威曰君貴不可言妾有緡錢五百萬資君時不可失威因其貴得為軍司柴翁好獨寢人傳其能司真問事一日晨起大笑不已妻問之不對翁好飲其妻飲極醉因滿言曰花項漢作天子矣其妻頗驚之見宋史張永德傳歐史記聖穆柴后傳皆不載第云與太祖同里遂以歸焉太祖狀貌奇偉后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亦無柴翁事不輕信怪妄歐史所以獨粹專美也

綱漢以郭瓊為潁川團練使自時平盧節度使劉銖貪虐朝廷欲徵之恐其拒命遣瓊將兵屯青州銖置酒召瓊伏兵欲害之瓊知其謀悉屏左右從容嘉會無懼色銖不敢發瓊因謝徇福銖感服詔至即行故有是命

郭進交參
郭瓊

綱閏月漢大風晦日漢宮中數有怪大風發屋拔木吹擲門扉十餘步而落漢主召司天監起延義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職在天文時日禳祈非所習也然王者欲弭災異莫如脩德漢主曰何謂脩德對曰讀讀貞觀政要而法之

胡致堂曰延義之言可亞於康澄矣然當漢季而欲取法貞觀必有先

取法貞觀
必有先務

綱十一月漢主承祐殺其樞密使楊邠侍衛指揮使史弘肇三使司王章

遣使殺郭威不克威舉兵反遂殺其王承祐蓋漢主年益壯厭為大臣所制積不能平左右因乘間譖之於漢主云邠等專恣終當為亂漢主信之

遂謀誅邠等於東廡下漢主遣供奉官孟業齎密詔詣澶州及鄴都殺王殷郭威王峻郭威召郭崇威及諸將告以楊邠等寃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君披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

君已死吾何心獨生郭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右群小所為願
 從公入朝自誦湯祿鼠輩以清朝廷不可為單使所殺郭威乃留其養子
 榮鎮鄴都命郭崇威將騎兵前驅自將大軍繼後至封丘人情恟懼漢王
 遣慕容彥超等將兵拒之彥超等戰敗遂還是日漢王出勞軍兵敗為亂
 兵所弑曰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
 行不易

侍中此行不易

馮道屈郭威

處分軍事皆合机宜

范質宰相

器

皆得其宜

胡致堂曰道嘗為威畫策至是威事已成道外為不屈之貌而內有收
 綱漢迎武寧節度使劉潛於徐州曰郭威帥百官起居太后奏請早立嗣
 君太后曰武寧節度使婿開封尹承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擇所宜郭
 威王峻議立質威之討三叛也見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誰為之使
 者以范質對威曰宰相器也至是令草詔令具儀注倉皇之中討論樞定
 皆得其宜

天子須侍中自為

高祖會其時之可為

館於宣州癸丑日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威命閉門將士踰垣發屋而
 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為之將士已與劉氏為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
 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箋請奉漢宗廟事
 太后為母已未太后詔發質為湘陰公初詔迎漢王第質即位是至廢之以侍中威監國
 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

歷年圖曰高祖擁精銳之兵居形便之地屬胡騎北旋中州之主故雍
 也夫根疎者不固其基薄者易危隱帝雖有南面之號而政非已出民不
 知君輕信群小之謀欲除跋扈之臣禍不旋踵自然之勢也父子相繼
 四年而滅自古享國之短未有若茲也

更臣斷曰况始入洛陽遂殺從益及入大梁制盜賊賊無多少皆死所
 為若此其能久乎隱帝自三叛既平日驕日縱能任郭允明之諂諛王
 耶許王從益唐明宗子也藉翰迎而立之晉王入大梁密令殺從益

後漢總論

顧迥瀾曰劉知遠以晉陽贅壻效力晉朝外分機權強藩自固重堅馬
 良將勇兵強而契丹覆晉喪受如充耳詩不事南朝不事北朝豈無所
 侯邪南朝不事北朝欲何所侯耶天下無主先正位號於晉陽賴弘肇
 之力不血寸刃安行入汴斯時也尚有不忍忘晉之心意與其稱天福
 於既亡之後何如用河東之力而救齊王於未北之先乎且輕殺幽州
 兵而冤及無辜嚴為盜賊法而犯者即死是政猛則民殘矣原杜重威
 而罪大者逃刑是大背而亦肆矣春秋書肆大背新天子享國長久之道不當
 如是也故父子南二傳王器僅四歲自古祚脉之廢莫有甚於此者宜
 非高祖之失於培植邪漢主既殂隱帝承祐嗣位其始也揚州總機政
 郭威王征伐弘肇典宿衛王童掌財賦顧命大臣各專一職共據所長
 以濟時艱吾意未必遽亡而不知漢之亡實自此基之何也鎗劍定國
 毛錐出賦而將相如水火陛下禁聲有臣等在而漢主不能平弘肇嘗

但禁穀有臣等甚至郭威遙領兵權而請加恩內外書法此高歡分封
 在漢主不能平也郭威遙領兵權而請加恩內外書法此高歡分封
 也智可以規自帝之心也郭威遙領兵權而請加恩內外書法此高歡分封
 外制內又假之以難馴之勢也郭威遙領兵權而請加恩內外書法此高歡分封
 可乎也郭威遙領兵權而請加恩內外書法此高歡分封
 傾分陰疑水結甚矣非國之福也顧不以禮馭之以漸杜之而一旦之
 間殺楊邠戮弘肇斬王童若刈草菅然又欲飛一紙詔走一介使聚郭
 威等而殲之彼郭崇威等各懷富貴豈忍威之延頸俟死哉擁兵而南
 以清朝廷漢主卒斃於亂兵而高祖之業一朝墮地焉劉崇即位日朕
 朝墮地今日位號徐州之使方行威請立嗣君而劉氏之立咸懼諸將
 不得已而稱之也徐州之使方行威請立嗣君而劉氏之立咸懼諸將
 日我寺屠陷京城若劉天子須侍中自為之而黃旗已蔽威體矣噫朝
 氏復立我輩尚有種子也天子須侍中自為之而黃旗已蔽威體矣噫朝
 為漢臣暮為周王天子惟兵強馬壯者為之初晉安重榮每謂人曰今
 取五代之世大抵然耳吾於威奚訾哉世天子惟兵強馬壯則為

後周紀

太祖皇帝

姓郭名威邢州堯山人仕漢為樞密副使及隱帝遇害將

綱辛亥

周太祖郭威廣順元年○北漢王劉崇乾祐春正月郭威稱皇帝

國號周

○綱漢河東節度使劉崇表請相陰公歸晉陽曰劉崇聞隱帝遇

害欲起兵南向

聞迎立相陰公贊乃止曰吾兒為帝吾又何求李驥說崇

曰觀郭公之心

終欲自取公不如引疾兵逾太行據孟津俟相陰公即位

然後還鎮

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為所賣崇曰曰腐儒欲問吾父子命

左右斬之

及威弒晉崇哭曰吾悔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為李驥立祠

歲時祭之

晉被弒崇乃即皇帝位於晉陽更名昺仍用乾祐年號是為北

漢

太祖與國問始擊滅之

石瓊山曰

舊史書劉崇為北漢此止稱漢何按劉崇乃知遠之弟承祐

於晉陽

所以承漢之統也况漢之亡在宋太宗之太平與國四年其國

祚視周為遠矣

豈得以其微弱之故即不予以繼漢乎宋人作通鑑亦

廷美可謂知義

綱漢湘陰公

故將輩廷美等舉兵徐州後周克徐州廷美死之

發明

廷美可謂知義矣書故將所以見其不肯事讐也

綱周罷四方貢獻珍食

詔百官上封事曰朕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

知治天下之道

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以蘇逢吉之第

賜王峻峻曰

是逢吉所以族李崧也辭而不處胡氏曰使峻持是心而不變豈有商顏之責乎

綱二月周主

以其養子榮為鎮寧節度使選朝士為之僚佐以王敏中

崔頌為判官

王朴為掌書記朴東平人

綱周主毀漢宮寶器

曰周主悉出漢宮寶玉器碎之於庭曰凡為帝王安

用此物仍戒自今珍華悅目之物毋得入宮

綱胡致堂曰

召公曰不貴異物民乃足郭太祖起於卒伍非知古訓者獨

太祖合帝王盛節

周太祖識有過人

太祖次之其餘無稱焉

設但以人
臣盡節為
對
王峻夙夜
蓋心

綱周以王峻范質李穀同平章事。蓋初周王討河東，已為人望所屬。穀時為轉運使，周王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為對。周王以是賢之。即位，自用為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為。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彊記謹守法度。李穀沉毅，有器略。在周王前論議，辭氣慷慨，又倜儻貌也。善譬喻，以開王意。

綱王子周廣順二年，是歲周南漢蜀唐北三月，唐以馮延巳孫晟同平章事。自唐以延巳晟為相，既宣制戶部尚書，常夢錫眾中大言曰：白麻甚佳，但不及江文蔚疏耳。晟素輕延巳，謂人曰：金盃玉盞，乃貯狗矢乎。延巳言於唐主曰：陛下躬親庶務，故宰相不得盡其才。此治道所以未成也。唐主乃悉以政事委之，而延巳不能勤事，益不治。唐主乃復自覽之。

白麻不及
文蔚疏
金盃玉盞

綱六月朔，周主如曲阜，謁孔子祠，拜其墓。周王謁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周王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又拜墓，命禁樵採。

百世帝王
之師

行周有勇
而知義

拜文拜墓，命禁樵採。

綱七月，周天平節度使高行周卒。自行周有勇而知義，功高而不矜，策馬臨陣，叱咤風生。平居與賓僚宴集，侃侃和易，人以為是重之。

三人多相
須成功

綱冬十月，武平留後劉言遣兵攻潭州。唐節度使邊鎬棄城走，言遂取湖南。言是時言以王逵及周行逢等十人皆為指揮使，部分發兵。周行逢能謀，張文表善戰，潘叔綱果敢。三人多相須成功，情欵甚昵。

邊佛子言
薩和尚

綱唐馮延巳孫晟罷削邊鎬官爵，流饒州。自初鎬從查文徽克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邊菩薩。既而政無綱紀，惟日設齋供，盛脩佛寺。潭人失望，謂之邊和尚。馮延巳孫晟上表請罪，皆釋之。晟陳情不已，乃與延巳皆罷。唐主以比年出師無功，乃議休兵息民，或曰：願陛下數十年不用兵，可小康矣。唐主曰：將終身不用何數十年之有思。歐陽廣之言，拜本縣令。

唐主思歐
陽廣之言

綱前上書言鎬非將帥才，必喪湖南也。

利在於民
猶在國
周太祖
恤民之心

綱癸丑唐廣順三年○是春正月周罷戶部營田務除租牛課或言營田有肥磽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周主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發明田務除租牛課此亦可謂有恤民之心者

綱三月周主以郭榮為開封尹封晉王書法晉王則將承大業矣

世宗皇帝名榮姓柴氏太祖后兄守禮之子太祖無嗣養以

綱晉王寅周顯德元年正月睿武孝文皇帝榮立○北漢春正月周加晉王榮無侍中判內外兵馬事時群臣希得見周主中外恐懼聞晉王典兵人心稍安壬辰周主殂晉王即皇帝位

綱周以王溥同平章事周主命趣草制相溥宣畢曰吾無恨矣

綱三月周主自將與漢戰于高平敗績周將樊愛能回徽等伏誅鑑時北漢主聞太祖晏駕自將兵三萬與契丹兵萬餘騎入寇周主自將兵禦之戰於高平之南合戰未幾樊愛能回徽引騎兵先遁步兵千餘人解甲呼

萬歲降于北漢周主見兵勢危自引兵親犯矢石督戰宿衛將趙匡胤宋太祖也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乃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

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大敗愛能等聞捷稍稍復還周主責之曰汝等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皆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綱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道卒鑑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公師之位為人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愠滑稽多知浮

沉取容嘗著長樂老叙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皆以德量推之

書法馮道一身歷事四姓十君無耻甚矣故綱目於其

歐陽公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治人之大法

其有不亡者乎馮道其可謂無廉耻者矣則當時天下國家可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而不肯出效嘗聞是時有王凝者家

青之有之問為號州司戶參軍以卒妻李氏負其遺骸歸東過開封止於

相溥吾無恨

匡胤大救世宗

奇貨賣與劉崇

馮道著長樂老叙

禮義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節豈儒者果無其人

聖人則之

以制禮立

法

此人道之

大倫

屹若巨山

不可轉

忠臣愛公

如家

推官高錫

上書

堯舜不能

獨治

旅舍主人不納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勸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也

而此手被人所執即引斧自斫其臂見者為之嗟泣開封尹聞之白

其事於朝厚恤李氏而答其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耻以偷生

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温公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如君臣婦之從

亂莫大焉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材偉量雖朝代遷賢人無間言屹

若巨山不可轉也夫為女不正雖後孽色之美織紉之巧不足賢矣為

臣不忠雖復才智之多治行之優不亦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

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或以為當是之時失臣節者非道一人

豈得獨罪道哉臣愚以為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智士邦有道則見

邦無道則隱今道尊龍冠三師權任首諸相國存則竊位素食國亡則

迎諂勸進茲乃奸臣之尤安得與他人為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

亂世斯亦賢已夫君子有殺身成仁豈專以全身遠害為賢哉不正之

女中士羞以為室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為臣若道之為臣而不誅不棄

則亦特君之責也

綱五月周王攻晉陽不克引軍還時周王以違眾議破北漢兵自是政

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曰四海之屬萬

幾之眾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以一身親之天下不謂

陛下聰明睿知足以兼百官之任旨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群臣耳不

天下何憂

不治

若選能知人

公正者以為宰相

能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

能豐財足食者

以掌金穀

能原情定法者使掌刑獄

陛下但垂拱明堂

視其功過而賞罰

之天下何憂

不治

之體乎不從

綱十月周簡閱諸軍募壯士

以補宿衛

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為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以掌金穀能原情定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

之體乎不從

綱十月周簡閱諸軍募壯士以補宿衛

初宿衛之士累朝姑息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眾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

由此周王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不能養甲士一奈何

周王曰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眾無所勸乃命太簡諸軍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

世宗嚴於

軍而寬於

民

世宗得兩

制輕重之

操

胡致堂曰五代之主多刻於民而行於軍世宗則嚴於軍而寬於民既

多百農夫未敢養一甲士奈何

周王曰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眾無所勸乃命太簡諸軍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

綱北漢主劉昫子鈞立契丹冊

命為帝

鈞性孝謹既嗣位勤於為政愛民禮士

境內粗安。○綱湖南大饑。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爲治。嚴而無私。辟者廢。廢者取。廉介之士。自奉甚薄。約束簡要。吏民便之。

綱已卯。周世宗仍稱頭德二年。周制舉令錄法。○初。令翰林學士兩省舉令錄。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

胡致堂曰。保任天下之至難也。夫中人以上。不萬一焉。中人固不易得。行易守之會也。中人以下。滔滔是也。迫禍難處。困窮臨勢。利休交黨。此改典。李明道識拔真賢。以爲輔相。則有成材之具。得人之方。如諸木於山。育魚於淵。惟君所取。此非一日之力也。立法保任。苟給目前策之下。若也。

綱二月。蜀以趙季札爲雄武監軍使。○周世宗常憤廣明以來。中國日蹙。及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秦州民夷有獻策。請恢復舊疆。蜀主聞之。遣客省使趙季札。按視邊備。

綱周以王朴爲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按五代史。朴爲人明敏多才。智非獨當世之務。至陰陽律曆之法。莫

不通。○世宗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爲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其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

臣和兵。驕民困。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亦。恩德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歛。以阜其民。俟群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

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虛擊實。避強擊弱。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既得江南。則

攻取必先其易。

命若爲君 雜爲臣不 易論 禽近臣者 開邊策 問王朴獻 策進取之 勢何如 攻取必先 其易

綱監南 五十四卷 五十一

王朴神俊
世宗重其器識

世宗可謂
仁明

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強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為邊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世宗欣然納之。時群臣多守常安。所對少有可取。惟王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世宗意。世宗由是重其器識。

丁南湖曰：五代之世。未嘗無賢臣也。患在無賢君以用之耳。既有世宗不舉。豈天心之厭亂而薦生此君臣耶。抑有宋人才之盛。固已胚胎於此耶。

曰：九月周始毀佛像鑄錢。謂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期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耶。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

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司馬公曰：若周世宗可謂仁矣。不受其身而愛民。
丙辰：一曰。顯德三年。○是正月。周主下詔。親征淮南。命歸德節度使宋

匡胤除州

非有詔書不可得

未祖奇趙

與帝王之氣。家自與常人不同

進將兵先赴正陽。唐劉彥貞引兵來拒。重進大破之。斬彥貞。唐人大恐。星南暉姚鳳退保清流。閔王命趙匡胤襲之。暉等走入滁州。欲斷橋自守。匡胤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為其主。願答成列而戰。匡胤笑而許之。暉整眾而出。匡胤擁馬突陳而入。擊暉擒之。并擒鳳。遂克滁州。後周主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匡胤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既籍為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匡胤由是重儀。初永興節度使劉詞遣表薦其幕僚。趙普有才可。用會滁州平。趙填因薦普為滁州軍事判官。匡胤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詔許。後決。所活什七八。匡胤益奇之。時匡胤威名日盛。每臨陣。必繁纓飾。馬鎧仗鮮明。或曰：如此恐為敵所識。匡胤曰：吾固欲其識之耳。

尹遂昌曰：帝王之與其施為。氣象自與常人不同。是時周世宗舉兵南伐。而我太祖實任先鋒之責。滁州之戰。皇南暉乞容成列。我太祖笑而許之。其度量已異乎常人遠矣。至於宣祖傳呼城門。而太祖以主事不敢開。竇儀籍滁州物。不以應命。而太祖由是重儀。趙普全活

度重也異

帝王大度

帝王大度

周行逢留

徐仲雅守

疑獄而太祖蓋奇趙普凡若此類是皆帝王大度之事非惟同時將帥無之雖當代之君亦豈能有此綱目於克滌之日備述於下則太祖盛德大業蓋有由矣

唐主屢敗懼遣李德明來言請割壽蒙泗楚光海六州之地以求罷兵世宗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唐王大怒命齊王景達將兵二萬趨六合以拒周趙匡胤奮擊大破之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士卒有不致力者匡胤陽為督戰以劔斫其皮笠明日徧閱皮笠有劔迹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

綱秋七月周以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周行逢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賦貪吏猾民為民害者皆去之擇廉平吏為刺史縣令朗州民夷雜居將卒驕惰以法治之無所寬假前天策府學士徐仲雅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出行逢慕之署節度判官仲雅辭疾行逢迫脇固召之而受文牒終辭不取行逢怒放之邵州竟不能取

綱冬十月周立二稅起徵限自周主謂侍臣曰近朝徵斂數多不俟時收糶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民間便之

綱周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入朝除太師遣還顧自審琦感悅周主謂宰相曰近朝多不以誠信待諸侯雖有欲效忠節者其道無由王者但能毋失其信可患諸侯不歸心哉綱周以趙匡胤為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綱匡胤表趙普為節度推官

綱十一月周殺唐使者司空孫晟自晟使周周主待之甚厚問以唐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命曹翰與之飲酒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曰有旨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

胡致堂曰周行逢為政有足稱者徐仲雅既蒙禮聘豈不可出身相佐

王臣母夫

其信

宋相表里

孫晟不辱

孫晟不辱

孫晟蓋忠
所事
孫晟不失
將命之職

天子當以
治天下為
務

拜遂昌曰務最能盡忠所事故特書官書使者以美之明其不失將命

周召華山隱士陳搏詣謁尋遣還山周王召陳搏問以飛昇黃白之

休對曰陛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乃遣還山詔州縣長吏

常存問之發明博非偽隱沽譽為仕宦捷徑

胡氏曰陳搏之蘊非世宗所知也飛升黃白之問不亦陋乎搏以治天

使劉仁贍死之周以壽州為忠正軍徙治下蔡自時唐壽州城中食盡唐

遣兵救之周王大破唐兵清淮節度使劉仁贍病甚不知人監軍使周廷

構昇仁贍出降周王慰勞賜資復令入城養病又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

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堪比其以為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是日卒周

主復以清淮軍為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按五代史李景兵敗秦表

堅守不下贍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贍命斬之病甚其副使

劉仁贍
忠所事
名臣幾人
堪比

周王不問
崇守禮犯
法

書法也仁贍終身唐臣憤世至死綱目書唐所以明其心之為唐

周王之父光祿卿致仕崇守禮犯法周王不問周王既為太祖嗣人

無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優其俸給未嘗至大梁嘗以小忿殺人

有司不敢詰周王知而不問

胡致堂曰世宗不知其姓出於柴氏而守禮又亡則無責矣其父固在

國如周之祀宋得用天子禮樂以別生分類正本始以示天下則其道並

行而不相悖矣歐陽公以守禮殺人世宗不問為寧受屈法之過以伸

父子之道夫既以元舅處之何名為父子且曰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

無殺人殺其父則滅天性孰為重夫事固皆當權輕重而執其中然非

可以殺父而論之也故孟子發明父子之重至以天下為敵雖乃可與

權者矣

綱九月周以賈儼為中書舍人儼上疏請令有司討論禮儀攷正鍾律

作通禮正樂以為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

輕用名器始為輔弼即兼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貝以趨競為心

齊本義人
權

五五

既得之也。則以容默為事。乞令宰相各舉所知。而量才受職。考其治狀。能者進之。否者黜之。

綱周主自將伐唐。攻濠泗州。唐團練使郭廷謂上表言。臣家在江南。若

邊降。恐為唐所種。族請先遣使稟命。然後出降。許之。已而使者自金陵還。

知唐不能救。命參軍李延鄒章降表。延鄒書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鄒

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廷謂斬之。舉城降周。

綱南漢遣使入貢。于周不至。南漢主聞唐屢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

于周。為湖南所閉。乃治戰船。修武備。既而縱酒酣飲。曰。吾身得免幸矣。何

暇。慮後世哉。

綱戊午。周顯德五年。南唐中興元年。南漢正月。周主克唐楚州。唐防禦

使張彥卿死之。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彥卿固守不下。周王自督諸將

攻克之。彥卿與都監劉昭業。猶帥眾拒戰。矢刃皆盡。彥卿舉繩。絕於床。以

關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

胡致堂曰世宗之短。李穀范質王溥王朴二三大臣。所當濟其不及。而

武雖暢。而德信未孚。觀楚州之不下。而此心盡死。如此。則亦異於雲霓

之望。時雨之師矣。故圖大業者。速成不若美成也。

綱三月。周王臨江。遣水軍擊唐兵。破之。唐主遣使盡獻江北地。周王罷兵

引還。世宗如迎。鑾輿至江口。遣水軍擊破唐兵。唐主恐遂南渡。又

取降號稱藩。乃遣陳覺奉表。請傳位於太子弘翼。使聽命於中國。覺至迎

鑾。見周兵之盛。白世宗。請遣人度江。取表獻地。畫江為境。以求息兵。辭指

甚哀。上曰。朕本興師。止取江北。今爾王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賜唐主書

慰納之。唐主奉表。請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數十萬。於是江北悉平。

胡致堂曰韓熙載之走江南也。李穀送別。各言所志。穀之言。謂熙載

而經營大業。有常理。亦惟係乎君德之昏明。強弱耳。

綱五月。唐主更名景。去帝號。稱國。奉周正朔。初。馮延巳以取中

常理。謂也。周去帝號。稱國。奉周正朔。初。馮延巳以取中

常理。謂也。周去帝號。稱國。奉周正朔。初。馮延巳以取中

不負國

世宗意

速成不若

美成

世宗如迎

鑾輿

所志

熙載非李

穀之此

都江南不

能取中

經營大業

有常理

諸公常欲致君堯舜

曹彬不受饋遺

世宗留心農事

天至宿以心宿

原之策說唐王由是有寵與其黨談論常以天下為已任更相唱和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唐王不聽夢錫曰姦臣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是延巳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為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為小朝邪眾默然

○綱南漢王晟殂子銀立國銀年十六國事皆決於龔澄樞等臺省備位而已

○綱周遣閣門使曹彬如吳越○自周遣曹彬以兵器賜吳越事畢亟返不受饋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周王曰卿之奉使者乞可無厭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是甚善朕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於親識家無留者

○綱周遣使均定境內田租○自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農夫蠶婦置之殿庭欲均田面租稅先以元積均田圖賜諸道至是詔散騎常侍文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

周命命王朴作律準定大樂

旋用七律為一均此法出臣獨見

○綱己未周顯德六年六月恭帝宗春正月周命王朴作律準定大樂○自周王見鐘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能對乃命審儼討論古今考正雅樂以王朴素曉音律詢之朴上疏曰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於外心和於內然而天下不治未有也蓋樂生於人心而聲成於物物聲既成復能感入之心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準之為清聲倍之為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旋相為宮以生七調為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遺秦威學歷代罕能用之臣謹如古法以矩黍定尺長九寸徑三分為黃鍾之管與今黃鍾之聲相應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以為眾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依律準十有三絃其長九尺皆應黃鍾之聲以次設柱為十二律及黃鍾清聲旋用七律以為一均為均之王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四調此法久絕出臣獨見詔從之

然乃行之

則事不可知歸語汝王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莫歸以告唐王唐王乃城金陵凡諸州之不完者皆之戍兵少者益之

周唐孫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主孰賢天子所以統治万国

高郁馬氏良佐

世宗豈得與世宗同日語

日語

時人以不以為

綱周以魏仁浦同平章事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周主欲相仁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為疑周主曰自古用文武才畧為輔佐者豈盡由科第邪乃用之仁浦為人謙厚周主性嚴急近職有忤旨者仁浦多引罪歸已以救之所全活什七八故雖起刀筆吏致位宰相時人不以為忝又

張昭存李濤

世宗不相李濤

真宰相器

問世宗華武何如

世宗勤於為治

以吳廷祚為樞密使韓通充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趙匡胤兼殿前都點檢世宗嘗問相於兵部尚書張昭昭薦李濤周主愕然曰濤輕薄無大臣體卿薦之何也對曰陛下所責者細行也臣所舉者大節也昔張彥澤害殺不辜濤累疏以為不殺必為國患漢隱帝之世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夫國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真宰相器也周主曰卿言甚善然濤終不可置之中書濤喜慨諧不備邊幅與弟澣甚友愛而多謔浪無長幼體周主以是薄之又以翰林學士王若幕府舊僚屢欲相之亦以其嗜酒無檢而罷

綱周主榮殂梁玉宗訓立時甫七歲世宗大漸召范質等入受顧命是日周主殂周主在藩多務鞫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皆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人皆失色而周主略不動容應机決策出人意表又勤於為治自司簿籍過目無所忘發奸摘伏摘桃也伏

文武各盡其能

問世宗良法善政文治武功何如

世宗有君人之度

制作皆丁施於後世

世宗明達

英畏比致治之本

王者之政

隱也凡隱匿者為動發之聰察如神閑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確大義博求義理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君臣有過則面責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用法太嚴群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真之極刑雖素有才幹名無所開有尋亦悔之末年寢實登遐之日遠邇哀慕焉

書法

如書給漕運連斗耗制舉令錄法作刑統等皆良法也書親錄囚賑飢民均定田租等皆善政也書選通孔定大樂等皆文治也書簡閱諸軍等皆武功也至於詔言得失貴玉蒙褒仁瞻保嚴饋卻泉州貢命金陵城可謂有君人之度矣

歐陽公曰

嗚呼五代可謂亂世也欽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制度脩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為人明達英果論議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二十六是時中國之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言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况此佛像豈其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當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

均天下之用其規為志意大矣哉

周世宗仍歲征伐趙匡胤累立大功加以法令嚴明士卒畏服恭帝幼中外物情皆附于匡胤密有推戴之意

恭帝

名宗訓世宗太子初封梁王及世宗崩乃嗣位時方七歲在位半年禪位于宋而國亡矣

庚申

周恭帝仍稱顯德七年正月宋太祖正月周恭帝降制禪位于殿

前都點檢趙匡胤是為宋太祖

歷年圖曰太祖負震王之威挾不賞之功措身無所乘危而發雖履天之弊起於威令不行下陵上替故高平之役首誅樊何以振軍法遂非變弱為強因敗為功乘勢逐北至于太原歸而簡師習戰并心進取於是南割江淮西克秦鳳北開關南攻無堅城戰無強陣又以袍鼓之聲治律曆明典禮審法令脩政事收賢才養百姓可謂知治安之本矣大

後周總論

顧迴瀾曰郭威柄漢室之兵權厲眾心之推戴自謂周室之裔號叔之

論太祖

世宗知治安之本

論世宗

後滅漢代立而建國為周殺承祐弒劉贊雖無逃弒君篡國之罪而即位之初善政頗多罷四方之貢獻毀漢室之寶器其可謂節儉之主而與夫謁孔子之祠釋唐人之俘釋燕敬懼聽過淮之繹立聽訟之規非有恤民之心重道之志君人之度者不能然得國雖淺而為治已固議取中原韓熙載曰郭氏有國雖淺為治已固我兵輕動必無益吁亦賢矣哉世宗柴以柴氏子嗣太祖而立撰通禮正樂書定大樂設科目而文教彬彬改漢兵關諸軍平江北代唐唐伐契丹攻無堅城戰無強陣而武功烈烈主環以不降而受賞仁贍以抗節而家褒張美以供奉而見疎初周王任澶州張美曲為供奉周主不以公忠待焉道以販國而被棄威武之毅真足以砥礪人心敷發一世遠者畏近者懷自由然也刻農桑之本務本也禁曾尼之度抑末也親囚徒之錄血刑也貸淮南之飢賑貧也立三稅之限便民也注意黎民留心治道而良法美意未易枚舉信為五代十二君之令主矣惜夫立李崇訓

論恭帝

之婦而夫婦之道不絕紉柴元舅之罪而父子之倫未盡孟漢卿以監納取耗死有司論罪不至死周竹奉璘以捕盜不獲誅張順以隱溺稅錢刑孫延希以役徒噉飯斬微疵小愆往往加之極刑而不惜其自謂不因怒刑人者嘗言朕不因喜賞人因怒刑人未足信也美德之玷豈非不知學之故與世宗既殂梁王宗繼立雖以小兒寡婦處南面而太祖世宗之德澤未斬也倉卒遣將於陳橋而出袖中禪詔殿前點檢作天子而加身上黃袍不動聲色手移大位而當時比肩公卿不能以寒松為操風霜其節而鳴王曳組趨翔廊廟寧事慙負人天理民彝至五代之季而消磨盡矣嗚呼田橫之客豈不笑人哉齊陸超之曰恐田橫客笑人

新刻了凡袁先生綱鑑補卷之二十七終

疏卷第

未神也。會卒貴。孫公。東。齊。而。出。由。中。斷。臨。期。而。興。劍。到。夫。口。以。長。上。
 與。世。宗。謂。取。祭。王。宗。贊。在。其。以。小。兒。寡。敵。南。面。而。大。師。世。宗。之。新。景。
 不。因。慈。所。入。音。賞。入。因。慈。入。未。泉。高。也。美。無。之。音。非。不。以。學。之。姑。
 慈。所。入。音。賞。入。因。慈。入。未。泉。高。也。美。無。之。音。非。不。以。學。之。姑。
 內。知。其。反。音。賞。入。因。慈。入。未。泉。高。也。美。無。之。音。非。不。以。學。之。姑。
 之。報。而。夫。報。之。首。不。受。報。之。罪。由。之。夫。之。論。未。盡。蓋。其。公。也。

